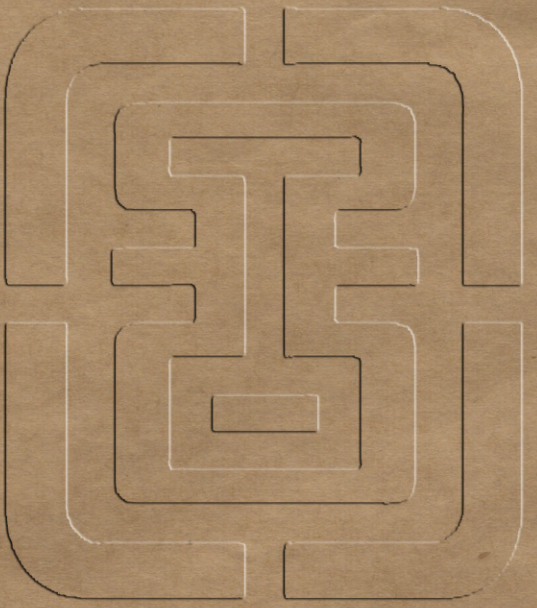




二百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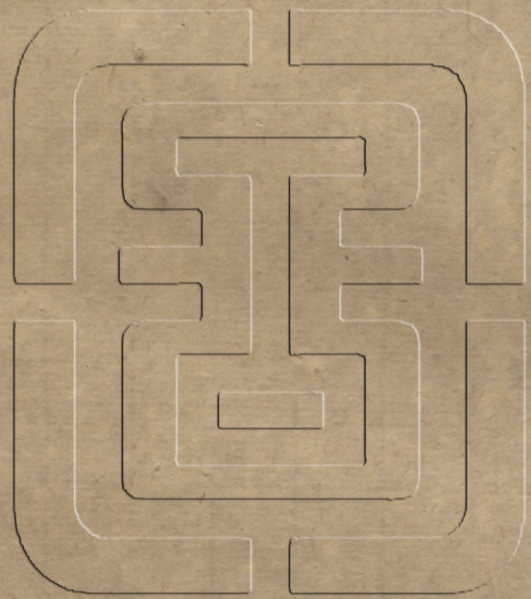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二十九

何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疏

杜云楚丘衛地邑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成武下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

衛文公於此毛詩邶風序云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引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正義引杜預云楚丘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大事表云今為河南衛輝府之滑縣胡氏渭禹貢錐指亦以為在滑縣東北又云衛地為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田旣蠶之下說文丘土之高者廣雅小陵曰丘究地最卑丘非山者當汜濫之時而其土猶可以居人大事表又云春秋有兩楚丘隱七年楚丘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地凡伯過其地因劫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地界曹宋間襄十年宋享晉侯于楚丘即此其一為僖四年衛遷

于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於漢為白馬縣杜注春秋無明文而毛詩傳箋疏及水經注言之甚晰毛定之方中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登漕之虛以望楚丘孔疏則云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水經注白馬濟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其不得混於成武彰彰矣隋開皇十六年同時置兩楚丘一則漢已氏縣以戎伐凡伯之楚丘而名為南楚丘一在漢白馬縣即桓公封衛者為北楚丘後以曹縣有楚丘因改名衛南縣通典白馬春秋衛國漕邑衛南衛國楚丘也元和郡縣志舊唐書所載並同朱子詩集傳亦云漕楚丘皆在滑州乃班固地理志於成武下則云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定說春秋于凡伯傳又云罪衛不救玉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滑縣蓋兩失之至熊過謂楚丘為魯地言城楚丘猶夫城向城郎因力辨桓公無封衛之事引偽子貢詩傳謂楚丘為魯風不惟與公羊之本文相悖并舉詩所稱楚宮楚室一概抹殺之豈非荒經蔑古之甚乎高江村辨楚丘甚明獨以宋享晉侯子楚丘謂即衛地則不然宋都在歸德府睢州與滑縣之楚丘中間尚隔一開封府相去五六百里雖宋之邊不宜至是又云衛北遷帝丘隔遠南鄙由是地縕于宋亦無明文不如景范所說戎州已氏地界曹宋間宋之楚丘與戎伐凡伯之楚丘為一差為近是也按閔二年衛為狄所滅遣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至僖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

為北楚丘顧氏分別甚詳而水經注濟水篇又云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逕己氏縣又北逕景山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為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即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元言觀其旁邑及山川也似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當之矣

孰城注据內城不月故問之疏下十四年傳孰城之疏引此

唐石經以下本皆脫○注据內至問之○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皆內城不月也舊疏云其內城有在日月下者皆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注据無遷文以言城固不蒙日月

當言城衛疏校勘記云解云舊本曷為之下有不言二字今

為不則本作曷為城衛不言字係磨改補入故此行及次

行皆十一字其蹟可覆也疏本亦無不言二字十四年傳云

曷為城杞亦無不言按以傳文考之亦當無不言二字傳云滅也正答所以城衛之故○注据無至城衛○舊疏云言以

前之經未有遷衛于楚丘之文今此城之固當言城衛不應言城楚丘故難之固字亦有作故字者言由是之故當言城

衛校勘記云疏本故作固解云固難之固亦有作故字者諸
本作故難之固誤也按何氏當本用固字七年注云固因其
得禮著其能以衛通此注今本作故非按各本皆誤作故又
如注文似有不言二字意謂無遷文言城固宜言城衛也

滅也疏通義云故不言城衛起非故衛新衛又未遷也陳儀

按注意不言城遷而後城楚巨城而後遷文是以異也於緣陵亦然

衛因衛已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注以上有狄入衛疏注以

狄伐邢狄入衛故此及上元年傳皆言蓋易為不言狄滅

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

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詩疏引樂稽

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云救謂使公

子無虜戍之蓋當時狄勢正強桓公力未能敵故遷之楚王

明畏避狄也是桓然則孰城之注辨不出主名見桓公德優

不待之又不得書齊實諸侯也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

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疏穀梁傳曰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

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不

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按彼

下不得蓋涉上不得誤衍唐石經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已然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說

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

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

衛者明去衛而國楚王起其遷也不書遷與救次者深為桓

公諱使若始時尙倉卒有所救其後晏然無干戈之患所以

重其任而厚責之主書者起文從實也疏注復發至善也○

下已發傳此又發傳故解之也皆樂道人善之義與莊十二

年復發及者何果也傳義同通義云三城各異書者城邢承

上救邢之師城緣陵承上會鹹諸侯此文無所承方辟專封

故不目言其人矣蕭楚曰齊桓存三亡國封衛之功尤為彰

聖人亦以為善矣於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夫存亡繼絕建
邦開國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而承天命不
可失者也君子不書於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
王道之存也若直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為無王
矣夫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
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伯大則以王
然威之為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福者積微以為用
以晦而彰以柔而強及其至也威不足先王經世有賜諸侯
也何謂福思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先王經世有賜諸侯
弓矢得專征伐之威未嘗與臣下得私恩惠之福故禮家施
不及國者不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
有國者得作福於天下也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
滅人之國已而復之者力能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
釋而不殺若復俾其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
懷此文王所以復周也若夫茲雠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
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春秋書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
無王罪之也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亂索其所不
不書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
書而知王之所以存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不辨此之謂也按孔氏此論正得春秋文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繫至遷也○決襄十年冬戊辰鄭虎牢繫鄭也衛之始封在沫
殷之故都也史記注引宋忠云康叔從封衛衛即殷墟

定昌之地時由彼遷楚丘故書楚丘以起其遷也新序義勇
云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
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子焉能戰
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
宏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
刺其腹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
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是其事也○注不
書至責之○決上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下
云邢遷于陳儀也○注主書至實也○與上救邢稱師不稱
君同繁露滅國下云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
滅之桓憂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伯哉
故以憂天下與之是亦文從實之義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有辛巳月之十四日按麻宜置閏辛巳為閏

四月之十四日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注誅當絕不當以夫人禮書葬書

葬者正齊桓討賊辟責內讎齊疏注誅當至讎齊○上元年

姜是誅文也則此不合書葬見絕今此書葬所以辟責內讎
齊也隱十一年傳君弒不討不書葬以責臣子夫人理亦宜

然今若不書葬嫌為責魯臣子不討賊矣所以不責魯臣子者為齊桓為魯討賊得其正故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疏

左氏夏陽作下陽服本作夏陽古夏下同部段借隸續斥彭長田君斷碑假印授守

廣平夏曲陽令斥彭長田君斷碑假印授守曲陽曰斥章碑以下為夏以章為彭是也水經河水注谿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大陽東三十里城西南元相郡縣志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東北二十里今屬山西解州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東北二十里經河水注又去竹書紀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北虢也按北虢即西虢也東虢滅于鄭在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去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駢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為晉獻公十九年正都于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大事表云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里有古虞城北在大河之北今大陽廢縣在解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又東北三十里為故下陽城則下陽為虢河北地虢界跨有河南也北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注據稱師有加文知不主會

疏下五年注虞稱公者奪正罰則公非本爵圻內國稱子故知虞微國也注據稱至主會隱五年傳將卑師眾稱

師為大國例今虞微國稱師故為加文也又隱五年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此既稱師知與彼殊

不主會矣既不主會而使虞首惡也疏後漢書梁商傳春秋在大國之上故據以難

首惡故賞不備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父也穀梁傳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

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左傳曰先書虞賄故曷為使虞首惡也漢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疏注據楚至首惡文十庸是也彼經有秦人注不言之者秦

楚等巴為小國故止舉巴為難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疏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

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

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也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

寐疏說文宀部寐臥也繫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詩小雅小宛云明發不寐又云夙興夜寐是也繫露服制象云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漢書辛慶忌傳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其意也何諸大

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疏通義云此與晉語卻叔虎對翟荀息進曰虞郭見與注

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疏釋文郭音號又如字左氏孟子作號通繁露滅國上有夏陽之阻塞虞號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是晉獻久

有滅二國意苟息探之故曰虞號見於君之心也獻公捐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疏注以手至曰揖○禮鄉飲酒禮

隱揖辭讓注上手為揖淮南道應訓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注揖舉手也廣雅釋詁揖進也即以手通指之義說文手

部揖攘也即周禮大祝疏所謂推手曰揖也說文又曰一日手著胷曰揖即司農注所謂今時擡是也通義云揖之延之

進也推手曰揖引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

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疏經傳釋詞云爾猶矣也詩噫嘻既昭

假爾箋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是也與爾同義又宣十五年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爾亦矣義獻

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注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疏注屈產至之地○舊疏云謂屈產為地名不似

乘趙注屈產地名馬所生與何氏同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

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去畜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

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縣大事表云今為山西吉州治東北二十里有北屈廢縣為晉北屈邑即夷吾所居之

屈也按傳二五言於公由狄之廣莫于晉為都則知蒲屈向皆狄地也按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注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此服氏所本然屈產曲棘並稱似屈產為地與垂名為得其實○注乘備駟也○孟子注又云乘四馬也與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為美疏注垂棘至

文棘一本作棘孟子又云晉人以垂棘之璧注垂棘美玉所
出地名按垂棘又見成五年杜云晉地○注玉以至為美○
原文
往必可得也疏考武氏億經讀考異云舊讀從璧字絕句

為一讀據傳下文請終以往又於是終以往並從往字屬句
知此亦當依往字讀為正新序善謀云故晉獻公欲伐虞虢

荀息曰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韓非子言
過云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

焉必假我道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動
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

以假道于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為垂
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為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

皆以此文而何休范甯杜預趙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注
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疏矣

如虞可得猶外府藏也疏注如虞至藏也○舊疏云本藏下
有之字左傳若得道于虞猶外府

也馬出之內廢繫之外廢爾君何喪焉疏喪猶失也猶言何
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

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
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

馬猶取之內廢而著之外廢也君勿憂穀梁傳晉獻公欲伐
號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也公

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如之何荀息曰此
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

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繫
之外廢也新序又云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

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
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獻公曰諾雖然

置之外府取之中廢置之外廢較此傳為詳獻公曰諾雖然

宮之奇存焉如之何疏孟于又云宮之奇諫注宮之奇虞之
露滅國上云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是也說苑尊

賢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新序又云公曰宮
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穀梁傳公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

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
注君欲言其知實知也疏新序又云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

長於君通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
之穀梁傳曰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

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左傳
曰宮之奇之為人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則君輕之雖然

諫將不聽○注君欲至知也○何意以上知就為獻公雖然
語目之也言君謂其知誠知也若曰雖知亦徒知爾

是青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二十九

七

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疏新序又云且夫玩好在

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穀梁傳且

天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

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疏云終猶已也古以已

通終以往也虞公見寶許諾疏韓非子又云虞公貪利宮之

已以往也

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注記史記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諺

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新序又云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

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唇亡則

齒寒矣戰國策趙策曰唇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呂覽權

動篇淮南說林訓皆作唇竭而齒寒高注揭猶反也按國策之

揭即竭之假借也穀梁傳宮之奇諫曰唇亡則齒寒其

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注記史記也○原文闕虞郭

之相救非相為賜注賜猶惠也疏新序又云故虞虢之相救

傳云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注賜猶惠也○則晉今日

說文貝部賜予也玉篇賜施也施予皆有惠義

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疏下五年左傳云虢

必從之又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又穀梁傳云今日亡虢而

明日亡虞矣新序同韓非子云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

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若

是矣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

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注明郭非虞不滅虞當坐滅人

繁露王道云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唇亡齒

故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左傳云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

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注北出虞山東南逕傅

巖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巖輪阪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巖輪

者也東有虞城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

原地記所謂北虞也一統志吳山在解州安邑縣東南三十

二里跨夏縣平陸縣界一名虞山一名虞阪晉假道于虞即

此路○注明郭至滅人○舊疏云欲道序虞于晉上令其首

惡之義也按土傳云使虞還四年反取虞注還復往故言反

首惡也故使虞坐滅人

疏新序云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穀

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並與此同左傳以滅虢在

僖五年彼下傳云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以其族

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又云冬十二月丙子

公羊義疏二十九

公羊義疏二十九

公羊義疏二十九

公羊義疏二十九

公羊義疏二十九

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是彼以虞虢同時滅也史記注引賈逵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故反取虞也○注還復至言反○舊疏虞公抱寶牽馬而云言晉人滅郭還歸其四年反往滅虞也

至疏釋文云牽荀息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本又作擊

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疏新序云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

臣之謀何如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韓非子云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

齒亦益長矣史記晉世家荀息牽曩所遺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穀梁傳乃牽馬操璧曰

璧則猶是馬齒長矣按禮記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蓋齒者年數也周禮校人先鄭注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駘說文齒部

齒之計故云馬齒長也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

之年老傳極道此者以終荀息宮之奇言且以為戒又惡獻

公不仁以滅人為戲諛也晉至此乃見者著晉楚俱大國後

治同姓也以滅人見義者比楚先治大惡親疏之別疏注傳極重

為戒○新序云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

可謂忠臣之謀也後漢書曹節傳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注又惡至諛也○

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謂惡荀息之詐謀宜就禽

也○注晉至至姓也○舊疏云即莊十年刑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是先書楚小惡而治之也以前不見晉小惡者

後治同姓故也通義云晉亦同姓大國獨後見者曲沃武公弒冀君而盜晉國王法所誅絕春秋書之不正則傷教正之

則觸大惡嫌文公無君晉國道方將撥亂序績予文公為霸主因是有所諱避故武公之事一切不書繼自所聞之世始

錄晉也義或然也○注以滅至之別○舊疏云以前楚滅穀鄧不書而先書此晉滅夏陽者先治同姓之大惡欲見骨肉

之親大則誅小則隱故言親疏之別耳春秋夏陽者何郭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滅人大惡故不諱也

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疏通義云竹書紀

年曰獻公會虞師伐郭滅夏陽郭公醜奔衛是郭君在夏陽之徵也邑而言滅又不更言滅郭者重夏陽也穀梁傳曰夏

陽者何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郭舉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下陽虢邑當書虞師晉師伐虢取下陽直書滅者國之

也曷為國之號公在焉此公羊之說趙匡駿之曰君在外邑
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君在下陽受兵則何
得不見擒乎此趙匡之臆說也紀年惠王十九年晉獻公會
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則公羊之說信矣且僖五年
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亦未聞見擒於晉也按公羊以是年
滅夏陽即虢已滅與左傳以滅虢在後四年者異趙匡不知
經師家法據左氏說公羊故妄駁耳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疏釋文貫澤古亂反二傳無澤字趙氏坦異

文箋云按公羊經本無澤字故公羊疏於僖九年傳貫澤之
會下解云即十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
也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疏說如此陸德明所據本有
澤字故云二傳無澤字然則在唐時公羊已有二本不同有
相釋或衍文杜云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
汎水又東經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闕駟十三州志以為
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
杜預以為貫也貫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貫澤也是矣大事表
云在今山東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一統志蒙澤故城在曹
州府曹縣南十里即古貫地括地志貫城今名蒙澤縣城與
今歸德商已縣接界杜又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又桓八年

杜注云黃國今七陽縣大事表云江在今河南汝甯府真陽
縣東黃在今河南汝甯府光州西十二里有黃城為黃國地
水經淮水篇淮水又徑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
地有江亭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又云柴水又東經黃城西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安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是又弋陽下云侯國應劭曰弋山在西北故黃國今黃城是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注桓公德盛不嫌使微者知以

遠國辭稱人疏穀梁傳亦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注桓
務也江黃小國知宜是君不嫌使微者也左傳疏引賈云江
人黃人刺不度德善鄰恃齊背楚終為楚所滅其意雖異皆
以江人黃人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
為國君親至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注晉大于宋不

序晉而序宋者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裒益
以為徧至之辭所以獎夫霸功而勉盛德也江黃附從霸者
當進不進者方為徧至之辭疏穀梁傳亦曰中國稱齊宋遠
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

也繁露精華云其後二十年間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
耶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
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
新序四云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謂此○注晉大
至德也○校勘記引孫志祖云穀梁疏引二晉字下皆有楚
字乃與下文各本脫也又云所以獎夫伯功鄂本夫作大
穀梁疏正作大按各本皆誤夫宜据正君子成人之美論語
顏淵篇又穀梁隱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
子焉為得聞
君道篇善乎哉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焉為得
哉按論語之君子孔子自謂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為為春秋
是也下九年左傳云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矣是葵
之前晉皆不與會楚自熊通備王後不服王化故下四年伐
楚明不與齊桓會矣春秋成人之美晉楚雖不至亦作徧至
之辭也○注江黃至之辭○舊疏云怪其不稱爵言方為徧
至之辭者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無以見徧至之
義通義云此盟會之詭例也貫澤陽穀遠國悉至桓公之會
最盛欲徧書之則春秋例不錄微國故直舉江黃極遠者包
之而已其中國常會之君亦不書者列言某侯而綴江黃于
末則嫌中國之外僅有江黃無以見徧至之實故亦舉齊未
以包之蓋宋大國尊爵必不數從伯主獨會二國之微者故
其事得以相起也以左氏攷之惡曹之盟宋亦與矣而經不
書蜀之盟蔡許之君在矣而經不書屈貉之次經唯楚蔡而

冬十月不雨

傳有宋公陳侯鄭伯麋子黃池之會經唯晉吳而傳有單平
公則春秋於諸侯之會不徧敘者皆有特義非獨此矣且左
傳曰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經唯見江黃
而茲道柏事齊無文豈非以微國故不得盡錄與

何以書記異也注說與前同疏通義云月者時獨十月彌月
不雨為異十一月十二月仍

有一時不雨雪耳杜預云一時不雨則書首月非也莊公之篇固
與前同○謂莊三十一一年冬不雨也彼傳云何以書記異也
注云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
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
臺慶牙專政之應此不言所應舊疏云今此亦是僖公喜於
得立委任陪臣不恤政事故有此罰耳故云說與前同按漢
書五行志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
月不雨六月兩先是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
人攻之夫人孫于邾慶父奔莒釐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
其大夫有炕陽之應與按何義旱久不害
物同前耳所應不必與前同詳下三年注

楚人侵鄭

邾戎即周禮注所云伯禽以王師征邾戎今尚書作徐夷徐戎許所据作邾鄒在魯東則邾在魯東矣書序徐夷並與東邾不闕昭元年周有徐奄徐蓋徐戎也邾習於夷故左傳曰邾又夷也說文又云邾地名玉篇引春秋徐人取邾紀要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按杜訓在下邳者近魯東與徐戎自別為一然去舒俱遠且楚人敗徐于婁林似亦不得到此也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奔楚似為近之

其言取之何注据國言滅疏注据國言滅○即莊十年十年易也注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為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疏注易

之備○鹽鐵論險固云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取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又云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按古險與易多對舉故禮記儒行云道途不爭險易之利詩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是也○注不為至救也○舊疏云決上元年二年狄滅邢衛皆為桓公諱不書其滅也劉氏逢祿解詰箋云此外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為桓公諱傳順經諱文解詰失之按入者得而不居之謂故為滅諱辭此明書取不得仍為

諱文傳言易責舒之無守備也桓寬論之得矣通義云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皆詠僖公從齊桓征伐之事懲荆者召陵是也懲舒者疑此取舒是也蓋徐人為中國取也其下章曰遂荒徐宅言平徐人之服從中國也徐即費誓所云徐戎者於春秋例稱國此獨稱人明為其附從霸者進之按孔說未然詩辭多溢美不必強合

六月雨

其言六月雨何注据上得雨不書疏注据上至不書○舊疏

二月三年二月三月五月之屬上雨而不甚也注所以詳錄

皆不書不雨是其得雨故也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

其年穀大豐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不察其意疏注所

應也○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注宣公至大豐○舊疏云謂宣十五年初稅畝其冬蜃生宣

公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十六年冬大有年是也○注明天至其意○繁露必仁且知云謹案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

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

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
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爲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
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于山川曰
天其將亡予耶不說無過極無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
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
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
受天譴也舊疏云謂人行德天報之福人
行惡天報之禍兩令相及故言之際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會于陽穀疏

杜云陽穀齊地在東平須
昌縣北大事表云今兗州

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故城是也縣治南有會盟臺卽
齊桓公會江黃處水經注濟水篇又北過穀城縣西魏土地
記曰縣有穀城山山田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
陽穀者也一統志陽穀故城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

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注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据貫澤

言盟疏大戴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
爲義舊疏云上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傳曰大

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經亦書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故弟子言此大會也以難之○注末者
淺耳○原文闕○注但言至言盟○上貫澤亦大會言盟此

不言盟但言會故爲末言之也桓公曰無障谷注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水

注川曰谿注谿曰谷疏防趙注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

防禁也管子大匡篇霸形篇並言無曲隄謂曲設隄防以障

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則彼之曲防曲隄卽此之障谷

下九年穀梁傳曰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是以此傳之

障谷解壅泉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

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

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

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

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丘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

有所憚而不敢爲至七雄地大勢專人得自爲鯨而不難

以鄰國爲壑也宋氏翔鳳四書釋地辨證云管子霸形篇楚

人攻宋鄭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
滅境尹知章注楚人又遮取宋田夾兩川築隄而壅塞之又
云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曰無貯粟無曲
隄又云東發宋田夾兩川而楚不敢塞也按此乃壅塞水流
使鄰無灌田之利當時楚人實有是事左傳國語所不載而
管子載之其事專以病鄰非以隄防治水之比故公羊僖三
年曰無障谷穀梁僖九年曰無雍泉蓋塞水不東害同邊羅
曰障曰雍形容利害較曲防二字更切若治水禁用隄防則

桓公即壅遏八流者何善為他人計而不善自為計若此也
 按宋氏此說於何氏專水利之義尤為明顯○注水注至曰
 谷○爾雅釋水文舊疏引李巡注云水出於山入於川為谿
 也又釋山云山積無所通谿彼謂不通之谿此則通水之谿
 也說文泉出通川為谷舊疏引李巡又云水相屬為谷雅疏
 引李又云谷者屬也水流相屬灌注也郭注云此皆道水轉
 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道德經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
 其善下也谷為眾谿所注名江海集百川故為百谷王也
無貯粟注有無當相通疏
 也下九年穀梁傳作毋訖糴注訖止也謂貯粟亦以此傳釋
 彼傳也漢書食貨志云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史記貨殖
 傳積著之理亦或作蓄地官廩人注謂貨物
 蓄藏于市中○注有無當相通○原文闕
無易樹子注樹
 立本正辭無易本正當立之子疏注樹立至之子○孟子又
 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下九年穀梁傳毋易樹子注樹子嫡子
 樹即說文之倝人部倝立也从人豆聲讀若樹莊子逍遙遊
 篇猶未有樹也荀子議兵篇固塞不樹皆立義方言云樹植
 立也燕之外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本正當
 立之子即隱元年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者也閔二年左傳曰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也

無以妾為妻注此四者皆時人所患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

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故告誓而已疏注孟子亦有此文

為嫡也○注此四至所患○繁露王道云桓公曰無則粟無
 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衰周文
 盛時人喜文厭質故春秋備紀桓公大會所以救時弊也○
 注時盛至而已○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
 諸侯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語與此義同唯孟子据葵丘之
 會為異耳翟氏顛四書攷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
 侯盟于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
 性上壹明天子之禁出毋壅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
 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
 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為
 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
 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問病諸侯之君有行善者以重幣
 質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
 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
 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
 仲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奈何諸侯無
 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夫毋國勞毋專子祿士庶人無專

棄妻毋曲防毋貶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加政矣君乃
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
今以往三年嫡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
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
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大車之會三言國四十有二
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貶粟毋曲
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為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
子大匡篇雖其文參錯而事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
誅即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
即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不愛其弟敬老國良者誅即敬
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為賦
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
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無專子祿即無有封而不告也餘
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過羅更較
然矣按此云會正與孟子所謂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合下九
年葵丘有盟則桓公誓諸侯事當在陽穀之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莅盟疏

穀梁作公子季友左傳莅作泣

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注猶曰往盟於齊莅臨也時因齊都

盟主國主名不出者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

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疏注猶曰至於齊○毛本於改于

也與泣同說文有隸無莅泣鄭注儀禮讀位為莅蓋隸之隸

變也穀梁傳泣者位也又昭七年傳泣位也周禮肆師注故

書位為泣杜子春云泣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又通作立鄉師

司市大宗伯注並云故書泣作立鄭司農讀立俱為泣訓為

臨視也與爾雅釋詁泣視也亦合說文訓隸為臨與此通禮

士冠禮及禮記文王世子泣皆作莅泣皆即隸字大宗伯

注古者立位同字則又隸之假借也○注時因至法度○校

勘記出時國齊都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國作因當據

正通義云謹案往盟曰臨尊內辭也莅其言來盟者何來盟

盟例時為內明義當以至信先天下于我也注此亦因魯都於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

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疏

舊疏云即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宣七年衛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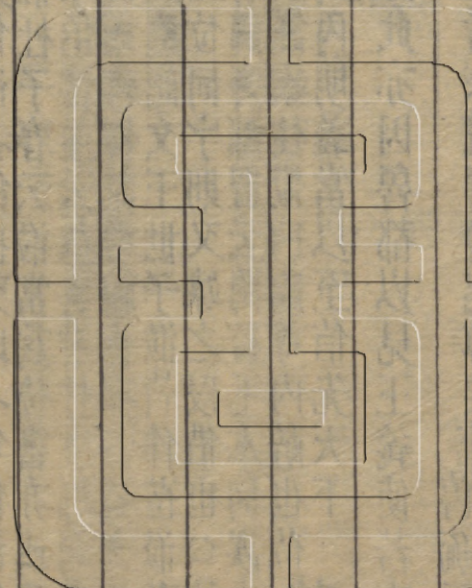
使孫良夫來盟之屬是也按此皆來盟之見經者此因莅盟

而言及之耳○注此亦至于王○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

來盟注莅盟來盟例皆時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七終

楚人伐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七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十八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四年
盡八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注不與諸侯潰之為文重

出蔡者侵為加蔡舉潰為惡蔡錄義各異也月者善義兵也

潰例月叛例時疏文三年左傳凡民逃其上曰潰與此下叛

上曰潰也荀子疆國云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凡

民逃其上曰潰漢書食貨志云下逃其上曰潰杜云潰眾散

流移若積水之潰自壤之象也漢書注引賈逵云舉國曰潰

一邑曰叛正用公羊義國曰潰者文三年沈潰成九年莒潰

之屬是也邑曰叛者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定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

歌以叛之屬是也。○注不與至異也。○孔本與作以穀梁傳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侵蔡淺事也。然則侵蔡而蔡即潰其
君民不得可知。故書以惡之也。○注月者善義兵。○舊疏云
正以侵伐例時故也。穀梁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
矣。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故為義兵也。通義云潰例罪
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注潰例月。○此經書正月文三年沈
潰書正月是也。成九年書庚申宮潰。注云日者錄責中國無
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潰是也。○注叛例時。○即晉
趙鞅書秋荀
寅書冬是也。

遂伐楚次于陘疏

杜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大事表
亦有陘山在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綿亘甚遠蘇秦說楚曰北
有汾陘說韓曰南有陘山蓋二國皆恃此為險在楚為北塞
在韓為南塞也。楚世家作陘山括地志山在鄭州西南一百
一十里方輿紀要陘山在開封府新鄭縣南三十里史記魏
襄王十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又秦攻陘使人馳南陽之地徐
廣曰陘山絕之名今自陘山而西南達於襄鄧皆羣山綿亘
故昔以陘山為南北之險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按陘山延
袤甚廣注家注陘者不一徐廣曰密縣有陘山杜謂召陵之
陘亭或謂在許州鄆城南皆與傳文進次于陘不合韓策秦
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是陘地已近南陽當在今汝州南

其言次于陘何注

據召陵侵楚不言次來盟不言陘疏
言次。○即定四年三月公會劉于晉侯已下于召陵侵楚是
其事也。○注來盟不言陘。○下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
陵是也。○注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

士眾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
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頓兵血刃以文德優
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民命生事有漸故敏
則有功疏。注時楚至待之。○杜云遂兩事之辭楚强齊欲緩
疏云言生事有漸者即先犯于蔡乃遂伐楚是也。言敏則有
功者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功也。敏則有功見論語陽
貨堯曰篇皇疏敏則
事無不成故有功

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于師者桓公師無危不月者為下盟

去月方見大信疏。差繆略云新公羊作辛新辛音義通按今
注疏各本及石經並作新。○注不言至無

皇清經解卷之十
公羊義疏三十
二

危○左傳云許穆公卒于師是卒于師也成十三年書曹伯
 廬卒于師此不書故決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言于師善會
 主加禮若卒於國非公羊義何氏謂師無危蓋亦若卒於國
 然也注文於當作于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
 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注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
 於外與其在一國同是也○注不月至大信○舊疏云正以莊
 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然則許與曹等而不月
 者會盟之例大信者時若不去月恐其盟不為大信故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疏杜云召陵潁川縣地一統志召
 陵故城在許州鄆城縣東三十
 五里大事表云今鄆城縣東四十
 五里有召陵故城水經注
 潁水篇東南逕召陵縣故城春秋齊桓
 公師于召陵責楚貢
 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闕駟曰召者
 高也其地丘墟并深數丈故以名焉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召
 陵師古曰即齊桓公
 伐楚次于召陵是也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

疏

杜云屈完楚大夫也白虎通姓名篇楚有屈昭景

何以不稱

使注据陳侯使袁僑如會

疏注据陳至如會○即襄三年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已下同盟于

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釋文僑一本作驕

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注据陳侯使

袁僑如會不尊之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醕霸

德成王事也

疏注增倍至其君○舊疏云倍讀如陪益之陪矣蓋以屈完楚之尊者足以自專無假君命

不必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
 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注尊齊桓不欲令與
 卑者盟亦增倍之義也通義云當敵也楚始自州進未得醕
 同中國言使即當如宜申云楚人使完來盟如是則完不尊
 嫌以微者敵桓公故氏屈完以成之為貴大夫而不言使仍
 以抑楚令不足有君臣之辭且公羊本無尊君抑臣之意何
 氏明云尊倍使若得其君意謂尊屈完若得楚子親來以醕
 桓公之盛也若如杜義屈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
 則誠如孔疏辨云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矣○注以醕至
 事也○舊疏云即下傳云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制以
 此為王者之事也左疏引此傳說云其意言屈完楚之貴者
 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
 故作自來之文服虔取以為說按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
 人之主以為不台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覬覦教強臣以專恣
 約之以禮豈當然乎按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於楚尤抑之
 甚齊桓伯業以服楚為盛故尊
 屈完為貴大夫所以尊桓也
 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注

据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不舉會與地疏

注据戊至與地。見襄三年舊疏云彼不言師在召陵也注

陳袁僑來盟于會盟于雞澤與此異故難之師在召陵也注

時喜得屈完來服于陘即退次召陵與之盟故言盟于師盟

于召陵疏注時喜至召陵。穀梁注云屈完來如陘師盟齊

此同然召陵去陘恐不止一舍次于召陵而與之盟義與

舍也各本于作於非依毛本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注据

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俱從地不再言盟

疏注据齊至言盟。見成二年舊疏云言俱從地者謂國佐

之役齊兵未深入而楚人已服故書來盟袁婁之役晉兵大

勝齊人畏而賂之晉受賂而利于盟故書及國佐盟春秋之

謹嚴如此但傳言師在召陵非也上文書伐楚次于陘則師

在陘也屈完來盟于師來就陘也盟于召陵齊桓待楚以禮

退至召陵與屈完盟也左傳曰師進次于陘又曰師退次于

召陵祇進退二字齊桓行兵服楚次第俱明何氏用左傳以

解師在召陵是也按君行師從齊桓退召陵故師在召陵屈

完如師如陘之師也盟于師則召陵之師也若陘已盟矣何

事兩書為服楚喜故書重辭復爾齊氏駁傳非喜服楚也

注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疏注孔子至者焉。舊疏云春秋說文鄂本復作複釋文作

復繁露祭義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

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

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通義云汪克寬曰盟于召陵

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楊雄荆州牧
 箴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
 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疆爾雅釋地云漢南曰荆州公羊疏
 引李巡注云荆州其氣燥剛稟性强梁故曰荆州強也漢書
 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穀梁莊十年傳何
 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故曰荆狄之也按呂氏春秋召類云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
 南蠻淮南兵略訓舜伐有苗修務訓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衡山在南岐山在
 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夷狄也而
 禹請伐之是其地皆應代叛服無常不獨楚然也夷狄也而
 亟病中國注數侵滅中國疏注數侵滅中國○舊疏云即莊
 侵中國之文其數滅中國者即滅鄧穀之屬是也而經不書
 者後治夷狄故也釋名釋州國云荆州者荆警也南蠻數為
 寇逆嘗警備故也又云楚辛也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南
 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亟數也故傳云亟注云數

夷與北狄交注南夷謂楚滅鄧穀伐蔡鄭北狄謂狄滅邢衛

至于溫交亂中國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鄂本作北夷當據正注同此本疏標起訖

云注北夷至中國閩監毛本亦改作北狄矣○注南夷至蔡
 鄭○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
 之君也二國皆近楚故知楚滅之左傳載滅鄧事在莊二十
 二年於桓時向未失地公羊當別有所据伐蔡鄭者莊十年
 荆敗蔡師于莘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入鄭二十八年年荆
 伐鄭上元年三年楚人伐鄭二年楚人侵鄭是也上云侵蔡
 蔡潰遂伐楚明蔡已為楚屬矣○注北狄至中國○莊三十
 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下十年狄滅溫是也舊疏云溫
 言至于者以其在後故言至于信十年文滅溫是也舊疏云溫
 也或者溫是圻內之國去京師近故言至于矣中國不絕若
 綫注綫縫帛縷以喻微也疏注綫縫至微也○說文系部綫
 國之不絕如綫注綫田絲也周禮縫人職掌王宮之縫線之
 事鄭司農注線縷也考工記鮑人職察其線注故書線或作
 綜杜子春云綜當為系旁泉讀為緇謂縫革之縷凡可桓公
 以縫者皆謂之線也不絕若綫綫極細物故言喻微也桓公
 救中國注存邢衛是也疏注存邢衛是也○而攘夷狄注攘
 却也北伐山戎是也疏注攘却也○淮南詮言訓信己之不
 諸夏注攘卻也周禮禁殺戮職攘獄者注攘卒怙荆注卒盡
 猶卻也○注北伐山戎是也○見莊三十年

也怙服也荆楚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怙

兆同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石經考文提要云唐元度九經

字樣宋景德本鄂泮官書本皆作怙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

云說文怙即卒怙荆之怙注卒盡也爾雅釋詁卒盡也

又釋言卒已也詩衛風谷風云畜我不卒注怙服也廣

雅釋詁云怙靜也玉篇怙服也靜也又丁尊反靜與

服義近一切經音義引字林怙今作慄同他類反以此為

王者之事也注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

狄如王者為之故云爾疏注言桓至云爾成十五年傳春

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

正夷狄以漸治之孟子滕文公篇春秋天子之事也桓公先

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合乎春秋故以為王者

之事也繁露王道云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

事春秋子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是也說苑尊賢云春秋

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眾寡強弱南夷與

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

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脇荆蠻以

尊周室霸諸侯國語齊語云管仲既任政相齊通貨積財富

國彊兵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

慎用其六柄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國未

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又曰桓

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

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

聘親於諸侯以安四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又云即位數

年一戰師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

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

縣車東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於周反胙于絳此桓公先

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也其言來何注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

諸夏以及夷狄事也其言來何注據陳袁僑如會不言來疏

注據陳至言來襄三年書與桓為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

陳侯使袁僑如會不言來也與桓為主也注以從內文知與

桓公為天下霸主疏繁露精華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之也

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怙

荆服楚至為王者事春秋子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又

觀德云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是也注以從至霸主上三年傳云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陳儀二年城楚上是也後此者有事矣注謂城

緣陵是也疏注謂城緣陵是也○下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城杞也是也則曷為獨於

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注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

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

功也按鹽鐵論執務篇引傳曰子積也下云故土積而成山

阜水積而成注海行積而成君子與何本異蓋是嚴顏之別

經義述聞云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

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著於天下召

陵之會予之為主傳曰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

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子積字不同而說

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予積謂子桓公之積善即承上子

桓公為主為言義得兩通按序從子聲序子互通詩大雅桑

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誨爾子爵是也積績亦或通漢書

外戚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績字或作積是也今儀禮禮記

皆作素績經師口授不同傳者說遂異焉○注序次也○易

繫辭傳易之序也釋文引京注序次也禮記中庸云所以序昭穆

也注序次也序於說文為東西牆之名正字當作敘說文支

部云敘次第也是也○注績功也○爾雅釋詁文桓十三年

經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注亦云績功也故書堯典三載

考績謂考功也○注累次至為盛○漢書韋元成傳劉歆王

莽議曰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

齊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

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按伐山戎在莊公世春秋書

齊人執陳袁濤塗疏

左氏袁作轅彼釋文亦作袁古袁轅通隸

闕父典陶正嗣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初氏父字之姓曰袁

魯僖公四年為大夫哀十一年頗作司徒元和姓纂袁媽姓

舜後陳胡公滿之後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庚庚生季子

惛惛生仲牛甫七代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以王

父字為氏代為上卿字或作轅其實也轅頗十一代孫袁

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
袁濤塗皆不从車旁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

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注濱涯也

順海涯而東也東夷吳也從召陵東歸不經陳而趨近海道

多廣澤水草軍所便也疏校勘記出君既服南夷矣云唐石

能左傳陳蔡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

以告齊侯許之是濤塗恐師出陳竟故為此言為辟軍道也

○注濱涯至東也○詩小雅北山云率士之濱傳濱涯也國

語晉語又為惠公從子於涓濱注濱涯也廣雅釋詁濱涯也

濱涯也濱海猶海濱也漢書地理志海濱瀕瀕即類詩大雅

召旻云胡不自瀕列女傳作胡不自濱是也說文類水涯人

所賓附○注東夷吳也○杜云東夷郟莒徐夷也按郟莒等

東方小國莒曾為桓公所奔時桓伯正盛不患不服故何氏

本吳言之吳時未通上國故也○注從召至桓公曰諾於是

便也○舊疏云趨猶鄉也謂鄉近海之道也桓公曰諾於是

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疏

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墮也即說文之召說文召小

阱也廣雅釋水云召阮也經傳皆作陷矣○注草棘至曰澤

○孟子滕文公云園囿汙池沛澤多趙注沛草水之所生也

澤水也後漢書注引劉熙孟子注云沛水草相半風俗通山

澤篇云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

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蓋分言之則沛以草
蔽芾名澤以水潤澤名通言之則沛之草即生於水者也故
管子揆度云焚沛澤注水草兼處曰沛地官序官疏引纂要
水之所鍾顧而執濤塗注時濤塗與桓公俱行疏見曰師老
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
資糧屨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如左傳齊侯
雖許濤塗尚未出師東夷聽申侯告即止故史記齊世家云
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人之出東方覺秋齊伐陳用左氏義也
按齊如僅受濤塗之詐旋即覺寤則執濤塗於師足矣何至
害故深恚濤塗并累及其國若如史記師已陷沛澤實受其
過陳濤塗始說其師出東夷則更無及矣
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注言有罪方伯所宜討疏下

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
京師皆稱侯而執者也稱爵故為伯討○注言有至宜討○
白虎通三軍云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
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
尚書曰命于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稱人而執
者非伯討也疏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及此之屬
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注引江熙曰踰國謂踰陳而執陳大
夫主人之不敢客繇客之不敢主人哆然眾有不服之心故
春秋因而譏之按此與左傳皆以濤塗誤軍道被執穀此執
梁以濤塗為不敬齊命被執共為譏齊桓非伯討同也此執
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疏荀子

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
何獨我後也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
怨曰奚為而後已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下皆有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語為湯事盡心下云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以為武王事蓋當時有此語也江
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天下信之之言不似尚書之文

滕文公湯始征云云與梁惠王所引小異而梁惠王明稱書
曰滕文公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

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觀公羊傳荀子班固奏記則東而

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書耳繁露王道云古者

東征則四國怨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明春秋雖于桓而不

以罪執則譏從其質也○注此道至是皇○詩豳風破斧又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

伯申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東征

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文荀卿子周公南征

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

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人遂以師逐之
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董道詩攷云
四國是皇齊詩作四國是匡匡正也故毛傳訓皇為匡白虎
通亦言周公東征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揚子先知篇以
昔在周公四國是皇與名伯述職蔽芾甘棠對舉又或問為
政曰思黜陟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是亦以
此為黜陟時詩也魯語韋注周公時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
為二伯而東征則上公為元帥也

疏唐石經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塗作途白虎通誅伐云
傳曰桓公假塗于陳而伐號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
是青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三十

正故也注故令濤塗有此言疏左傳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

不正也通義云師有失律不便於陳者是也法言先知篇云

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戮矣夫又云老人

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汗不修

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注以已所招而反執人

古人所不為也凡書執者惡其專執疏注以已至為也○謂

自招不知自責而反執人周公所不為也繁露仁義法云昔

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

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以我不正也又精華云春秋之聽

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

直者其論輕故逢丑父當斬而袁濤塗不宜執亦以濤塗為

國被執其本直也○注凡書至專執○舊疏云言雖有罪方

伯所宜討要須白天子乃可執之然則濤塗之言既惡齊

桓之執有罪又惡齊桓之專執蓋交譏之所以人之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疏舊疏云內之徵者矣穀梁傳不言其人

袁濤塗下嫌是齊師故解之按左疏云直言及江黃

者將卑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徵者及之與舊疏義合

八月公至自伐楚

楚已服矣何以致伐疏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楚

叛盟也注為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月者凡公出滿

二時月危公之入疏通義云故以未得意乎服楚致也○注

時云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主作工當據正舊疏云即此僖

公春去秋乃還而云八月公至自伐楚又襄二十八年冬公

如楚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之屬皆是危而久之按此

由春歷秋作三亦通莊五年冬公會齊侯已下伐衛至六年

秋公至自伐衛兵歷四時而不月者彼注云久不月者不與

伐天子也故不為危錄之明伐天子已危不須錄月也校勘

記又云解云危而久之字亦不通

有作之字者按久作之則不通

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

後疏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微國卒葬例不錄之今許得書葬

見也許大小次曹者春秋伯子男一也故相次不一許實男

爵故次于曹而下五年首戴之會許在曹上者會盟之序皆

皇清經義疏三十

主會者為之昭十二年傳所云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首戴會時桓公得意諸侯背叛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或序許先于曹不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非信史矣繆左穀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注月者刺桓公不修其師因見患詐不內自責乃復加人

以罪疏左氏穀梁慈作茲漢書地理志上郡龜茲應劭曰音邱慈是慈茲通也○注月者至以罪○舊疏云正以

侵伐例時此書月故須注解也因見患詐者言因是不修其師之故而為陳之所苦患遂為所調誑矣按不修其師即上

傳陳人不欲其反由已師不正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注据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也續問以

殺者問殺所稱例爾非謂晉侯不當稱國爵也疏申侯○即

下七年經云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注續問至爵也○舊疏云若直問曷為直稱晉侯即嫌時不合稱晉侯傳須云以

殺明其但在何故稱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

者甚惡殺親親也春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

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疏注甚之至

梁傳曰自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繁露王道云此其誅也殺世

子母弟直稱君明大親親也白虎通誅伐篇父煞其子當誅

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

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殺其世

太子申生直稱君者甚之也按晉世家獻公謂驪姬曰吾欲廢

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

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

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

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於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

皇青經解賣扁

公羊義疏三十

七

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
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
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
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
子曰被此惡名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太子自殺於
新城左傳檀弓並載此事詳略互見是知太子母弟無罪見
殺者如是書耳其殺有罪之太子母弟則不爾故公子牙卒
貶去弟也又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平公
書葬書法雖同又於葬不葬別之包氏慎言云按晉侯詭諸
以九年卒不書葬注不書葬者殺太子然則殺太子者不得
入先君之兆絕先祖之嗣故絕之於先祖也康誥曰于父不
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蓋謂此也其隱元
年鄭伯克段于鄆不言弟與牙同也後漢書楊終傳春秋殺
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與何氏義微異○注
春秋至親也○禮喪服傳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
孫謂次嫡而下通稱也以公子貫於先君春秋例爾親疏之
別殷道親親舍文從質也○注今舍至責之○舊疏云今舍
國體謂不直言晉殺申生也襄二十年天王殺其弟年夫注
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
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言來朝其子何注据微者不當書朝連來者內辭也與其

子來者問為直來乎為下朝出疏注据微至書朝○隱十一

曰聘是微者不當書朝也○注連來至朝出○凡春秋書來
者皆內辭故上四年屈完來盟于師亦內桓也舊疏云今此
傳不云其言朝其子何而連來問之者欲問伯姬來者為是
無事而來為是有事言來者為是朝其子而出之直來者即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云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無事而來者是也

也注因其與子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

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微無君命言

朝者明非實疏注禮外至之道○禮士冠禮云冠者適東壁

入見姑姊如見母又云乃易服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
大夫鄉先生無見外祖禮何氏蓋以意推之也爾雅釋親云
女子子之子為外孫禮喪服總麻章外孫疏云以母出外適
而生故曰外孫○注故使至明也○通義云以世本校之是

年杞惠公卒成公立成公蓋伯姬所生故始嗣位即來朝於
魯也未踰年之君不當行朝禮况婦人無故不踰竟伯姬之

與俱來尤非禮也故為內諱辭曰來朝其子使若子幼而母
 率之來見者然知不然者以史記陳杞世家潛公十五年楚
 惠王滅陳上推至僖五年為武公三十二年以徐廣注所引
 世本校之史記之德公則世本之惠公惠公下多一成公十
 八年則依世本此年正值靖公之四年亦非未踰年君然則
 此伯姬當卽莊二十五年所歸者為靖公之母計靖公生至
 此十三四年卽位後行冠禮左氏所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
 而生子故也冠後與其母俱來與若如世家在武公之世則
 靖公尙為世子正左疏引沈氏所云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六
 月歸于杞假令後年生子則其年十四杞伯不宜令其與母
 來魯又穀梁傳云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
 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左因
 失丈夫之道者是也杜云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
 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
 則謂攝君行朝禮也孔疏云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
 之義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也若
 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曹伯射姑杞伯姬別言來耳按如何
 義則婦人既嫁不踰竟故書朝其子殺恥以辟內女之失教
 也左傳釋文云杞伯姬來絕句來歸甯朝其子猶言其子朝
 也注微無至非實○校勘記出言朝者服非實云鄂本服作
 明此誤疏亦云經書來朝明其非實按何氏上言據微者不
 當書朝此又云微無君命則與穀梁義近意謂杞伯姬與子
 俱來本無武公之命故不書使武公不能制其妻與子則武
 公與有失焉又云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
 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焉以為直行朝禮何氏
 所不取舊疏云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彼言使來朝則有君
 命今既是微人復不言使而
 書來朝明非實也義或然也

夏公孫慈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疏

左氏首戴作首止按戴从弋得聲與止聲古音同在之部得
 段借也杜云首止衛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大事表
 云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治東南接甯陵
 縣境一統志首鄉在歸德府睢州東南

曷為殊會王世子注据宰周公不殊別也疏○即下九年公

會宰周公齊侯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注解貴意也言

等于葵丘是也當世父位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之使若諸

侯為世子所會也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禮喪

服斬衰曰公士大夫之眾臣是也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及也世

子所以會者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

義疏注言當世父位○白虎通爵篇云韓詩內傳曰諸侯三

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

王世子於首止天子諸侯世故稱世子明當世世父位也白

虎通又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大夫士以下稱嫡子長

子不世故也禮記郊特牲云古者康公不繼世為世絕也○

注儲君至會也○閔二年左傳說大夫子云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是儲君副主也穀梁傳曰

及以會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

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

若世子為會主致諸侯於此而會之故言使若諸侯為世子

所會矣○注自王至是也○校勘記出公上大夫之眾臣云

鄂本上作士此誤按各本俱誤上禮喪服云公士大夫之眾

臣為其君有帶繩屨注士卿也又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

言三公臣有為之斬衰世子則無是卑於三公之義○注自

有君臣之義故也杜亦云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

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按其言

尊之與公羊同其云桓公行伯殊貴世子謂殊為齊桓之意

非公羊義○注言及至汲也○隱元年傳及猶汲汲也及我

欲之然則此言及者因會王世子之經得見魯公汲汲於齊

桓矣並舊疏文○注世子至公義○繁露王道云會王世子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諸侯何以不序注據上會序○即上列序一

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

侯會盟一事不舉盟者時世子不與盟疏周禮小宰職二曰

三日司掌官法以治日注治凡若月計也治日若今日計也

蓋凡者總目者散故也繁露繇繇云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

獨舉其事也言此諸侯即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也春秋正

辭云若葵丘先會後盟新城先伐後救温之會先會後圍許

○注間無至諸侯○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已下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彼以其間無事故省諸侯今亦無事

而不省諸侯故解之○注會盟至與盟○文十四年公會宋

公陳侯已下同盟于新城彼是會盟一事舉盟為重不先別

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故解之明世子與會不與盟也所

以問無事必重出諸侯不則嫌王世子與盟矣穀梁傳曰無

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

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其所不信者

而加之尊者杜亦云間無異事

復舉諸侯者在世子不盟故也

鄭伯逃歸不盟

其言逃歸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

孰不知問疏注据上至知問○舊疏云亦有無据字者不可

使盟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

肯從桓公盟故後言不盟疏通義云時鄭貳於楚齊桓不能

諸侯於上特著不盟者於下陳侯既會乃歸不可言不會時

又本無盟事異故辭異爾非何義○注時鄭至不盟○鄭自

莊十四年後數受楚兵上四年屈完雖服旋即叛盟勢必加

言而退是也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据後言不盟居

會上辭疏注据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

犯眾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

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

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故畏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

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穀

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已背眾

日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

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眾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

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

言而退是也

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注据後言不盟居

會上辭疏注据後至上辭○何意謂不盟

犯眾也注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依古不肯盟故言

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眾人之善故云爾疏解鄭伯逃歸

侯同欲攻鄭責其不盟故畏而逃爾○注諸侯至云爾○通

義云諸侯同心欲盟而鄭獨背中國故抑之加之賤稱也穀

梁云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亦此義也故彼注云專已背眾

日逃傳例曰逃義曰逃是也孔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

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眾輕身逃歸釋例曰國君而

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

言而退是也

公羊義疏三十

左

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
在上曰逃是言稱逃之意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疏

通義云以黃隗江六比之雖與盟同月不蒙月也吳楚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

略之甚杜云弦國在弋陽縣東南大事表云今湖廣黃州府
蘄水縣東三十里有軼縣故城為弦地又河南光州光山縣
西南有弦城蓋光黃本接壤也水經注江又東逕軼縣
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楚滅弦弦子奔黃是也地理志江夏
郡軼下云故弦子國馬氏宗連左傳補注云酈元曰江水又
東經西陽郡南即西陽縣也晉書地理志以爲古弦子國通
典光州光山縣漢西陽縣也春秋弦國之地仙居縣本漢軼
縣今縣東有弦亭據水經注通典漢之軼縣西陽皆弦子地
元凱第釋弦國在軼縣東南是乃元和郡縣志所云弦國之
都也紀要軼縣城在黃州府蘄水縣西北四十里故弦子國
弦城在光州西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

晉滅温晉里克比弒其二君疏

注此象至二君○釋文作比殺申志反楚遂背叛者即上

四年傳楚叛盟下六年楚人圍許是也狄伐晉滅温即下八
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温是也晉里克比弒二君即下九年晉
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是也漢書五
行志云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
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
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
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
温楚伐黃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

冬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注据滅言以歸士傳云四年反取虞

知去滅變以歸言執疏

注据滅言以歸○即下二十六年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是也○注上傳至

取虞○見上一年傳○注知去至言執○以上傳不與滅也
明云取虞知此爲滅虞則書執爲變以歸辭矣

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注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

故爲善辭疏

注言滅至善辭○論語堯曰篇興滅國彼述武王克殷事明滅國當興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下

十九年梁亡善人爲自亡與此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注言
之變以歸言執皆春秋所絕也

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

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亾當絕不得責不死位也晉稱人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

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

本勅作戮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勅葉本釋

文云又作戮則正文當作勅字那本注作勅與釋文葉本合

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

人以自亾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讓取之虞君臣無拒守

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義

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

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

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

以自亾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辱其滅辭也

責以死位者如莊十年書譚子奔莒此上莒子奔黃之屬是

也杜云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

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

亾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

滅亾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

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

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

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讎非也沈氏

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

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

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亾身虜

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為可恕也劫賊殺人取

者本滅而執之不以王法執治之故從執無罪辭也虞稱公

者奪正爵起從滅也不從滅例月者略之疏注言滅至辭也

本勅作戮此本文十三年疏所引同釋文戮又作勅葉本釋

文云又作戮則正文當作勅字那本注作勅與釋文葉本合

通義云謹按再言滅者言不與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

人以自亾故不與善辭一則見晉詐讓取之虞君臣無拒守

之力故不得言滅也左傳曰罪虞公且言易也與此傳同義

也○注不但至位也○繁露王道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受

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社破毀社稷不祀

身死不葬又云觀乎虞公梁亾知貪財枉法之窮是其滅人

以自亾故上二年坐虞滅人首惡序晉上此復辱其滅辭也

責以死位者如莊十年書譚子奔莒此上莒子奔黃之屬是

也杜云虞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

其民之例所以罪虞繁露滅國上云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

亾之存亾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

滅亾而莫之救平生之素行可見也○注晉稱至辭也○通

義云稱人以執者惡晉也按上四年傳云稱人以執者非伯

討也明晉不以王法治之非伯討故從執無罪辭杜云晉侯

修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讎非也沈氏

欽韓左傳補注云春秋之義有見於彼而略於此者于彼見

一義於此又見一義滅同姓惡之甚者也於衛侯燬滅邢見

之則其例可以類推此言晉人執虞公則虞公之國亾身虜

有以自取又別起一義非以晉之罪為可恕也劫賊殺人取

絕也若然彼譚子奔莒注云月者惡不死位與尋常小國奔殊也此不月故為略辭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云新城鄭新密今滎陽

密縣大事表云今許州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密下師古注云此即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也蓋鄭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注惡桓公行霸疆而無義也鄭

背叛本由桓公過陳不以道理當先修文德以來之而便伐

之疆非所以附疏疏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傳文與此同彼注云據伐於餘丘不言圍是也下二

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經文與此同傳云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義各有當皆惡辭也○注惡桓至附疏○毛本由誤白便誤使依宋本正繁露精華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禮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謂此說苑指武云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

不能化而後武功加焉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疏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注事遷於救許以伐鄭致者舉不得意疏注事

得意○莊六年傳云不得意致伐已移師救許仍以伐鄭作不得意辭者下七年書齊人伐鄭明此不得意故復伐也據左傳諸侯救許楚師即還無為不得意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婁子來朝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

旁朝罷行進齊桓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

疏注至是至爵者○舊疏云決莊五年倪黎來來朝之文通義云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為諸侯也杜注亦云邾犁來

始得王命而來朝也按莊五年傳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來能以其名通也故此稱子為進稱爵○注時附至爵通○校勘記云鄂本罷作罷能按旁應讀去聲於朝天子罷而朝魯所謂朝罷朝也作罷者應誤舊疏云小邾婁

子朝天子不書者例所不錄以諸侯之法五年一朝天子是常事故不書之也朝魯謂之旁朝者欲對朝王為正朝故也按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時旁朝魯魯為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其稱國以殺何注据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侯疏注据晉至

年上五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注諸侯國體以大夫為

股肱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疏孟子告子下云無專殺大

通義云謹案稱國者眾辭言非君得專殺之與眾棄之者也殺世子母弟不稱國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古者刑人于市

刑公族于甸師是其義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疏甯毋

左傳釋文毋如字又音無注同校勘記云閩本毋作毋釋文甯毋音無或音某葉鈔本及唐石經作甯毋穀梁釋文亦作甯毋按甯音義通禮記禮運注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釋文甯本又作寧今左傳作寧公羊作甯是也說文用部甯所願

也从用寧省聲万部寧願詞也从万甯聲是其證杜云高平

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一統志泥母亭在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水經

注河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盟于甯母謀伐鄭也差繆略云左氏陳世子欵下又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寧左氏

作甯則陸所見公穀本無鄭世子華甯作寧俱與今本異趙氏坦異文箋云陸氏殆因左氏傳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

及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之語而云然然唐石經左公穀並有鄭世子華四字

華四字

曹伯般卒疏左氏穀梁般作班易屯六二乘馬班如釋文鄭本

般書分器序班宗彝釋文班本又作般是音義通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鄭世子華盟于洮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穀梁無鄭世子華故下鄭伯乞盟此蓋因注

言甯母之盟陳鄭遣世子而誤衍趙氏坦異文箋亦云此經下卽次鄭伯乞盟則鄭世子華不會盟可知公羊衍此四字杜云洮曹地大事表云僖三十一年晉文公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卽此今曹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水經注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銜王命

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時桓公德衰甯母之

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疏注銜王至於上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微必加于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

先諸侯漢書翟方進傳消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

諸侯之上尊王命也周禮內司服注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

猶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疏云以其天子中士已上於

經見名氏天子下士名氏不見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

諸侯之上是尊王命注時桓至自助甯母之盟見上七年彼云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是陳鄭皆遣世子也衛侯許男等皆不至是常會者不至也桓公假王人之重與上五年會于世子于首戴同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注以不序也疏繁露觀德云洮

來謂之乞盟穀梁亦云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注言乞知不自來通義云處其所者居其國而不自來也與許也使請見

許盟于齊也注以不序也謂洮之會其處其所而請與不序鄭也是知公羊亦無鄭世子華矣

奈何蓋酌之也注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

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挹

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不

盟不爲大惡者古者不盟也疏注酌挹也穀梁傳亦曰益

云周官邦甸先鄭司農曰酌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

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然則酌之猶言探之也鄭屬

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世子爲乞盟以探齊侯之意蓋齊侯許

王之八成曰邦甸鄭司農注國酌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謂鄭探知之而請盟也酌酌古今字按禮記坊記上酌民言

注酌猶取也詩酌序釋文酌本作灼故穀梁亦作灼莊子田
 子方篇夫水之可酌也釋文引李注灼取也禮記郊特牲云
 縮酌用茅注酌猶斟也左傳成六年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
 也注酌取民以為政又成十四年傳不內酌飲皆挹取之義
 故何氏訓酌為挹孔氏孫氏說非何義○注時鄭至者也○
 毛本乞盟誤乞明孟子告子下東牲載書而不飲血注但加
 載書不復飲血周禮司盟職掌盟載之法謂盟時為書殺牲
 取血坎其牲而加書以埋之故左傳襄二十六年伊戾誣太
 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也鄭伯心二於楚又懼中國但
 遣使挹血為盟故春秋抑之書乞也下九年穀梁傳曰癸巳
 之會陳牲而殺注所謂無歃血之盟是也彼莊二十七年傳
 會云約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故楊如錄至來也○
 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故楊如錄至來也○
 又引鄭君云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騂○注不錄至來也○
 鄭伯使人來盟宜書鄭伯使某乞盟如襄三年陳侯使袁僑
 如會矣欲深抑鄭伯之即東背中國故特鄭伯若自乞盟也
 ○注不盟至盟也○古者不盟桓三年傳文舊疏云知非大
 惡者正以鄭伯不貶不絕故也若其是大惡宜如陳佗之貶
 爵書名矣是也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疏

禮記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

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注云獻子欲尊其祖
 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也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正義云周之季
 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僖八年
 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
 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
 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為致
 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義或然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

非禮也注以致文在廟下不使人廟知非禮也禮夫人始見

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不

日者不用失禮明疏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

用在廟下不宜已見也通義云禘夏祭名時祭當以夏正首

月周七月非所用禘也時因夫人始至特用禘禮使見於廟
 故譏其不宜用不宜致禮器曰不善嘉事鄭司農以為嘉事
 之祭致夫人是也乃取此經說之解詰箋云夫子曰魯之郊

禘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為內小
 惡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祭非審諦昭
 穆也商頌長發備矣○注禮夫至譏之○禮昏禮述士禮云
 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然則新婦三月行廟見禮所謂特祭也於後值時祭則助祭
 所謂祭行也故彼注云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
 祭也程氏瑤田通藝錄云助祭自兼嫡婦庶婦言賈疏惟指
 嫡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嫡婦以廟見奠菜象盥饋庶婦
 不饋則亦不奠菜也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推之諸侯夫人廟亦宜然此夫
 人未特行廟見遇有禘祭因而致之故為譏省煩勞不敬謹
 也○注不月至禮明○毛本失禮誤夫禮舊疏云隱五年考
 仲子之宮下注云失禮鬼神例日此亦失禮而不書日故知
 用在廟下失禮已明不勞舉日也通義云宗廟例日不日者
 不主為祭事譏故從夫大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注据夫
 夫人至例本不貶也疏注据夫至不貶○莊二十
 人姜氏入不貶疏注据夫至不貶○莊二十
 譏以妾為妻也

注以逆不書入廟當稱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奠嫡也

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同疏注以逆不書○舊疏云欲道傳

書與桓莊之屬夫人文異故也是也○注入廟至嫡也○宣
 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婦者有姑之詞成風在故
 宜稱婦姜氏今不然故知坐奠舊疏云入廟當稱婦今而稱
 夫人明其有篡嫡之心欲得為夫人是以稱之曰夫人見其
 當有篡嫡之罪矣猶如桓宣篡弑得即位是以春秋亦如其
 意書其即位明其本意耳○注妾之至君同○釋名釋親云
 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禮喪服不杖則章妾為女君賈疏云
 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謂次為君之父君妻長子
 祖父母也教繼公儀禮集說云此服期與臣為小君之義相
 類是也妻與夫敵體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為君即
 以嫡妻為女君是與臣事君同也繁露王道云立夫人以嫡
 不以妾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妾之篡嫡欲得為夫人春秋
 書之曰夫人猶如臣子篡君欲得
 其言以妾為妻奈何益脅
 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注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

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

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

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

疏 繁露七十二云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也。注僖公

女頃熊也。禮同姓相媵異姓則否。而魯嫁伯姬齊人來媵。邾

文公元妃齊姜。二姬晉姬。未世之事不復依古。是以齊女得

為楚媵矣。按同姓相媵本左氏家言。未可為據。解詁箋云。魯

以夫人為聖姜。穀梁以為成風。皆立妾之詞。非禮也。詩曰。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妻聖姜

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戢也。皆微辭。春秋之制。諸侯

世子誓于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即位逆女

夫人。備左右媵。媵。為聖姜。蓋僖公未即位時。取於齊者。經

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至自齊。之文。故傳為存疑。詞按如

劉說。僖公庶子。宜與大夫同。不外取。烏得未即位時。即取於

齊。欲違傳義。無實據焉。○注齊先至言致。未成。卽九年。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

禰。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故言致。為從父母辭也。○注不

書至書也。○按勸記云。元年。疏引作魯。魯使立也。此脫使字。

舊疏云。皆欲道若齊女。未至而已。魯魯之時。可以書其至今

先致其女。乃後魯魯。為夫人。其初至之時。乃為媵。妾是以不

得書其至矣。按齊先致女。後魯魯。立故齊女。不得以夫人至其

楚女。未至而豫廢。故又不得書楚女。至也。左氏以為禘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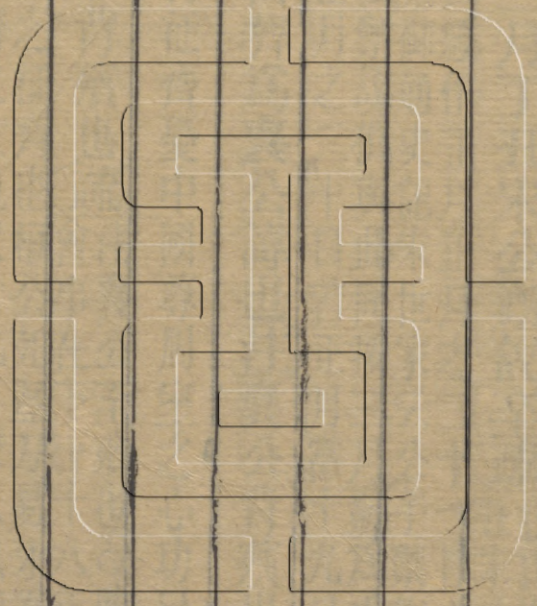
哀姜。按哀姜。注於二叔。比弒二君。為齊桓所誅。僖公無緣復

致為夫人。穀梁以為成風。注云。立之以為夫人。然子無立母

之義。卽母以子貴。卽位除喪時。卽宜尊立。何至此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注惠王也。疏包氏慎言云。經書十二

十一月。按是月己丑朔。當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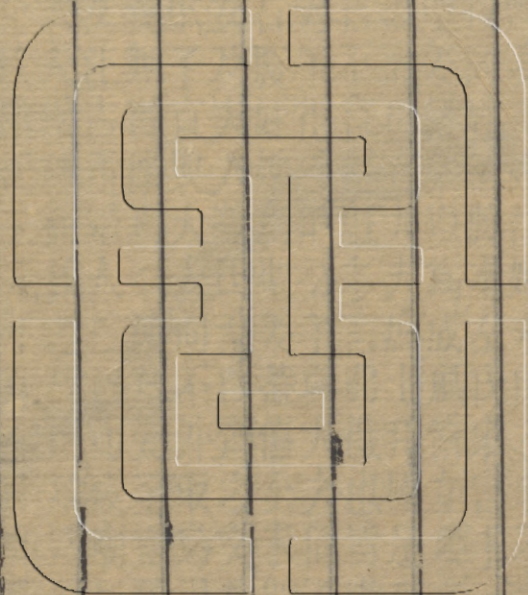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八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九年盡十二年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疏

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月之二十

二日左氏經作正月正月之二十一日亦為丁丑禦說左氏作御說禦御通史記宋世家云公子禦說奔亳漢書古今人表宋桓公禦說俱與此同按三月朔為戊午丁丑當月之二十日若正月當十九日

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

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

葬使若非背殯也疏注襄公至殯也。監本也作者背殯出會事在下十八年傳曷為不使齊主

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

之也是征齊之文也又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蔡丘之會叛天子命者也又二十一年傳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是有憂中國

尊周室之心也桓公無不合葬今不書葬故知為襄公諱也
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
不呼之義也是則諸侯雖當朝會一聞私喪即當還歸其背
殯出會之非愈見春秋為宋襄晉文諱諱之正以刺之也解
詁箋云春秋託齊桓為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
諱葬嫌為齊桓諱與陳侯款同例通義云此亦兼為齊桓諱
與陳侯款同
意按孔說是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疏杜云陳留

外黃縣東有葵丘城釋例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葵丘非也大
事表云今在歸德考城縣東三十里亦用杜說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自城南東經葵丘下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是
也馬氏宗棟春秋左傳古地補注云鄆元引春秋古地云葵
丘地名今鄆西臺是也鄆本齊桓公所置管子築五鹿鄆中
牟以衛諸夏是葵丘宜在鄆與宰孔勤遠略之言相合元和
志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百五十步考城縣志葵丘東南有
盟臺其地名盟臺鄉四書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
近在臨淄縣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
黃縣東有葵丘齊桓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
侯西為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丘有三其一在齊
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齊侯

之盟以為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為外黃
亦有以為汾陰之葵丘者而杜非之以為若是汾陰則晉乃
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以為宰
孔明言西略而以為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
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
特為會於晉也以致之亦伯者之用心也按陳留在齊西南
以為西略無不可然上言南伐楚楚更在陳留西南文義似
乖而在汾陰亦太遠則似在鄆者近是鄆亦近晉故晉獻欲
會葵丘也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注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

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當為天子參聽萬機而下為諸
侯所會惡不勝其任也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

柩之前故不名疏注宰猶治也小爾雅廣詁云宰治也文選注引聲類云宰治也白虎通爵篇云所

以名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周
官馬傳云宰制也制治義通注三公至名也漢書翟方

進傳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風俗通十反
云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古者坐

而論道謂之王公宰則又三公中為政者故為職號尊名也
 通義云以三公領太宰者也。注以加至任也。舊疏云決
 上五年首戴之會總序諸侯乃言會王世子若以世子為會
 主致諸侯于此會而會之然也。今此宰周公文與彼異故知
 下為諸侯所會按後漢書仲長統傳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
 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是宰
 職大尊重與天子參聽萬機也萬機者書臯陶謨云一日二
 日萬幾彼釋文云徐音機孔傳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穀梁
 傳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注三公論道之官無事于會盟是
 亦用公羊義也。注宋未至不名。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
 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非尸柩前無君
 前臣名之義故稱子不名知未葬者上宋公卒在三月此夏
 三月俱在五月限內也若然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注云據
 宋子既葬稱子者彼統以未踰年言之明雖葬仍宜稱子也
 以難也彼疏引此注非下有居字蓋既葬稱子者正稱未葬
 亦稱子以王事出會故屈其本稱亦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
 通典引異義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
 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亦稱子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
 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
 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諱于王事不敢申其私恩鄭伯伐
 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

以王事稱爵故也鄭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
 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
 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
 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
 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即按左傳明云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不別在國出外之異知左氏說當亦
 與公羊同也曲禮疏云公羊未踰年為王事者皆稱子即宋
 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為王事者皆稱子即
 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之說以為稱子禮也孔疏節
 引異義說也禮記雜記云君薨大夫子號稱子待猶君也注謂
 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
 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云宋襄公稱子序在
 齊侯之下與尋常宋
 公同是與諸侯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疏包氏慎言云伯姬之卒係在八月二日
 若七月大則乙酉為三十日

此未適人何以卒注據杞叔姬不卒疏注據杞叔姬不卒○

即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注云伯姬不卒者蓋不

與卒于無服此未適人何以卒故難之也春秋之內唯有杞

叔姬來歸成八年祀叔姬卒更無叔姬不卒之事故如此解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

注字者尊而不泄所以遠別也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

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婚禮曰女子許

嫁笄而醴之稱字疏注字者至別也禮記冠義云已冠而

郊特牲云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男之冠猶女之笄稱字之義

則同也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

人也又云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質少變陰道促蚤成十

五通乎織紵紡績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

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禮記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注謂

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字而笄之又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

字注以許嫁為成人也列女傳魏曲沃負傳是故十五而笄

二十而嫁早成其諡號所以就之是皆尊而不泄義也遠別

者舊疏云以內之公子為大夫者卒皆稱名而內女嫁許卒

而稱字所以遠別之故也注笄者至飾也禮士冠禮注

笄今之簪周禮追師職為副編次追衡笄注笄卷髮者國語

晉語云折委笄注笄簪也禮士昏禮云姆纒笄宵衣在其右

注笄今時簪也又士冠禮皮弁笄笄笄注笄今之簪有笄

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笄一名衡詩鄘風

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笄衡也其制則文九年穀梁傳注

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喪笄無飾則禮喪服傳之

或曰榛笄以竹為之者曰箭笄喪服傳箭笄長尺注箭笄篠

笄也是也魏書劉芳傳高祖宴羣臣于華林肅語次云古者

唯婦人有笄男子則否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

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

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尊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

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此而言男子

有笄明矣士冠禮疏凡諸設笄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笄

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特牲疏云冠冕之笄男子

有婦人無安髮之笄男子婦人皆有按喪服傳云箭笄皆尺

吉笄尺二寸賈疏云吉笄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

夫人用玉女子許嫁宜吉笄分別天子諸侯大夫士耳范注

吉笄以象為之刻鏤其首以為飾成人著之與賈說異注

服此至一也白虎通嫁娶云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

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

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于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

又云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

一者明其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防淫泆也禮記曲禮云女

子許嫁

子許嫁纓注女子許嫁繫纓者有從人之端禮昏禮主人親
 脫婦纓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五
 采為之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矜纓注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注婚禮至稱字○校勘記云禮之鄂本宋本閩監本同毛
 本禮誤禮記雜記疏引賀揚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注婦
 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禮引禮之未許嫁而笄
 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主賓不備禮也所引婚禮者婚禮記
 文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
 女賓執其禮疏云笄女許嫁者用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
 醕之又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彼注以許嫁為成人故死則
 成人之喪治之也其未許嫁者二十而笄雜記云女雖未許
 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則賀氏所述未許嫁而笄
 之禮也雜記又云燕則鬢首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
 紛也然則時若死則宜服姑姊妹女子在室之服諸侯絕
 旁期自不服也春秋所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注不以殤禮
 書皆許嫁諸侯者也

降也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猶俠卒也日者

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例疏○注不以殤禮降也

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謂許嫁

於諸侯尊同則服大功九月禮記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

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

與丈夫同疏引射慈喪服變除云未許嫁十九猶為殤喪服

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

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

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總麻章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主謂婦人為殤者服

也殤小功章云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

殤中從下則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按女子雖不二十但許

嫁即不為殤死則喪之如成人從出降之例其女為本親之

服亦從出降一等所謂逆降故喪服大功章有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為世父母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為父母其主
 也其許嫁之後則杖喪服小記云女子在室為父母其主
 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在室父母亦童子也無男
 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
 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蓋以其許嫁已有出適人之
 道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已冠故
 同成人也故雜記注去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為成人矣禮之
 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也
 又檀弓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為夫家所
 厚故我降之曾子問云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其夫不為服則本宗之親不降矣
○注許嫁至之漸。通義云禮諸侯絕旁期為其女子無
服唯嫁為國君夫人者乃以尊同為之大功若其許嫁國君
雖未行有貴道當亦為之大功故從內女有服者錄卒也喪
服大功章有女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于大夫是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彼
言女子成而許嫁大夫者雖未嫁得以貴降其世父母
叔父母姊妹與嫁者同則父母於未嫁之女亦得以貴制
服相較足明矣按此為許嫁諸侯尊同已嫁者服大功則此
在室宜服其本服期矣。注猶俠卒也。○見隱九年彼傳云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未命所以卒者貴疑從重則
彼俠雖未命已為大夫有貴之漸故從重恩錄之此伯姬已
許嫁為諸侯夫人故得書之也。○注日者至人例。○此決俠
卒不日故言日者恩尤重於未命大夫故從諸侯夫人卒例
書日如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之屬是也通義云師說以為許嫁邾婁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疏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
疾以為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也桓公之盟不日皆為惡
耶鄭釋之曰莊十三年柯之盟不日因始信之自其後盟以

不日為平文從陽穀已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
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至此不復盟矣劉氏逢
祿廢疾申何云以不日為信又以日為美不幾於亂乎春秋
美人之功不于其方盛而于其將衰者未之聞也扈之盟書
甲寅者亦將以為美乎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以為美公羊
以為危合之祇當孟子一盛字葵丘之會桓之極盛而衰之
時也按齊氏可謂調人劉兆矣包氏慎言云九
月戊辰盟于葵丘月之十六日按當十四日何危爾貫澤

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疏上二

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彼言貫此言貫澤舊
疏云蓋一地二名也彼為盟此言會者蓋先會後盟彼舉其
重此舉其初言也按上二年釋文云二傳無澤字則陸本彼
經亦作貫澤矣繁露精華云齊桓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
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幽之會是也
至於救邢衛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
穀之會是也新序九云齊桓公時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
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
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葵
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
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會

不書者叛也叛不書者為天子親遣三公會之而見叛故上

為天子下為桓公諱也會盟一事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

盟疏繁露精華云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

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

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而九國

叛矣鹽鐵論世務云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

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

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

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史記蔡澤

傳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

之志畔者九國按汪氏中述學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

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復歸於一

十不可以為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制禮一二所不

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

而人之措詞一二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

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

措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

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

論語三思而後行三嗅而作孟子三咽此不可知為三也論

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三戰三走田忌三

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齊侯宋公已下同盟于幽之屬會輕盟重故舉其重也不與
釋文作不預音豫葉鈔本豫作預則正文不當作預按注云
不與盟釋文必本作不與音預既改正文不與為預遂改小
字音預為豫矣左傳亦稱宰孔先歸又云遇晉侯曰可無會
矣不言可無盟也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注亢陽之貌疏此以
是其不與盟也

震也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震一作振荀子正論莫不
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注振與震同易恒振恒釋文本作震是
震振古音義通故震義猶言振振也詩周頌振鷺于飛傳振
振羣飛貌則有亢象故管子七臣七主云振主喜怒無度注
動發威嚴謂之振也此之震而矜猶彼之振主也○注亢陽
之貌○易乾上九云亢龍有悔文言傳亢之為言也知進而
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色自
得而不知喪即震義也

美大之貌疏淮南本經和而弗矜注矜自尊大也廣雅釋詁
矜大也即矜矜字淮南詮言故通而弗矜注矜自
伐其功也管子法法彼矜者滿也詩小戎序國
人則矜其車甲注矜矜大也皆與莫若我義合

甲戌晉侯詭諸卒注不書葬者殺世子也疏左氏穀梁甲戌作
甲子趙氏坦異文

箋云經書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詭諸卒杜氏
云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起然左氏

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
于好宰孔先歸過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違略
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
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據此
則獻公之卒實在盟後公羊作甲戌為九月二十一日似得
其實左穀經作甲子或譌一字包氏慎言云甲戌晉侯詭諸
卒月之二十一日按當二十一日通義云杜預於此云書在盟
後從起其於襄二十九年閏弒吳子餘祭吳子使札來聘又
云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若以赴告先後書者何不弒
餘祭于札聘之誤此實誤轉謂不誤抑或之甚按繁露隨本消
息云晉獻公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則上葵丘之會
晉後在焉故左傳有宰孔語晉侯事今公羊傳文不載當見
之公羊內傳諸書也詭諸左氏作詭諸晉世家云武公三十
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注獻公詭
諸也隸釋鄭固碑造膝侏辭洪云碑以侏為詭是詭侏通也
○注不書至子也○注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繁
露王道云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
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滅從驪姬起也又云觀
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通義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之
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
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

臣子不為奚齊討賊即為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也知不然者公子遂弑子赤宣公之立與晉惠同其時亦未討賊文公何以書葬故范注穀梁云枉殺世子申生失德不葬亦取公羊為說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為申生子不孝則為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與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故晉獻亦不書葬也舊疏云凡君殺無罪大夫例去其葬以絕之

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疏

左氏穀梁弑作殺公羊釋文本亦作殺音試下及注放此按殺

弑音之轉左氏釋文殺如字又音弑謂公羊也經韻樓集云僖九年左氏釋文經殺其君之子如字又音弑傳同公羊音試按此條極謬云如字是在喪之君可稱殺也云如字又音弑則歧惑不定也云傳同不知左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弑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兩言殺記事之文也一言弑述經之文也本不亂而後人亂之其云公羊音試則公羊本不作殺公羊經云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云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此公羊經之作弑了然其穀梁經本亦作弑其君之子無疑

今石經及板本皆作殺非也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彙括聖經以一弑領二君今亦譌為殺字則亦陸氏之憤憤耳今人左傳穀梁讀本及胡安國本奚齊作殺卓子作弑學者乃疑未成君可以不云弑按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十月里克弑奚齊于次亦承用左氏記事文也

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注据弑其君舍不

連先君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弑君名未明也疏注据弑至

十四年齊公子商八弑其君舍是也○注連名至明也○舊疏云言名未明者弟子本意正欲問弑其君之子而連奚齊何之者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為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為是破弑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是也是以將名連弑問之欲弑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弑其子使後人知其種名之義

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弑其君又嫌與弑成君同

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弑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

矣加之者起先君之子不解名者解言殺從弑名可知也弑

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疏校

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宋本殺作弒按釋文則此經

弒多作殺或讀為弒以意求之唐石經以下本皆作弒此作

殺為岐出然殺可讀弒弒不可讀殺也通典引異義未踰年

之君繫父不公羊說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

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

弒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

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按鄭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

士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駁當

從公羊義也曲禮下正義云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

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二年子野卒是也既葬

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

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按昭十一年楚

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何休云不許

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齊商人弒

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

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

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

皇清經義疏

公羊義疏三十一

十

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

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

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

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按君雖未踰

年先君雖未葬其稱子某稱子屈於所尊也臣下則當君之

不得以嗣君稱謂有殊而君臣之義亦有差別當以公羊爲

正○注欲言至夫同○校勘記云段玉裁云弒當作殺子者

未踰年君之號故得言殺其子嫌與大夫故不合書也○注

欲言至君同○即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獯鄭公子歸生

弒其君夷也○注故引至見矣○校勘記云坐鄂本宋本閩

監毛本同或改坐爲罪非舊疏云言罪差於成君與殺大夫

皇清經義疏

公羊義疏三十一

十

書月而義各有當董生所謂春秋無達辭也朝聘例時而書月故分別解之○注明當至己者○尊賢慕大謂如齊晉則月安之也無友不如已謂如楚則月危之是也無友不如已論語學而篇文○注月者至錄之○閔二年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僖本齊所立也桓公德衰見叛見上九年通義云如例時致亦時唯以正月行或正月至者必月重始月也猶存君之意也然則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書月何為乎

狄滅温温子奔衛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懷慶府温縣西南三十里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瀆水於温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温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狄滅温温子奔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號公臺西皇覽曰温城南有號公臺基址尚存

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疏

釋文君卓子左氏經無年傳云其嫡生卓子則卓子本二名左穀經作卓或脫子字也史記晉世家卓子作悼子曲禮疏公羊以奚齊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按嗣君之稱于稱君未聞以葬未葬分別也左氏非通義云坊記稱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蓋不修春秋文如是誤以兩弒為一年之事左氏魯之史官故其傳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亦誤以兩弒為一年之事經書卓子弒在下半年似据晉乘而改正之也於此足明俗儒謂春秋但因魯史者之妄陋按如舊史則奚齊卓子之弒相距兩月同是未踰年君何以書法兩異故知左傳誤也坊記所引自是彙括二事領以弒字非必舊史即在一年當如段氏說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注据與孔父同疏注据與孔父同○舊疏云桓二年傳言据與孔父同亦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不食言者不如据叔仲惠伯矣

食受之而消亡之以奚齊卓子皆立疏

注不食至亡之○爾注書曰朕不食言國語晉語云魯人食言文選思元賦疾防風之食言法言重黎篇不食其言彼注皆云食偽也逸周書皇門篇媚夫有邇無遠乃食益善夫孔注食為也為亦偽也直皆以偽訓食故左疏引孫炎云食言之偽也按僖十五年

公羊義疏三十一

左傳我食吾言又哀元年傳不可食已杜注並云食消也蓋言既出而復背如飲食之消與偽無異因謂食為偽此食言之本意其實食不得訓偽也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食言成十六年左傳濱齊盟而食話言皆謂不食其言也故湯誓偽孔傳訓食為盡與何杜義同經義述聞云食偽也孫郭皆以食為虛偽而證以湯誓朕不食言韋注晉語亦以食言為偽言皆非也食言者言而不行則為自食其言多矣能無肥乎若非虛偽之義也哀二十六年左傳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若以食言為偽善則與能無肥乎之義了不相涉矣而某氏書傳乃以食言為盡其偽言不實正義言而不行如飲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則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不幾於穿鑿而失其本指乎○注以奚至皆立○舊疏云欲指不食其言之事狀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疏莊二十八年左

矣傳云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國語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韋注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姊或以卓子為其同生所生故統謂為驪姬子焉晉世家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又云十二年驪姬生奚齊又云驪姬弟生悼子皆與左國同唯穀梁傳云晉獻公伐驪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荀息傳焉長曰奚齊稚曰卓子正與此同唯此無伐驪說耳

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

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疏上九年左

傳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注禮諸至節焉○大戴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小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小學謂庫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小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賈子容經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履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履大節焉業大道焉書疏引書大傳云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夫士之嫡子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長幼之位然則書傳所說公卿大夫適子之制此及戴禮所說天子諸侯世子與故後漢書楊終傳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許以開其明十五置大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之太子諸侯之世子皆就師於外者尊師重先王之道也故禮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往教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小學大學者白虎通又云小學經義之宮大學辟雍鄉射之宮按四代小學大學質文相變自為公卿適子以

下入學之所天子諸侯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

世子似不必拘彼制也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

疏吳志周瑜傳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國色獻公愛

之甚疏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上四年左傳云太子曰君非

姬氏居不欲立其子疏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

安食不飽欲立其子疏世家獻公有意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

先使宗廟所在而蒲近秦屈近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

與驪姬子奚齊居絳以此知太子不立也莊公二十八年左

傳亦載此事又彼閔二年傳云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

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又被二年傳公曰寡人

有子未知其誰立焉穀梁傳麗姬欲為亂注亂謂殺申生而

立其子又上四年左傳及將立奚齊於是殺世子申生疏上

既與中大夫成謀皆欲立其子事也穀梁傳曰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

五年申生者里克傳之疏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

以生是里克申生傳也左傳上四年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

云公殺其傅杜原款蓋亦申生傳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

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注獻公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

子於荀息故動之云爾疏注獻公至云爾○左傳上九年云

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是其後患也又云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晉世家獻

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夫不服恐亂

起子能立之乎是自知廢正當有後患欲託二子於荀息故

先以此言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

信矣注荀息察言觀色知獻公欲為奚齊卓子來動己故答

之云爾疏反猶復也晉世家又云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

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士九年左傳又曰稽首而對

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亦即生者不愧之義史記趙世家云諺

也○注荀息至云爾○校勘記云答鄂本宋本同閩監毛本

答作答非察者觀色見論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

語顏淵篇此斷章取義也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

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注長謂重耳疏注長謂重耳○

殺正謂申生重

耳次長故廢長謂重耳穀梁傳曰世子曰吾甯自殺以如之
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何願與子慮之疏晉世家秋九月獻公卒里克不鄭欲內重

起秦晉輔之子將何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
如左傳亦載有此語荀息曰君嘗訊臣矣注上問下曰訊言

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疏注上問下曰訊○詩小雅正
戴記曾子事父母訊不言注訊問也國語晉語云君其訊射
也注訊問也史記淮南衡山傳即訊太子索隱引樂產云訊

問也雖皆止訓問實皆上問下也故今問獄亦謂之訊○注
言臣至可負○晉世家云吾不可負先君言以上言君故下
仍順前言稱臣也通義云此自息對里克稱臣耳士大夫得
相稱臣者謙欲比其家臣然也若史記蕭政對韓仲子曰臣
幸有老母又曰枉車騎而交臣韓信過樊將軍噲噲曰大王
乃肯臨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

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義亦通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
謂信矣疏曰九年左傳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
雖無益也將焉辟之晉語荀息云我對忠貞君曰何謂也我
對曰可以和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

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豈能欲行吾言而
又愛吾身乎雖死焉避之此言信內外傳言貞一也焦氏循
左傳補疏云杜荀息稱名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按假途伐虢全用荀息之謀息非無遠謀者也左傳稱息言
竭股肱之力加之忠貞三怨將作不食其言引白圭之詩

以美之無譏詞也夫經書卓為其君則不以其不可立而不
以為君也既正其名為君則弑之者為賊而死之者為忠矣
荀息之不能殺里克猶母巨儉之不能殺司馬師也習鑿齒
引死者反生者不愧二語以美母巨儉蓋儉之受顧命亦

息之受君命也習氏引荀息以美儉則預譏息以例儉可知
按穀梁傳亦云以尊及卑也荀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
息閑焉是亦以書及為褒辭矣

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疏晉世家十月里克
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
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晉語既殺奚
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荀息立卓子里克又

殺卓子荀息死之左傳上九年亦云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
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荀息可
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謂不食其言矣注起時莫不背死鄉生去敗與成荀息一受
皇清經義 公羊義疏三十一 七五

君命終身死之故言及與孔父同義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

惡明故略之疏左傳又云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晉語稱荀

息亦云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繁露玉英云公子目夷復其君

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

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日夷之弗與重宗廟祭

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

注起時至同義○舊疏云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彼注云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

封為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今荀息一受君命

終身死之故言及亦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

為附庸不絕其祀以重社稷之臣也按褒荀息又以厲時之

背死鄉生去傲與成者也通義云所事不正得為賢者繁露

說之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

子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于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

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死先君之命是

以賢之也○注不日至略之○舊疏云成君見弑者例書日

今此不日故解之按略之與弑奚齊不書用同義漢書叔孫

通傳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

為天下笑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曰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繁

露王道云晉獻公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皆不正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疏杜云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注据衛人殺州吁

疏注据衛人殺州吁○即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是也惠公之大夫也注惠公篡立

已定晉國君臣合為一體無所復責故曰此乃惠公之大夫

安得以討賊之辭言之疏晉語云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

鎮重也芮冀芮也惠公以里克為重知已為惠公大夫矣○

注惠公至言之○惠公宜絕而立故為篡里克為之臣已為

一體里克宜討非惠公所得討故不然則孰立惠公注欲難

以討賊辭予之明惠公亦在討也殺之意疏注欲難殺之意○正以欲明惠公不合討里克也

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于汾陽之邑晉語公子夷吾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是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里克逆惠公事也

既殺夫二孺子矣注孺子小子也奚齊卓子時皆幼小疏注

子至幼小禮記內則云孺子蚤寢晏起注孺子小子也國語晉語云孺子何懼注孺少也書洛誥云孺子其朋鄭注孺

子幼小之稱說文子部孺乳子也一曰輸也輸尚小也文選幽通賦鳩巢姜於孺筮兮注應劭曰孺少也蓋孺本小稱故

年之幼小者稱孺子因之入君初即位者亦稱孺子錢氏大所養新錄云今人以孺子為童稚之通稱蓋本於孟子攷諸

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孺子金滕洛誥立政之孺子謂周成王也晉語杜原款稱申生為孺子里克又稱

奚齊為孺子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稱為孺子而舅犯亦稱之是時秦欲納之為君也孺子曠之喪哀公

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齊侯茶已立為君而陳乞鮑牧稱為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為

晉卿而胥午稱為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為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莊子之子秩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

也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長矣韓宣子稱鄭子齋曰孺子善哉皆世鄉而嗣立者也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祇見

孺子亦貴者之稱惟檀弓載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為童子通稱與孟子同按此為

惠公稱奚齊卓子語自以其幼小稱又將圖寡人注如我有為孺子耳必不以為後之稱稱之也

不可將復圖我如二孺子疏穀梁傳曰里克所為殺者為重

又將圖寡人彼傳又曰故里克所為弒者為爾君者不亦病

乎疏通義云病苦也左傳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

即位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於是殺之疏左傳述里克對

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於是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世家惠

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

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

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穀梁傳其以累上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入注据齊小白入于齊疏注据齊至于齊晉之不言出入者

踊為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獻公殺申

生文公與惠公恐見及出奔不子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

以并掩前人之惡故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

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語在下懷公

者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惠公文公

出奔不書者非命嗣也疏注踊豫至渾矣○通義踊上也以

言惠公之入懷公之出則不得不言文公之入其篡不可聯

矣讀書叢錄云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凡三見

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義與此

傳略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按踊豫雙聲為訓○注獻

公至出奔○上四年左傳云驪姬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世家云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

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

藥非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

自備守○注不子當絕○定十四年注子雖見逐無去父之

義舊疏云同姓之臣尚無去義況父子乎且惠公文公庶子

假令不去亦不殺之故知去父當絕也按舊疏非也据左傳

及晉世家姬譖二公子與中生同謀則惠文不言去未必不

殺也要之子無去父之義禮記檀弓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哉吾何行如之故皆當絕也○注還入為篡○文公惠公既

當坐絕則還入自宜坐篡義本相因所以明父子之道也○

注文公至故也○惠公卒見下二十四年則懷公出文公入

傳無異各有所据出蓋謂出奔高梁也○注為文至在下○

下二十八年云晉侯入曹執曹伯與之稱侯以執又晉侯齊

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注据秦稱師錄功

又傳大夫不敵臣注云秦稱師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

進之文公之功首在伐楚又左傳記有文公定襄王事故知

文公功大也○注懷公至子也○下十七年左傳曰惠公之

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下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

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圍女

曰妾又二十三年左傳懷公命無從亡人杜注懷公子圍○

注惠公至出奔○晉世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圍立是

為懷公子圍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秦繆公乃

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懷公于高梁入

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與左傳殺懷公于高梁同世家又云

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明出奔即謂高梁也呂覽

原亂篇云惠公死圍立為君是為懷公秦穆公思其逃歸也

皇清經解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立重耳是為文公○
注惠公至嗣也○莊二十八年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皆庶妾 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疏九

年齊小白入于齊書入桓公之享國也長注享食美見乎天
見其篡不為之諱也

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疏繁露玉英云故齊桓非直弗受之
先君也乃率弗宜為君者而立罪

亦重矣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以
自湔浣也遂為賢君而伯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

殺戮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
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

憂之者吉易曰復屯道 文公之享國也短疏晉世家重耳出
何其咎吉此之謂也

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美未見乎天下
即位為晉君九年晉文公卒是享國短焉

故為之諱本惡也注桓公功大善惡相除足封有餘較然為
天下所知文公功少嫌未足除身篡而有封功故為之諱并

不言惠公懷公出入者明非徒足以除身篡而已有足封之

明較也美不如桓公之功大疏則上元年城邢二年城楚丘

四年伐楚之屬是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諱讀如主文諱

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春秋書晉文則為之諱本惡故曰諱

而不正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言之詳矣○注文公至

功大○通義云明文公無存亡繼絕之善其功未足以除篡
故須為諱本惡

秋七月

冬大雨雹疏

左傳作大雨雪漢書五行志申之下亦雨雪雨雹
兩存通義云五行志曰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温煖

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霰者陰脅陽也霰者陽

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霰者陰脅陽也霰者陽

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大戴天圓篇陽
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疏注夫人至生也○
舊疏云蔽障楚女

而專取君愛故生此雹災五行志又去釐公十年冬大雨雪
劉向以為先是釐公立妾為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

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
進羣妾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

云何氏與先儒義同續漢志注引考異郵云陰氣之專精凝
合生電雹之為言合也以妾為妻太尊重九女之如闕而不
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參駟房在之內歡欣之樂
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初學記引漢含孳云專
一精并氣凝為雹宋均注謂若雷傳公脅於齊以妾為妻尊
重齊媵無迴曲之心盛陰水氣乃使結而不解散皆與夫人
專愛
義合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疏

左氏有父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僖十年左氏經無父字按今
舉及七輿大夫傳無父字則經無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
氏經無父字今本左氏經有父字或後人從公穀經增公穀
有父字亦衍文差繆略云不公羊作邳按今注疏本及石經
公羊並作邳不本字不隸之變漢石經尚書及山陽太守祝
睦碑涼州刺史魏元平碑梁相費汎碑趙相劉衡碑丕字皆
作平蓋一在不字中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疏

通義云夫人與君親則同
體分則君臣公及夫人云
者以尊及卑之辭也杜云婦人送迎不出門見
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義或然也

秋八月大雩注

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疏
穀梁云雩得雨
早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
言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
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君釋之曰雩者
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
旱明旱災成後得雨無及也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憂民事者
何乃廢禮本不雩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固以
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於文不
憂雨故不如僖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
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不雨而無災耳劉氏逢祿廢疾申何
云旱不害物不待久也太平之時一月不雨即為異莊之冬
有不雨未嘗歷時僖之正月四月未嘗踰月也天之譴告人君
有深淺早則示災不雨則示異夫乎災君之感應天變有
木末本則修政末則雩禱舍本修末非所以應天也修德以
禳異修本末以禳災書雩以志其應變之末也書早以譏其
事天之怠也皆閔民也書不雨以示人君之察天意也穀梁
子失其傳矣注公與至
之應○謂上陽穀之會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黃狄侵衛疏

元志姜岌云三月朔交不應食其五月庚午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同沈氏欽韓云今麻推之是歲五月庚午朔加時在

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五千九百九十二入食限蓋五誤為三包氏慎言云經書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例言日不言朔非

失在朔前即失在朔後庚午為三月之二日失在後也劉歆以為二月日食劉孝孫推庚午為三月朔按以麻推之庚午

實三月朔穀梁作正月誤石經正作王也○注是後至侵衛○見下及十三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二年三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劉歆以為三月齊衛分

夏楚人滅黃疏舊疏去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

齊而近楚遂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

子閔之也通義云不諱者責齊桓也用穀梁義新序善謀云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

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

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

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凌夷不能復興夫仁

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子政說穀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亦作杵杵處音同段借字陳世家云莊公七年少弟杵臼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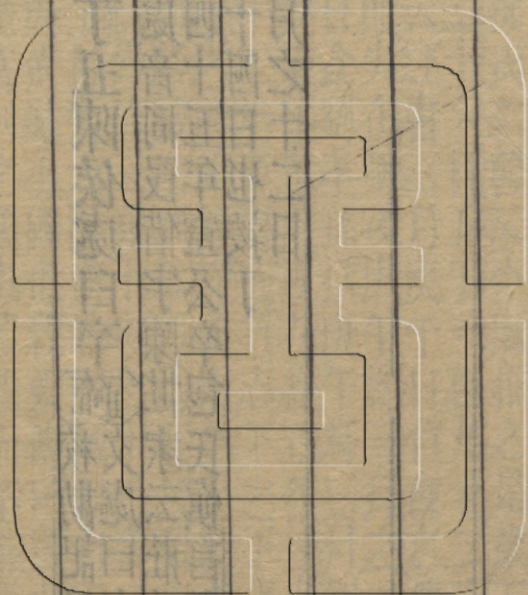
是為宣公四十五年宣公卒包氏慎言云十二年無丁丑十一月之二十四日也按丁丑為十一月之十二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九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公羊義疏三十一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一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三年
盡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注桓公自貫澤

陽穀之會後所以不復舉小國者從一法之後小國言從令

行大國唯曹許以上乃會疏穀梁傳曰兵車之會也彼疏云

釋者以數九會異於鄭故也杜云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

有鹹城大事表云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文十

一年得臣敗狄于鹹自為魯地水經注瓠子河篇河出東郡

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章邯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

曰依河水自固春秋會于鹹杜預曰濮陽有鹹城者也續漢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二

一

里○注桓公至乃會○上二年傳云太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三年傳云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自後皆從彼法故不復書小國也上五年左傳云江黃道相方睦于齊皆弦烟也明附從者不獨汪黃矣

秋九月大雩注由陽穀之會不恤民後會于鹹城緣陵煩擾之

應疏注由陽至之應○上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也按與上十一年秋

八月大雩所應同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疏杜云緣陵杞邑大事表云在今青萊信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蓋是時淮夷病杞齊桓遷之稍北以自近如楚遷許于葉吳遷蔡于州來然杜注杞地則仍為杞地錯入于齊者耳至襄二十七年杞復遷于蓋城杞即諸侯之大夫城杞祁午數趙文子之功曰城濇于蓋城杞即城濇于是杞復遷濇于之證也今縣東南三十里有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北海郡營陵下云或曰營丘應劭曰師尚父

對于營丘陵亦丘也臣瓚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春秋謂之緣陵一統志營陵故城在青州府昌樂縣紀要云在縣東南里五十

孰城之注諸侯不序故問誰城疏通義云板本作孰城之成石經年首缺三行第四行自為不言起以彼恒率行十字推之是無之字也按以下答城杞文義釋之無之字是也○注諸侯至誰城○舊疏云按上二年注云據內城不月故問之然彼經書月故得此解此經不月傳云孰城之漫道諸侯諸侯無所指據緣陵之號由來未有故怪而問之通義云欲言內邑無為諸侯城之欲言外邑文無所繫故執不知問按如傳意以城杞答孰城之當是問所城何城之意故城杞也孔以傳文之為衍文何氏以諸侯不序解之似未當城杞也曷為城杞疏通義云曷為不言城衛主問經文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注以下皆狄徐也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亡疏通義云以杞南瀕莒徐故也脅之傳以為淮夷病杞按此云徐蓋徐戎也書費誓序徐夷並興又經云祖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大雅江漢序云宣王命召公

平淮夷常武篇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魯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闕宮云至於海邦淮夷來同又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禮記檀弓記容居弔邾婁考公之喪稱其先君駒王之知徐之負強僭號已久莒亦即於夷則此之徐莒即左氏之淮夷與○注以下至徐也○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夷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故狄之也文七年徐伐莒注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也自先犯文對事連可以起同惡莒在平不得狄故復狄徐也一罪再狄者明為莒狄之爾○注言脅至而亡○九經古義云恐曷即漢律恐獨也陳羣新律序云盜律有恐獨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獨國人受財賊五百以上免恐獨取雞兔承鄉侯德天坐恐獨國人受財賊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恐獨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謂以威力脅人音呼葛反按今律有恐嚇取財即恐曷也戰國策云桐疑虛喝高誘曰喝喘息懼兒惕正字曷段借也俞云國雖微弱無因恐曷而亡者何解非也脅當讀為撻幹而殺之之撻字亦作撻廣雅釋詁撻折也凡物折之則分故折有分義楚詞惜誦篇令五帝以折中兮王注折分也徐莒折之者謂徐莒撻而分之也元年傳曰孰亡之蓋狄滅之二年傳曰孰滅之蓋狄滅之彼惟狄一國故直曰滅之此則徐莒二國故不直曰滅之而曰撻之正古人屬辭之密矣按以脅為撻又以撻為折又以折為分未免迂回王者之後尤微者言比陳宋尤微也

史記陳杞世家云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又大史公曰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是也 曷為不言徐

莒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

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疏繁露滅

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率諸侯而立然則孰城之桓公

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

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

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輒發傳者與城衛同義

言諸侯者時桓公德衰待諸侯然後乃能存之外城不月者

文言諸侯非內城明矣疏注輒發至同義○見上二年通義

須明之爾○注言諸至存之○通義云故不斥齊侯直總眾國辭而已城楚丘不言諸侯此言諸侯者起即會滅之諸侯

也又云實與故諸侯無貶辭文不與故不使齊侯主之穀梁傳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注引何休廢疾云按先是盟亦言諸侯非散也又穀梁美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即散何以美之耶鄭君釋之曰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于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盟于葵丘時諸侯初在會未有歸者故可以不序今此冬公子友如齊此聘也書聘則會固前已歸矣今云諸侯城緣陵而不序其大明其散桓德衰矣蔡氏之事安得以難此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桓德之衰實始於葵丘此存祀諸侯所樂故以散而復聚之辭言之不言諸侯則無以知為會鹹諸侯猶城邢必復言師也公序以明其散失之按楚丘為桓公獨城故不序諸侯此為桓公德衰待諸侯乃能城故特總言諸侯也○注外城至明矣○隱七年夏城中丘襄十九年冬城西郭是內城不月也上元年夏六月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是外城月也此外城不月則以文言諸侯足起為外城無為書月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疏穀梁傳鄆作繪下

侯怒與繪西戎大戎攻幽王正義引括地志云繪縣在沂州承縣古侯國孔子世家云吳與魯會繪正義亦引括地志故

鄆城在沂承縣地里志云繪縣屬東海郡也按漢地志東海郡繪故國禹後莽曰繪治後漢書方術傳公沙穆傳遷繪相注繪縣屬琅邪郡續漢郡國志琅邪國繪侯國故屬東海晉書地理志徐州琅邪國繪縣故杜云鄆國今琅邪鄆縣蓋漢屬東海後分隸琅邪也國語周語杞繪由太妣又云杞鄆猶在晉語中人繪人中州金石記漢開母廟石闕銘杞繪闕晉荀子堯問篇繪丘之封人注繪與鄆同蓋鄆繪通也說文邑部鄆妣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自是正字一統志防山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三十里周八里高二里孔子合葬于防即此鄆縣故城在嶧縣東八十里

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

注據使者臣為君銜命文也疏通義

云使乎季姬者言為季姬所使也○注據使至文也○禮記檀弓云衛君命而使論語子路兩言使於四方皆臣為君銜命之文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

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鄆子使乎季姬

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疏注使來至是也○穀梁傳來

朝者來請已也注使來朝請

已為妻書歸者下十五年季姬歸于郕是也白虎通嫁娶篇
聘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
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姬更嫁郕春秋譏之
謂此○注男不至親許○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至專娶女不
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可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按詩召南野有死
麕序云惡無禮也箋云無禮者謂不由媒妁也孟子滕文公
下篇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
母國人皆賤之其謂親求親許者舊疏云男不親求即昏禮
不稱主人之屬是也女不親許即致女之禮是○注魯不至
至無異○下十九年注云魯本許嫁季姬于郕季姬淫泆
使郕子請已而許之然則季姬本媵伯姬伯姬卒季姬更使
郕子請已為婚也故通義云季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許嫁
郕妻於上九年卒禮媵未嫁而死媵猶當往故是時魯致季
姬于郕妻行及防遇郕子而悅之使來請已僖公許焉白虎
通義曰伯姬卒時媵季姬更嫁郕春秋譏之謂此是也郕之
君以一女子故躬汗血于郕妻之社後有有國而欲色者可
以戒矣潛研堂答問云問左氏公羊說各殊范甯駁公羊說
謂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事之不然者而以左氏
歸甯之說謂近合人情其理甚正而疏家申何義以為未世
無禮容或有之如姜氏如莒之類魯為秉禮之國何傷檢若
是其甚乎曰吾友褚摺升刑部嘗論之曰春秋之例女既嫁

則繫其夫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
姬卒是也此經書季姬及郕子遇次年乃書季姬歸于郕不
繫以郕則為未嫁之女可知烏得言歸甯乎齊高固先書逆
後書及已嫁之辭也季姬先書遇後書歸未嫁之辭也已嫁
則從夫婦之序故曰高固及子叔姬來未嫁則從內外之辭
故曰季姬及郕子按褚氏所論極允○注故卑至之也○穀
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繼子也舊疏云謂絕而賤
之不以為諸侯也則病之義也通義云言朝者內大惡諱也
言及者主罪季姬汲汲蓋交責之意也○注月者至內也○
通義云趙汭曰凡諸侯來朝恒不書月其有月者皆為下事
書唯此特月以異之舊疏云正以遇例時即隱四年夏公及
宋公遇于清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
侯遇于魯濟之屬是也今此月者甚惡內也按魯不能防正
其女令之淫泆致知妻與郕仇深鮮結有十九年之禍故特
書月以甚惡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疏杜云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
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林屬於山曰鹿為說也水經注河水

篇又東逕元氏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

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
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
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姓屈此思哭是曰
女姓之巨為沙鹿之異名也大事表今北直大名府元城縣
東四十五里有沙鹿山紀要沙鹿山在大名府東四十五里
亦名女姓丘周穆王女叔姓曾居此水經注又云元城縣有
沙丘堰大河所經以沙鹿山而名皆以沙鹿為山名唯穀梁
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注鹿山足以沙為山按麻於八
月無辛卯七月之五此邑也其言崩何注據梁山言崩疏
日九月之六月也梁山言崩○成十五年梁山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
崩以彼是山得有崩道故也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
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

疏注襲者至地中○說文土部墮下人也襲於說文為左衽
袍襲冕同部疑墮之段借也廣雅釋詁墮下也河岸崩決

邑下入于水文曰墮邑御覽引元命包云有遭命遭命者行
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幸就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椒忤
暴氣雷至滅日動地天絕人命沙鹿襲邑是注忤錯也襲淪
也河水淪沙鹿之邑溺殺人也白虎通壽命云遭命者逢世
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
是也通義云謹按水經注言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

多陷城郡國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是矣趙汭曰地陷視山崩
為變尤重故詳其月日以別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嘿陷入
於地中而謂之襲未聞其義且如其說則但云襲也足矣不
必曰襲邑也今按襲者重襲也廣雅釋詁襲重也漢書外戚
傳災變相襲師古注襲重累也沙鹿為河上之邑河岸有高
下沙鹿在其最高之處故謂之襲邑明其重累在上累乎平
地之邑也凡邑不言崩惟襲邑言崩正解所以言崩之故上
句發問不曰崩者何而曰此邑也其言崩何可知何解之非
矣按謂襲邑為重累其邑亦別無所考況穀梁以鹿為山足
明在山之下河之上矣襲蓋墮之借故有嘿陷之義○注言
崩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崩作岸當據正沙鹿崩何以書記異

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異注據長至

十一年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
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
則未知其之晉者何以書記異也是之魯者為天下記異
書之齊晉者不書明外異不書也故據問之

也注土地者民之主霸者之象也河者陰之精為下所襲者

此象天下異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為楚所

敗之應而不繫國者起天下異疏通義云地以厚載為德今

象是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故為天下之異不可以一端言

之左氏稱晉卜偃云期年將有大咎此時五鹿地猶屬衛不

屬晉也漢書又云晉史卜之其繇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

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則因王氏徙居元城

而附會說之蓋非實矣解詁曰不繫國者起天下異孫覺曰

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秋書之如內辭焉此聖人之意

也夫水火之為災石鵠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

以召之者止於其君所以應之者盡於一國故國不可不著

也至於王道天壤彝倫十數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見

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者在于

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于四海則雖在于國不得著其國矣顧

氏棟高大事表云左傳衛地無山沙鹿崩杜云沙鹿山名元

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此時當屬衛晉惠公時封域安得到此

卜偃之言乃因明年韓原之敗適與之合而附會之耳穀梁

亦以為晉山此因後日之晉而追言非實錄也公羊以為天

下記異者者得之○注土地至象也○原文闕○注河春陰

之精○水經河水注引說題辭云河之言荷也荷精分布懷

陰引度也又引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又引考異郵云河者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釐公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

名也劉向以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將

卒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

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

天子蔽晦及齊威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

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衰伯道將移於晉

文故河為徙也左氏以為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

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匹之

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京

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按劉向

取應至王札子晉敗王師三事似遠左氏專屬晉亦未確當

以邵公說為正經義雜記云穀梁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

故志之也其曰重其變也范注引劉向曰鹿在山下平地臣

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與漢志所載劉說合

公羊傳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何注襲者嘿陷入于地中

杜注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故不繫國正義

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取穀梁為說按以沙為山名本漢

志所載左氏舊義非取穀梁為說鹿字之訓本諸穀梁與左

氏沙為山名正合杜氏統言沙鹿為山名失古人正名之誼

矣正義又引漢書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

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古之曰陰為陽雄
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崩之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
今王翁孺徒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
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按元城建公所言當
是附會王氏無足據也齊桓率見下十七年下十八年邢人
狄人伐衛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狄侵衛宋公楚子以
下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終于泓之敗皆霸道毀夷狄動宋
襄為楚所敗事也○注而不至下異○而字疑衍此決宣十
六年成周宣謝火書成周昭九年陳災書
陳也成五年梁出崩不書晉義與此同

狄侵鄭

冬蔡侯勝卒注不書葬者潰當絕也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

父仇故略之甚也勝立不書者父獻舞見獲留卒於楚勝以
次立非篡也疏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勝作胙閩監毛本作
非注同○注不書至絕也○上四年侵蔡蔡
潰傳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按不能其國者絕奪
其國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殺眾殺其君之辭
注舉國以明失眾坐絕也蔡勝不能撫有其眾致令潰叛故
當絕按史記世家載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

己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則尤宜絕矣○注不月至
甚也○舊疏云大國之卒例合書曰即隱八年夏六月己亥
蔡侯考父卒之屬是也今此並不月故言略之甚也穀梁傳
諸侯時卒惡之也舊疏又云其父者即蔡侯獻舞莊十年為
楚所獲而卒故謂楚為父仇上四年齊侯已下侵蔡遂伐楚
是其背中國附父仇之事穀梁疏引麋信云蔡侯勝父哀侯
為楚所執勝不附中國而常事父仇故惡之而不書曰也通
義云勝者哀侯之子繆侯也哀侯被獲留死於楚繆侯附父
仇而背中國故略賤之不書不葬貶從小國例也繆侯之子
甲午是為莊侯又附弑父惡人首會屈貉道以伐中國故春
秋遂不見卒惡之益深矣按自齊桓合諸侯以來蔡未一與
諸夏會其背中國附楚明甚故春秋絕之甚也○注勝立至
篡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
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
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獲功楚文王從之虜蔡
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二年卒蔡人立其
子勝是為繆侯
是以次當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公既能念恩尊事齊桓

又合古五年一朝之義故錄之疏注月者至齊桓○正以朝
聘例時故解云上十年公

如齊注云月者僖公本齊所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
事之故善錄之此與彼同○注又合至之義○舊疏云何氏
以為古者天子五年一巡守諸侯亦五年一朝天子分天下
諸侯為五部部朝一年五年而徧其小國事大國亦然故以
十年朝齊今又往朝是為合古按文十五年左傳亦然諸
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蓋通首尾數之也
楚人伐徐疏地理志臨淮郡徐下云故國盈姓
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為楚所滅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差

略云左氏陳侯下又有衛侯公羊亦有衛侯在陳侯之上按
今三傳注疏本及石經並作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云云
杜云牡丘地名闕大事表云令東昌府治聊城縣東北七十
里有牡丘或云即春秋會盟處紀要牡丘在東昌府東北七
十里僖十年盟于牡丘遂次于匡疏杜云匡衛地在陳留長
齊桓公築牡丘即此垣縣西南大事表云文
二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
孔達伐不能克今晉會鄭還衛論語子畏於匡即此史記孔
子自匡至蒲括地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俱在直隸
大名府長垣縣境漢書地理志陳留郡長垣孟康曰春秋會
于匡今匡城是紀要匡城在開州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
秋時衛邑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注云畏楚公

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注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

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大夫

不序者起會上大夫君已目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

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疏校勘記云率師唐石經鄂本

此依左穀作帥改也公羊多作率○注言次至人恩○原文
闕○注既約至解也○杜云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
救徐故不復具列國別也按左傳云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
也又云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明楚為徐即諸夏伐之諸侯始為救徐盟牡丘既復遣大夫
往以致楚敗徐婁林是不能解也○注大夫至凡也○春秋
之例凡大夫不序者皆上有各國君則下止書大夫如襄三
年大夫盟二十七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之屬是○注
內獨至卑也○舊疏云正以上言公會齊侯以下是殊尊魯
之文今若不舉內大夫名氏即國君鄉者殊尊之經而省文

夏五月日有食之注是後秦獲晉侯齊桓公卒楚執宋公霸道

衰中國微弱之應疏通義云晦食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二月
朔齊越分○注是後至之應○見下十

一月下十七年二十一年漢書五行志下之下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為象天下異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匹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按公羊無此義且取應亦殊遠彼志載董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于婁林均與何義相足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厲葵丘之會叛天子

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解惰也疏杜云厲楚與國厲鄉續漢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賴國一統志厲鄉在德安府隨州北今名厲山店惠氏棟云厲賴一國沈氏欽韓云按續志汝南褒信侯國有賴亭故國合光州商城縣南有賴亭志以為古賴國者也水經注潒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亦云賴鄉古賴國也即今隨州之厲山店然鬪氏以厲鄉爲烈山氏生處列厲古聲通用厲又轉爲賴耳此厲國當從彪志在光州又歸德府鹿邑東東亦有賴鄉史記老子傳作厲鄉正義厲音賴顧氏棟高厲賴一國論云春秋時有賴

國左氏桓十三年傳楚子使賴人追之杜云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於楚者僖十五年伐厲杜云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遂滅賴傳云賴子而縛銜璧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州厲鄉故厲國也師古曰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登之左傳漢書歷有明據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釋文左氏作賴穀梁於僖昭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雎列傳漆身爲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氏精於考古而乃有此失與○注月者至義兵○舊疏云正以侵伐例時故也通義云前大夫之師無功書次見譏此復伐楚與國以緩徐寇善齊桓誠謀救徐而矜之叛者九國注下伐厲善義兵是也何氏當有所據書籍散亡無文以言之○注曹稱至情也○校勘記云解惰云宋本同本同監毛本解作懈非按釋文作解惰也隱五年傳云將卑師少稱人曹無大夫又小國不合稱師宜稱人今書師故解之僖元年次于聶北救邢又城邢曹並稱師蓋亦褒義於此解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征不義善尤進故著於此論語爲政篇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八月蠓注

公久出煩擾之所生疏

注公久至所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十五年八月

蠓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為

此久出煩擾義合

九月公至自會

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注据柯之會不致疏

注据柯至不致○見莊十

三久也注久暴師眾過三時疏注久暴至三時○公以三月

夏秋三時故書至危之穀梁注莊二十七年傳桓

李姬歸于鄆疏

通義云始嫁之辭也前遇于防季姬不繫鄆此

啖趙胡氏皆謂左傳之言不合於經若言魯女不當淫泆至此則文哀二姜流風舊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者何冥也注晝日而冥疏

注晝日而冥○校勘記出書日云鄂木書作晝諸本皆誤書字

詩鄭風風雨云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周頌鑠云遵養時晦傳

為冥晝冥為晦則春秋晦也爾雅釋言晦冥也淮南時則訓

窮夏晦之極注晦暝也昭元年左傳晦淫惑疾注晦夜也夜

故昏暝當晝而夜故曰晦也開元占經引感精符云日者陽

之精曜魄光明所以察不失以照滅晝晦甚所懼也漢書劉

向傳曰晝冥晦皆謂此通義云謹按春秋不書晦己卯晦甲

午晦皆晝晦也俗儒但推下正月戊申朔則己卯適九月之

盡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則甲午亦其月之盡遂指以為月

晦莠苟不似苗何以亂苗利口苟不亂義何以辨之也晝晦

不值月晦何以疑於月晦彼未審春秋固有不書晦之爾常事則

但舉日鷄父之戰左氏以為戊辰晦而經不書晦此顯證也

妄者猶譏公羊自誤設不書晦之例故以晦冥強訓之若乃

是日晝冥自有師傳

非窮詞矣春秋兩見晝晦皆適當月晦

者蓋讀秦本紀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得見其說焉凡正晝而

日無光必由食既之甚乃然然而不言日食者春秋之記異

也記見至于晝晦則日不可得見其食不食未之或知也但

以理論之非日食無晦道故亦非晦朔無晦道也包氏慎言

云經書九月晦震夷伯之廟月之二日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不以為晦日二傳例春秋記朔不記晦按歷九月庚辰朔則

公羊義疏三十二

晦為八月之二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疏說文雨

十九日月小也歷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段注引此者以為劈歷震

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雷震死神道設教之至暴者也又

云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雷為霆倉頡篇霆霹靂也然則

古謂之霆許謂之震振與震疊韻也按震必有電易象傳曰

雷電噬嗑又彖傳曰雷電合而章故此雷電並舉也夷伯者

舊疏云加之者以震有種種故也且避問輕重兩舉

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注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疏注孚信

○詩大雅文王云萬邦作孚傳孚信也又下武成王之孚箋

云孚信也禮記緇衣萬國作孚注孚信也一切經音義引字

林云孚信也季氏所信任故曰孚俞氏越公羊平議云季氏

所信任之臣而但曰季氏之孚文不成義殆非也孚當讀為

偶據說文字古文作采从爪从采即保古文而保又從采是

其字轉展相從故聲近而義亦通也國語晉語曰失趙氏之

典刑而去其師保又曰擇師保以相子是古大夫之家亦有

師保季子親為桓公之子其有師保明矣故曰夷伯者曷為

者也季氏之保也因其字段字為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

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注据陽虎稱盜疏注据陽虎稱盜○

大弓是也通義云為重天戒不得不天戒之故大之也注明

書其廟書其廟則不得不稱夷伯也此非但為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故尊大之使稱字過于大

夫以起之所以畏天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疏繁露奉本篇云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重者

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注使稱至起之○隱元

年注天子上大夫字尊尊之義也夷伯陪臣比之天子大夫

稱字是過於大夫矣所以明為公家至戒之義○注所以至

之言○論語季氏篇文繁露郊語篇引此語說之云彼豈無

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

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

至閭閻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

說文雨

部震劈

也然則

象傳曰

夷伯者

注孚信

至任臣

之孚箋

引字

當讀為

保又從

失趙氏

之家亦

其稱夷

伯者曷

為也

注据陽

虎稱盜

疏

注据陽

虎稱盜

○

定八年

盜竊寶

玉

注据陽

虎稱盜

疏

注据陽

虎稱盜

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疏注

象至云之○漢書五行志下之上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為晦冥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

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冥晦明年公子

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

皆瞑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

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

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冥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

之類也向又以為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為春秋及朔

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

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皆用晦云經義雜記云劉子政

言晦冥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

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

廟凡似夷伯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

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

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願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

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

加誅其祖廟以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已

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即

本劉子駿說按劉向與董義近唯子政謂為譏世大夫則本

穀梁說然當時世卿非一何獨於夷伯廟加罪魯前後大夫

不見有夷伯焉常以公羊為正蓋桓公德衰疆楚以邪勝正

晦之應焉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震夷伯之廟之應

也故通義引董仲舒說云廣森以為季氏專魯其弊極於陪

臣執國命故天於季友將卒震其私人之廟以示戒若曰勿

使季氏世卿位將害於而國凶於而家明年友卒魯君不寤

復卿其子天垂象見吉凶其端在數十年之前而應變於易

世之後也按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

四世矣聖人此語蓋發於季平子逐昭公之時已逆知有陽

虎執季桓事故曰三桓子孫微矣魯自仲遂專國文公失政

祿去公室者文宣成襄昭五世也政逮大夫者季友文子

武子平子也故季氏專政自友始天之震其孚有以哉

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注謂之徐者為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重

故狄之也不月者略兩夷狄也疏杜云婁林徐地也邳僮縣

今江南泗州境後漢書志下邳國徐縣有樓亭或曰古婁林

伏滔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家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一統志

古婁亭在鳳陽府虹縣東北是也○注謂之至之也○成三

年鄭伐許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故

夷狄之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先伐同姓從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夷狄之此徐不稱人不稱師故為狄辭也滅杞事見上十四年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滅杞為不知尊聖法度惡重也○注不月至狄也○舊疏云正以敗例書月即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是也此為略兩夷故不月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彼傳以夷狄相敗書文不具令起禍亂之原謹兵車之始故志是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之十六日按歷為閏十一月之十四日也上十年左傳云蔽于韓杜云韓晉地大事表云今為陝西同州府之韓城縣後為桓叔子韓萬食邑在傳所謂韓原是也又云左韓國春秋前晉文侯二十四年滅韓即此元和志同州韓城縣春紀要或曰故韓原當在河東今山西芮城縣河北故城有韓亭即秦晉戰處齊氏召南考證云顧炎武日知錄曰及韓在涉河之後此韓在河東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非也杜氏但云韓晉地卻有斟酌按此韓與古韓國在韓城以梁山為望者不同續漢郡國志曰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有韓亭當是也通義云此秦伐晉故以晉侯主戰

此偏戰也何不言師敗績注据泓之戰言宋師敗績疏注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為重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按照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師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師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朱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為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益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即當死人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

泓至敗績○見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為重也釋不

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主

書者從獲人例疏注舉君獲為重○通義云胡康侯曰君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故以民為重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按照二十三年傳曰君死乎位曰滅生得獲大夫生師皆曰獲大夫獲稱師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師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朱華元之屬是也○注釋不至為惡○舊疏云正決二十一年釋宋公之經矣彼傳云執未有益賢者之厄彼於上執宋公以伐宋不與夷狄執中國故不責楚獲人○注書者至絕也○包氏慎言云國君天子所建獲人君無天子也見獲即當死人不死辱社稷也故罪皆絕按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佚獲也注已獲而逃也當絕賤又莊十年以蔡侯獻舞歸傳名絕之獲也是見獲者坐絕與獲人同也○注主

公羊義疏三十二

書至人例○舊疏云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然則秦楚同類得獲晉侯者正以爵稱伯非真夷狄故與楚異是其從獲人例故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疏釋文十六年本或

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閏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按漢書藝文志公羊穀梁皆十一卷王阮兩家

箸錄卷數本此包氏慎言去經書正月戊申朔據歷戊申為正月之二日非朔也經連書六鵠退飛之異而云是月傳云

是月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春秋不記晦朔有事此全經之通例非為賈石之書朔發也按以歷推之是年正月

實戊申朔賈石左氏穀梁作賈賈字通說文引作碩石是月周禮大司樂疏引左傳亦作賈石或左氏本有作賈者

六鵠退飛過宋都疏校勘記出是月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

又鵠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為證左氏石經月下旁增也字是後人妄加校勘記又云是月

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改也按此說非也釋文云或音徒兮反即初學志所引之提月本也在正月

之幾盡故曰是月與月令不同校者猶牽涉左氏家為說耳

校勘記又云六鵠諸本同唐石經六鵠字缺釋文作六鵠五

歷反按穀梁亦作鵠左氏釋文鵠五歷反本或作鵠音同說

說文引傳文作鵠史記宋微子世家注引同則左傳亦作鵠

文選西都賦注引杜注鵠水鳥也然則三傳文皆作鵠

字矣尚書大傳云鵠者陽禽注鵠本或作鵠經義雜記云說

文鳥部鵠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鵠退飛鵠或從鬲

鷓司馬相如說鵠从赤按春秋傳十六年六鵠退飛正義曰

鷓字或作鷓釋文六鵠五歷反本或作鷓音同又公羊穀梁

釋文皆云六鵠五歷反可証三傳皆作鷓與說文同今公羊

注疏皆作鷓惟何注六鵠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鷓

鷓惟經文六鵠退飛此一字從益蓋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鷓者故後人據以易二傳也穀梁疏引賈逵云鷓水鳥陽中之

陰象君臣之訟闕賈景伯以闕解鷓是取同聲字為詁尤可見六鵠字本從兒也史記微子世家六鵠退飛漢書五行志下之

皇清經義

公羊義疏三十一

左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以鷓為正義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以鷓為正義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以鷓為正義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以鷓為正義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以鷓為正義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以鷓為正義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尾倒置矣

曷為先言賈而後言石

注據星賈後言賈疏

○即莊七年夜

尾倒置矣

故列未廣韻二十三錫鷓五歷切鷓同上說文又作鷓鷓反

切鷓鷓過宋都師古曰鷓音五狄反玉篇鷓午的反又五兮

中星實如 實石記聞聞其碩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碎八耕反注疏本碎誤碑穀

梁疏云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為碎据公

羊古本並為碩字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

經義雜記云按玉篇石部碩柱下石碩之仁切碩也音響也

又大堅切碎披萌切大聲研同上据楊氏所見玉篇無碩字

則今本有者蓋孫強等增加廣雅西釋詁研普耕反聲也而

無碩字楊玉張揖讀為碩是古本廣雅有碩矣五經文字碩

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同大年反讀

若孟子填然鼓之之填說文土部訓為塞疑公羊古本通借

用之廣韻十七真碩柱下石也一先碩柱礎皆不具石聲

訓十三耕碎碎如雷之聲則作碎然者義亦通孫氏志祖

讀書叢錄云穀梁疏張揖讀為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

按疏引張揖是廣雅之文廣雅釋詁研聲也是亦讀為研也

廣雅釋寶碩碩也文選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李善注瑱與

碩同非此義按孟子梁惠王篇填然鼓之趙注鼓音也說文

土部填塞也荀子非十二子云填填然注填填然故楚詞九歌

聲之滿足為填填然貌之滿足亦為填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

云靈填填兮雨冥冥然則碩然即填然也當與孟子之言同

義 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鷄退

皆以其先接于我者序之又深察名號云春秋辨物之理以

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

退鷄則先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五石六鷄之辭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春秋辨理一字一字

見義五石六鷄以詳略成文是也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

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注既

隕後乃知是石又云隕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

石記聞也引此傳為說 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注是月邊也

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日劣及是月也疏 注是月至月

上十年傳云踊為文公諱何氏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

渾矣春秋之內悉解為齊人語此一文獨為魯人語者以經

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為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

母生公羊氏皆為齊人故解為齊人語逮及也僅及是月故

云是月邊也為在正月云欲盡也盧氏文弼鍾山札記云公

羊經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提月六鷄

退飛過宋都傳云提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注提月邊也魯

人語在正月之幾盡故日劣及是月也

固以有提月改作是月者故釋文先言是月如字或一音徒

兮反陸氏不詳審傳文及邵公之注明是為提字作詁訓若

作是月何勞如此費辭乎初學記晦日條引此正作提月陸

佃注鷄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日也亦引公羊為證

公羊義疏三十二

按集韻十二齊收是字即引此傳通義云是讀為隄隄之言
 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其義為此月也亦有當讀
 提月者其義為盡此月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言盡縞之月
 而為禫祭也識古是月之語乃得其解讀書叢錄云鷓冠子
 注提零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初學記引
 公羊皆作提月提當通作抵字故傳云僅逮此月也說文人
 部僅財能也段注財今俗用之纔字也三蒼及漢書作纔鄭
 注禮記周禮賈逵注國語東觀漢記及諸史並作裁許書水
 部東部作財材能言僅能也公羊僅逮是月也何注在月之
 幾盡故曰劣及是月定八年曰公歛處交帥師而至僅然後
 得免懂蓋僅之譌字射義蓋斷有存者言存者甚少斷即僅
 字广部塵下云少劣之居也與僅義略同今人文字但訓僅
 為何以不日注据五石言日疏注据五石言日舊疏云等
 而六鷓不書晦日也注凡災異晦日不日日食是也日食嘗
 日故難之

於晦朔不日晦可知也六鷓無常故言是月以起晦也疏凡注

災至是也舊疏云即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屬是也
 今此亦晦故不書日注日食至知也隱三年傳云日食
 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
 食之者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

傳又云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
 前也注云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傳又云失之後朔
 在後也注云謂晦日食莊十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是也
 不日也注六鷓至晦也校勘記出六鷓云鄂本宋本同
 閩監毛本鷓作鷓為錯見字今晦則何以不言晦注据上言
 本公羊經注及疏皆作鷓也

朔春秋不書晦也注事當日者日平居無他卓侷無所求取

言晦朔也趙盟奚戰是也疏注事當日者日謂例書日如

國卒例日納女卒例日弒例日失禮鬼神例日之屬及褒貶
 所繫當時月而日者皆是此上事雖值朔但書日不言晦也

○注平居至卓侷○校勘記云釋文卓侷九委反惠棟云卓
 侷亦見漢書蓋當時語舊疏云謂無他卓異侷戾平常之事

○注無所至是也舊疏云即桓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
 儀父盟于越春秋說以為二月晦矣五月丙午及齊侯戰于

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矣然則此傳云春秋不書晦朔謂
 平常之事若卓侷有所求取則朔書晦仍不書也具見下

朔有事則書注重始故書以錄事若泓之戰及此皆是也疏

注重始至是也○明書朔義也下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
 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

辭繁而不殺正也為美宋公得正故書朔所謂卓俛是也此特為王者之後記異宋襄伯道不終為夷夏起伏之機故亦書朔也

晦雖有事不書注重始而終自正故不復書以錄事疏注重始至錄事○明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鷓注據賈石

後言五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

退飛注鷓小而飛高故視之如此事勢然也宋都者宋國所

治也人所聚曰都言過宋都者時獨過宋都退飛注鷓小

○明經之先書六後鷓後退飛也鷓小飛高不可驟辨六數

易見故用視鷓則需察退飛則必徐而察也穀梁傳曰六鷓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注云六鷓退飛記見也下

引此傳為說彼傳又云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鷓且猶

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孔叢子公孫龍篇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

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鷓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

鷓按即董子所謂以其先接于我序之是也○注宋都至曰

都○宋世家周公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

命以申之國於宋集解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後漢書東平王

蒼傳注人所聚曰都廣雅釋詁都聚也書堯典曰幽都傳都

謂所聚也凡聚會謂之都因謂建號之地為都釋名釋州國

云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穀梁傳民所聚曰

都○注言過至退飛○宋世家六鷓退蜚風疾也注引賈逵

曰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五石六鷓何以書記異

風都退明異著于宋故言于宋都也

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注王者之後有

亡徵非新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為戒記災異也石者陰德之

專者也鷓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

事不納公子曰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

終敗如五石六鷓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於晦

朔者示其立功善甫始而敗將不克終故詳錄天意也疏通

云為王者之後記災異者亦有加錄所以象賢崇德亦春秋

憲章文武以為後法者也錄宋而略杞者遠近之殺大事表

云公羊屢發傳為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為杞亦王

者之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杞棄其故都而

皇青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三十二

五

自卽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
 視以爲強弱故春秋恒重之亦初不因其爲王者之後也考
 春秋一書書雨蝨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以及
 宋大水宋災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
 有書其所爲者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云宋災故
 是春秋特筆志貶盟亦未有書所爲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
 是聖人特筆志褒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宣十
 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大書特書蓋宋爲中國門戶常備強不
 肯卽楚以爲東諸侯衛至宋卽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
 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宋之關乎天下利害非細故也楚顧
 之猾夏也於僖二十六年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
 又圍宋至向戌爲弭兵之策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
 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按顧
 氏不解公羊錄宋畧杞之旨故爲是說而宋爲天下安危所
 繫其於當時形勢亦未爲無理也○注王者至異也○校勘
 記出親王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親作新當据正爲王者
 之後記災見王者當安存之也故詳錄之○注石者至之數
 ○五年見執六年終敗見下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後漢書襄
 楷傳夫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故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
 楚所執穀梁注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家陰而陽行
 將致墜落鷓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左氏疏引

考異郵云鷓者毛羽之蟲生陰而屬于陽漢書五行志下之
 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
 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
 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
 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鷓水鳥也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
 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
 炕陽欲長諸侯與疆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
 伐楚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
 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
 侯笑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鷓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
 叔與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
 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死
 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鄆季姬
 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嫡庶亂宋襄公欲行伯道卒爲楚
 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壅也故
 爲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天枵元枵齊分壅也石山
 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
 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眾而治五公子之
 亂星隕而鷓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鷓象後六年伯業
 始退執于孟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
 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
 也京房易傳曰距諫曰疆茲謂卻行厥異鷓退飛適當黜則

鷓退飛按班志與穀梁注所引劉向說即其洪範五行傳說
 志又載董仲舒劉向以為云云是公羊舊說均與何注微異
 又志下之上云劉歆以為風發於其所至宋而高鷓高蜚而
 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
 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霜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
 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此又一說也
 史記注引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鷓逢風却退
 穀梁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太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
 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鷓退
 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鷓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
 闕也即用于駿說彼疏又引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
 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
 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待天子道也又引鄭君云
 六鷓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俱
 諸侯是陽行也破執是陰行也與何氏義皆大同若然耿介
 自用得取敗者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
 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孟子滕文公陳仲子章趙氏
 章指亦云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
 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嫂比諸巨擘也春秋重義不
 重事故美宋襄欲行霸事惜其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也鄭氏
 駁異義從劉董各說其言得諸侯之象兼採左氏說矣何氏
 逆諫之言與劉歆言常風之罰皆與京氏距諫自疆茲謂卻
 行等語合又按易林乾之兌云鷓飛中退舉事不進眾人亂
 潰又蹇之蠱云六鷓退飛為襄敗祥陳師合義左股夷傷遂
 崩不起伯功不成又解之噬嗑云鷓飛中退舉事不遂且守
 仁德猶免失墜又困之坤云六鷓退飛為襄敗祥陳師合戰
 左股夷傷遂以崩薨伯道不終皆與公羊義合○注天之至
 畏也○舊疏云春秋說文也經義雜記十七云杜云石隕鷓
 退陰陽錯逆所為非人所生襄公不知陰陽而問人事故曰
 君失問正義曰劉炫云石隕鷓飛事由陰陽錯逆陰陽錯逆
 乃是人行所致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致有此異乃謂既有此
 異乃有吉凶故荅云是乃陰陽之事非將來吉凶所生襄公
 不知陰陽錯逆為問人事故云君失問也服虔云鷓退風咎君
 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
 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鷓退吉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是劉
 炫用服虔為說也按彼傳當從服注義甚精密即此傳天之
 與人昭昭著明之義劉此伯從服是也杜預棄人事而空言
 陰陽不可為訓○注於晦至意也○通義云石鷓之異一在
 月本一在月未是宋襄始終之象也五石者五伯之數也星
 麗于上降而為石此王者威福下移于諸侯之象也於朔者
 示襄公將始起繼桓列於五伯也六鷓退飛象伯業終退劉
 歆以為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鷓之數云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疏包氏慎言云三月壬申月之

其稱季友何注据犁戰名不稱季來歸不稱友疏注据犁至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不稱季也閔元年季子來歸不稱友也左傳杜注以為季字友名劉炫規過以季為氏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孫以王父字為氏行父氏季明季為字若慶父字仲謚其子孫以仲為氏叔牙字叔謚僖子孫以賢也注閔公不書葬故復於卒賢之明季子當蒙叔為氏也

討慶父之功邊牙存國終當錄也不稱子者上歸本當稱字

起事言子疏舊疏云以君弑賊不討惡臣子不討賊君喪無所繫往前閔公不書葬恐季子有甚惡故書字

見其賢按季友之功莫大於討慶父叔牙故宜見哀穀梁傳日稱公弟叔仲賢也杜亦云稱字貴之通義云賢故稱季也繫名者卒從正陸渚日季友之殺叔牙慶父義也立閔公僖公權也夫以義滅親以權正國中人之所惑故於其卒以明之說苑尊賢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按二十一年字誤注不稱至言子○舊疏云即閔元年歸之下注云不稱季友者明齊繼魯本感洛姑之託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是也則此注為決閔元年不稱字故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丙申月之二

作淫神弗福也於春秋可以興可以觀

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注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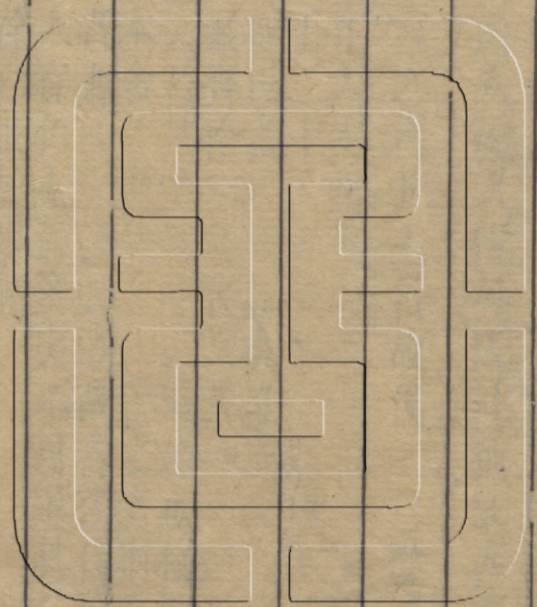
皆日也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疏包氏慎言云秋七月

日按當二十日校勘記書公孫慈云唐石經諸本作公孫慈此本疏中慈皆作茲按當作慈慈作茲者左氏穀梁本也上四年左傳注云公孫慈叔牙子叔孫戴伯○注日者至日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以所傳聞世大夫卒不聞有罪無罪皆不日也此及季友卒皆日故解之明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故也鄆季姬書日者從上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書日之例○注一年至痛之○舊疏云言由是賢君故宜痛骨肉之卒若直見是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但當見季一人書日故知宜痛其頻死故也孔氏通義以隱桓莊閔為所傳聞世別僖為所聞世以為三喪皆日合無罪書日之例非何氏義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注月者危桓公德衰任豎刀易牙墮功滅項自此始也疏

杜云臨淮郡左右。注月者至始也。舊疏云盟會之例大信書時今而書月故如此解任豎刀易牙者下十八年傳云桓公死豎刀易牙爭權不葬是也滅項下十七年滅項是也校勘記出豎刀云閻監毛本刀改牙非此本豎誤豎今訂正疏同史記齊世家云管仲病桓公問田鞅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是任豎刀易牙事也通義云桓之會止于此功業墮敗不克令終故危月之邢侯次伯男下者其序則主會者為之也繁露曰邢侯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于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上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穀梁注引徐邈曰齊桓末用師及會皆危之而月也于時伯業已衰勤王之誠替于內震矜之容見于外禍衅已兆動接危理故月眾國之君雖有失道未足為一世興衰齊桓威攝羣后政行天下其得失皆治亂所繫故春秋重而詳之錄所善而著所危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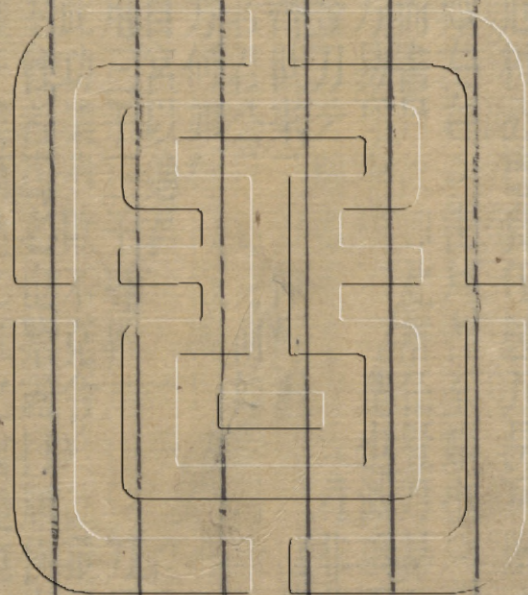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一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十七年盡二十一年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注稱氏者春秋前黜稱氏也伐

國而舍氏言之者非主名故伐之得從國舉疏杜云英氏楚

古英氏城在六安州英山縣東北○注稱氏至氏也○史記

楚世家成王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明

本稱英則稱氏者為黜稱矣惟成王二十六年當魯僖十四

年時英已滅齊徐無為伐之或復為楚封與○注伐國至國

舉○舊疏云若其主名即爵等是也校勘記出舍氏云宋本

同閩監毛本舍作舍按舍氏言之者猶言連氏言之也通義

云齊稱人者齊侯在會別遣微者往伐徐稱人者以國不若

氏氏不若人從伯主討蠻夷不可退其等於所伐者下故得

夏滅項疏

杜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大事表云項國名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水經注潁水篇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穎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十七年魯滅項是矣道元用左傳故謂魯滅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項下云故國寰宇記項國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

孰滅之齊滅之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疏穀梁

孰滅之桓公也注以言至內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內大惡諱今言滅知非內矣通義云承上伐英氏之師也左

氏云魯滅彼未知內諱不吉滅之義爾按此亦適承上有伐英氏文故知為齊滅亦沒實之意也注以不至齊

滅舊疏云春秋之例為賢者諱故上十二年楚人滅黃不為諱今諱不言齊人故知齊滅之按如舊疏注義未明不字

當衍文何意謂不諱滅故非內滅不出滅曷為不言齊滅之國主名與楚滅黃之屬異知為諱為齊也

注據齊師滅譚疏足據齊師滅譚之惡故滅譚滅遂並書也

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疏穀梁傳曰何以不言桓公也

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凡諱者皆在譏貶之科為賢者諱為賢者不應有此惡為善不

終聖人惡而為之諱也通義云蕭楚曰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粗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為

賢者諱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撥亂之志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而又昧此一

舉故不斥著其惡而為之有遜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乎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於此

有遜避之辭以見其不善焉而為善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者勉之令終也然文微而實不沒也

子之惡惡也疾始注絕其始則不得終其惡疏釋文惡惡並烏路反穀梁傳曰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

謂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意謂人有惡事唯疾其初始為惡不終身疾也有惡則疾無惡則止不念舊惡之意按

以下善善樂終義對舉則當如何意謂絕其始則善善也樂不終於惡防微止漸之義故武子亦本何為說

終注樂賢者終其行疏穀梁傳曰善善樂其終與公羊同者終其行也亦取何義為說又引邵曰謂始有善事則終身

善之意謂君子嘉善人則欲終身善之不忘樂道人之善之意與諱滅項桓公嘗有繼絕注立僖公也疏注立僖公也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是存亡之功注存邢衛杞也穀梁注引邵曰繼絕謂立僖公

皇清經義 公羊義疏三十三

疏注存邢衛杞。○上元年齊師以下救邢又城邢二年城楚不數杞者意謂曰諸侯為散辭桓德衰矣其實非齊桓倡率城杞諸侯未必有緣陵之舉故仍為桓功。故君子

為之諱也。注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

述所嘗盛美而為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

舉繼絕存亡者明繼絕存亡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

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

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疏穀梁傳曰桓公嘗有存亡繼

注言嘗至其功。通義云明既有此功乃得覆惡併解滅譚

遂不諱意也。朱勃所謂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按嘗者曾也。曾

所盛美知今不然。君子善善樂其終故本前而為之諱也。漢

書陳湯傳劉向上疏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

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又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

之義以功覆過皆謂此。○注傳不至事也。校勘記出名當

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名作各是也。服楚者上四年傳曷為再

言盟喜服楚也是也。殺子糾滅譚遂見莊九年十年十三年

舊疏云以繼絕除殺子糾以存三亡國除其三滅故云覆終

身之惡其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者謂莊九年齊小白入于

齊書入為篡辭故服楚功大始足覆篡大惡為其有尊周室

安諸夏大功不僅三繼絕存亡也。故論語孔子美管仲亦以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為辭也

○注不月至小國。○決莊十年滅譚莊十三年滅遂書月故

也時齊桓功未足覆滅人之惡也。此桓公不坐滅故不月又

兼略小國也。舊疏云言滅國例書月者惡其篡而罪之按坐

滅即書月不必原其篡與否。春秋滅例月其不月或書日者

皆有為如隱十年宋大衛人蔡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注不月

者移惡上三國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

之襄六年莒人滅鄆注不月者取後於莒非兵滅僖二十

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宣十

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注日者痛錄之襄十年夏

五月甲午遂滅偃陽注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疾錄之昭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注日者疾詐譏滅人十一年冬

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注日者疾譏滅人是也。夷狄滅微

國不月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注不月者略兩夷故此不月亦

從略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何君云凡諱者從實為桓諱滅

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

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略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

按以功除罪兩漢經師多有是說。功罪不相掩何必為賢者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三

諱若主謂略小國則譚遂書月豈皆大國耶劉說非是通義云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為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例見責略之按孔說可補何義所未備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疏

杜云卞今魯國卞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是也漢書地理志魯國卞下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師古曰卽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一統志卞縣故城在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差繆略云卞公羊左氏或作弁按弁兗之或體字卞別體也今本及石經皆作卞矣

九月公至自會疏

穀梁注去桓會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乃反故往還皆月危之何氏無說當如彼解

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十上有冬字諸本誤脫按去冬字何氏無說明冬為脫文乙亥為十二月之九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與

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疏左氏穀梁無會字按三傳釋文俱曹伯上舊有會字誤注月者至義兵○侵伐例時故解云與襄公征齊義具下左傳云納孝公亦無貶辭唯穀梁謂非伐喪非

夏師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云善救齊也非也宋儒且謂凡書救亦可兵苟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若齊之事乃伐者義救者不義耳按以史記左氏事證之雍巫寺人貂共立武孟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故宋襄伐之正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廩齊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六日也經正月書宋襄公之伐齊而書戰于五月據傳云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故伐之則宋之伐齊兵以不葬舉桓公以十二月卒春正月非葬期在四月四月之十五日為戊寅似經文伐戰連書故首發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也簡策偶差故日月因之俱誤耳按廩戊寅為四月之十四日六月之十五日杜云廩齊地大府治廩城縣界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疏云戰

不言伐者莊十年師解故難之通義云以伐言公戰言師知

不舉重者非直為曹衛邾婁不與戰而已舊疏又云謂宋公

但與伐不與戰故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疏校勘記云

得舉重是以兩舉之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

刻作春秋伐者為客而不伐者為主注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

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

言之見伐者為主注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

短言之石經原刻誤注後磨改同今本按莊二

齊人戰疏見莊二十六年與襄公之征齊也疏穀梁傳言

注引廢疾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文十二年

非所以惡宋也即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

以河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君釋之曰及者別異

客主耳不施於直與不直也直不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

直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是

也兵不義則主人直莊二十八年春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是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伯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

反其文以宋及齊即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

不以楚及晉何耶秦晉戰于河曲不言及疾其亟戰爭舉兵

故略其先後劉氏廢疾申何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即楚獨

為客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與為主辭以客為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定亂

于喪無薄也春秋以嫌於伐喪故變文以起之惡宋之說於

義反矣按以史記左傳證之襄公伐齊曷為與襄公之征齊

主為定亂不得以伐喪為責故為與辭曷為與襄公之征齊

舊疏

云戰

師知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謂宋公

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注引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是其爭權不葬事謂與諸公子爭也世家又云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西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與左傳略同說苑尊賢云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尸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何者其所任異也保傅記亦有是語呂覽知接篇云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韓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於戶而不葬管子戒篇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蓋五公子之爭起於易牙豎刁之立無虧故特舉也通義云公子昭貴當立而豎刁欲立公子襄公能正之其云易牙欲立公子雍左傳史記皆無此語○注不為至之道○隱二年莒人入向注云諸侯擅興兵不為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故襄公征齊不必實與文不與也舊疏云其為文實者即上元年齊師以不救邢傳云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其二年城楚丘之下亦發此傳此不發此公也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征云云者正以諸侯本無專封之道故元二年經皆為文實以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不義之道不得取宋公稱師也按如傳義宋公與伐而不與戰亦不得稱爵故亦不得責不與諸侯專征也

狄救齊疏

通義云穀梁又云善救齊也尤非也所善在此而進之於伐衛為說甚曲按春秋如進狄則當稱人今如

本稱無善辭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亥月之二十

八月無丁亥時蓋閏八月也按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過時而日隱之也謂痛桓公賢君不能以時葬也齊世家云以亂故八月乃葬注皇覽曰桓公冢在臨淄城南十七里所蓄水南正義引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岡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注

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

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繁露滅國下云桓公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注狄稱至進之○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唯彼謂伐衛所以救齊與此異通義云狄稱人者衛棄禮義翦滅同姓邢初為狄所滅今狄幡然親邢與共謀衛難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又因以抑衛也按滅邢事在二十五年何為於此逆責衛安知衛之滅邢非即由此起衅則狄之憂邢乃所以敗邢也故前此邢衛未有兵交此後則十九年衛伐邢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謀衛難馴至於滅是其明驗何得反進狄乎何君善狄救齊者善夷狄者不能備責狄亦安知齊宋之直否但見齊為宋敗即興師救齊尚有

不畏疆禦之義有憂中國之心故春秋即如其意與之所謂善善從長不求備焉○注不於至壅塞○狄救齊時設有與辭則與宋襄義刺謬也穀梁於狄救齊善之於此又言伐衛所以救齊注引廢疾曰即伐衛救齊當兩舉如伐楚救江矣又傳以為江遠楚近故伐楚救江今狄亦近衛而遠齊其事一也義異何也鄭釋之曰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兩舉之者以晉未有救江文故明言之今此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狄救齊冬邢人狄人伐衛為其救齊可知故省文耳事同義又何異劉氏申何云狄救齊後未聞衛又

伐齊也何救之有即伐衛以救齊是為讓也伐楚救江無救於滅故致其意而責之豈曰功近德遠乎以此進狄稱人是開趨易避難之路非春秋貴誠之道矣按何氏於廢疾駁伐衛救齊之說而此注又以狄稱人為善能救齊者謂狄於上能救齊故於此進之非謂此時之伐衛為救齊也其不於救時進之所以辟襄公義兵也本自無妨況與宋伐齊者非衛一國何獨伐衛以為救齊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注名者著葵丘之會叛

天子命者也不得為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

有罪者為襄公殺恥也襄公有善志欲承齊桓之業執一惡

人不能得其過故為見其罪所以助賢者養善意也月者錄

責之疏注名者至者也○上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云桓公

此何氏當別有所據○注不得至執之○上四年齊人執陳

袁濤塗傳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

此不稱爵故知不得為伯討蓋未以叛命罪執之也○注妄

子之命為襄公殺妄執之恥故也春秋於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至下二十三年宋公慈父卒不書葬中間盟曹南稱人宜申獻捷不言捷乎宋皆深為之諱為其有志行伯尊周攘楚憂中國功雖不成聖人不憚其詞重言復與之所謂重義不重事也○注月者錄責之○正以執例書時上四年夏齊大執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今此書月故解之責之者責其執不以罪也通義云宋稱人者惡其專執也此盟主執諸侯之始特錄王月以王法正之以下執悉不月然則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三月晉人執邾婁子皆書月者彼皆不蒙月且晉平非伯主又不在此錄責之例故知例時此月為深責之也

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注因本會于曹南盟故以

地實邾婁說在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曹尋背盟不服邾婁執用鄆子亦為不從約束伯功未成故人之也大事表云曹南曹之南鄆今曹州東南八十里有曹南山又云詩曹風風蒼兮蔚兮南山朝濟毛傳云南山曹南山也今曹縣南八里有曹南山范氏謂曹之南鄆是也杜注孔疏以會于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一統志云曹南山在曹州府曹縣南八里○注因本至在下○舊疏云言此盟之

前相與會于曹南其實此盟在邾婁故云實邾婁也說在下卽下注云不於上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是也

鄆子會盟于邾婁疏校勘記出鄆子會于邾婁云唐石經宋本

言會盟何知無盟者有奪文也

其言會盟何注据外諸侯會盟不錄及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据外至諸侯○下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舊疏云舊本皆無及字言外諸侯會盟不錄者正以竟春秋上下無外諸侯會盟之文若存及宜下句讀之按傳執會盟問有二義一問鄆子不宜獨與邾婁會盟一問不言會盟于諸侯謂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義君不會大夫上曹南之諸侯也

刺後會者起實君也地以邾婁者起為邾婁事也不言君者

為襄公諱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

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

婁所欺執用鄆子恥辱加於宋無異故沒襄公使若微者也

不於土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不為邾婁事盟而鄆子自就邾婁為所執者也上盟不日者深順諱文從微者例

使若下執不以上盟為辨也會盟不日者言會盟不信已明無取於日自其正文也疏通義云不言如會者未至曹南也

而為所要執也邾婁在曹東鄆西將如曹南道出其國按似諸侯會曹南後就盟于邾婁鄆子不及會遂如邾婁就盟也非必為所要執也注說與至同義○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傳云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彼注云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注君不至君也○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傳曰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又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曰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是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而經刺後會無信故知上曹南

之會為宋公曹伯邾婁子之屬矣○注地以至事也○下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此亦宜言鄆子如會矣而云如邾婁故云起為邾婁事也邾婁事在下○注

不言至者也○解上曹南會書宋人等故也上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傳云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

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使來請娶已以為夫人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鄆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即

此所云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鄆子請已而許事也潛研堂答問曰季姬許嫁邾婁何氏何以知之曰白虎

通嫁娶篇春秋伯姬卒時婦季姬更嫁鄆春秋譏之此必公羊家說僖九年伯姬卒十四年經季姬遇鄆子十五年季姬歸于鄆蓋季姬本伯姬之婦不欲為婦於邾婁而使鄆子請

己為適故季姬歸鄆而亡國之交惡始於此其說是也襄公本欲和解邾婁與鄆反為所欺者按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其時宋襄方彊邾婁必不

敢擅用鄆子於會間必邾婁以屬東夷等詞煽誘宋公因假宋襄之命執用鄆子故云反為所欺也宋襄以伯主之威受欺小國無異辱及于宋故諱之使若微者會盟爾所以不稱君沒其公文也會間鄆本會誤人○注不於至者也○舊疏云上經云盟于曹南者實是盟于邾婁故以此解之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不為邾婁事盟而鄆子自就邾婁為所執者也按此亦盈乎諱之義○注上盟至辨也○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可採取故錄也此順諱文故從賢君使微者例書月也若其不諱直書宋公則宜書日正以不信日盟事未訖邾婁人即戕鄆君不信之尤者也從微者例則下文之執似與上盟不同事可不上

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
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妖神之說及用人以祭皆杜氏杜撰
不足信非祀典所載故謂為淫昏之鬼爾此注云不言社或
即左氏之次睢之社祭無用人之道故絕其所用處不言社
明凡祭皆然也昭十年左傳季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蓋作俑於此矣○注曰者至責之○執例時此日故解之通
義云謹按邾婁人由以女怨執鄆子而託罪其後會以說于
宋耳左氏壹不知季姬事實乃歸惡于宋襄果爾則春秋舍
宋而責邾婁理不可通也又託子魚諫語趙匡譏之曰凡左
氏謬釋經文必廣加文辭欲以證實其事信哉斯言按孔說
非是邾婁欺宋必以東夷為辭為宋襄銳意圖伯故也若但
後會宋襄亦何至憐而為此公羊雖不責宋襄然既為之諱
又沒公稱若微者明亦以襄公為罪首矣左傳紀其實
公羊變其文耳邾婁君也而稱人亦春秋貶爵之意也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注因宋征齊有隙為此盟

也是後楚遂得中國霍之會執宋公疏左氏穀梁無公字春

陳皆稱人則不當書公會公羊衍公字按此經如無公字傳
注常有說先是楚未與中國會盟此後楚遂得中國春秋書
公所以責公也四國書人若曰與微者盟爾深為公諱使若
非齊盟所致也○注因宋至盟也○舊疏云謂上十八年襄
公征齊齊與宋有隙齊遂搆會諸侯之人而為此盟以謀
宋矣按齊有易牙豎刀之亂宋襄帥諸侯以定之且史記左
傳皆以齊孝公為宋襄所立今齊反以為隙合諸侯以謀之
以德為怨故春秋人之書公會明非人皆諸侯也通義云復
與以大信辭者諸侯之人相與就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
故春秋深善之牽涉左氏為說也○注是後至宋公○舊疏
云即下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按彼年宋齊楚盟于鹿上齊鄭陳
蔡許男皆從楚盟是其得中國也讎宋
既屬非宜復又致楚得諸夏故深抑之

梁亡疏

杜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大事表云今同州府韓城縣
西南二十里為梁國地秦滅之為少梁邑與晉之韓原
錯壤後入于晉穀梁傳曰梁亡鄭
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注据蔡潰以自潰為文學侵也疏

注据蔡至侵也○見上四年蔡潰與梁亡文法同蔡潰上舉
諸侯侵蔡此上無侵伐文故据以問通義云据虞不與滅猶

言晉人執不相比附似非所据注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注梁君隆

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

且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

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疏史記秦本紀後論曰河決不可復

云魚爛而亡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有此文但是後漢明帝時

班固答詔語非史記本文梁亡之事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

年滅梁芮是也注梁君至云爾舊疏云梁君至絕者為

史記春秋說文按著其自亡下當是何邵公語繁露王道云

梁內役民無己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

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

於長老守巨墓承宗廟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

不勝殺戮如屠仇讎其民魚爛而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

梁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又仁義法云故王者愛及四夷

伯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

身春秋不言伐梁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通義云梁

實為秦滅緣其民先亡地乃入秦故以自亡言之史記索隱

引采均曰言如魚之爛從內而出爾雅釋器云魚謂之餒注

謂魚鼻壞也魚敗而餒餒然也又引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

餒肉爛按郭亦云肉爛蓋皆內爛字形之誤公羊注是此注

所本唯邢疏作內爛不誤穀梁傳曰酒淫於色心昏耳

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

力役焉酒不足道也注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也

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按彼云大臣背叛民為寇盜與此同

為自亡也注著其至絕者校勘記出著其自亡者云鄂

本宋本作著其自亡者此誤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不言伐梁

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又曰故曰仁者愛人不

愛我此其法也又王道云觀乎梁亡知枉法之窮是也按白

虎通諫諍篇明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

也明君無道得去之所以孤惡君也包氏慎言云絕謂絕其

祀也后非眾罔與守邦峻刑法者懼民之叛而以刑劫之士

崩瓦解亡在一朝則宗社虛矣以民之去書梁亡秦始皇二

世知此則無陳項之禍矣杜云以自亡為文非取之者之罪

所以惡梁三

傳義無大異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疏水經注泗水篇沂水北對稷門昔圍人

新作南門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

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入丈餘矣亦曰雩門史記孔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七年

子世家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
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謂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

注惡奢至常法○繁露王道云作南門譏驕溢不卹下也穀
梁傳作爲也○有如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
也左傳疏引劉黻先儒云言新有故本言作有新木孔疏云
新者易舊之意作者與事之辭皆是更造之文故何云不奉
古常也通義云南門本名稷門時僖公更高大之改名高門
故譏其奢泰不用舊制也古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劉敞
曰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
而春秋不書泮宮諸侯之學僖公修之得其時制故春秋不
書也新宮災夫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
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
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郕子來朝疏差繆略云郕穀梁作邾係誤
字按今穀梁本無作邾者

郕子者何注未有存文嫌不名故執不知問疏注未有至知
問○桓二年

經取郕大鼎于宋是宋人滅郕在春秋前故隱二年傳云始
滅防於此乎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郕是也自

爾以來不見存文明爲失地之君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前
寓於他國今更來朝計滅郕事在隱十年以

前然七八十年間容其君壽考理猶得存何以不名注據
鄧穀名疏注據鄧穀名○卽桓七年書穀伯綏來朝鄧侯吾

禮云諸侯失地名兄弟辭也注郕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
此不名故問之

賤明當尊遇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疏儀禮喪服傳

爲兄弟故凡疏遠族屬皆以兄弟稱也此云兄弟辭謂兄弟

之辭也注郕魯之同姓○下二十四年左傳云富辰諫
曰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邾雍曹滕畢原豐郟文之昭也注十

六國皆文王子也是爲魯同姓注故不至穀也○舊疏云
卽不書其名是也何者若非兄弟宜書其名絕而賤之繁露

觀德云盛伯郕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

爲其同姓故雖失地猶當尊禮之異於庶姓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巳五月無乙巳四
月之二十三

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火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
廷也此西宮爲楚女所居止宜書火而書災者彼傳又云內

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小有火如大有災是以雖小言災也義或然也

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

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疏杜云西宮公別宮也蓋取

廟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宮是也注西宮至云爾

○莊十九年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從又

曰諸侯壹聘九女是娶三國女也論語八佾云管氏有三歸注引包咸說謂三歸是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以大

夫而僭諸侯娶三姓女也注禮夫至在後○周禮內宰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

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公羊雖不取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之說然以理推之當夫人居中左右媵分居東

西其姪娣各從其長也知者穀梁桓十四年傳甸栗而納之

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引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

也禮記祭義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注諸侯夫人三宮

半王后也江氏永鄉黨圖考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路寢次

君小寢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為得其制唯江氏永謂諸

侯夫人皆於正寢外別有小寢三則與何鄭之義皆不合劉

氏寶楠愈愚錄云曲禮疏周禮王有六寢一正寢餘五寢

在後通名燕寢是王之六寢即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

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燕寢諸侯之制

殺於天子宮人疏路寢一小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如

賈氏言是諸侯路寢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夫人亦

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

寤于東宮是也西宮則公羊傳所云西宮者何小寢也是也

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在襄十年傳言北宮者君

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內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

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王言之是也通

義云謹按周禮日以陰禮教六宮諸侯半天子故三宮也傳

云爾者取明春秋因事見法有西宮則知有東宮有東宮西

宮則亦知有中宮故觀於此經而諸侯宮寢之制可得考焉

按何氏所引禮文當是禮緯文或逸禮語今不可考矣通義

又云君子之為春秋該六經而垂憲其設刺譏褒貶同乎詩

公羊義疏三十三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西

序四序審五行同乎易記王者之政列國之事同乎書若乃因稅畝用賦以見田制因作舍中軍以見軍制因卒葬含賄以見喪制因公卿大夫士名字之等以見官制因西宮以見寢制因世室武宮以見廟制而至於禘郊烝嘗之節昭穆之位楹桷之飾靡不畢舉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注是時僖公蓋兼周公制禮之意乎為齊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

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為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作記災也諸本作異誤通義云此於洪範應以妾為妻之罰云○注是時至生也○校勘記出以齊媵為嫡云宋本同鄂本閩監毛本嫡作適釋文適本又作嫡漢書五行志上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穀梁以為僖公宮也以諡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為釐娶于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按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獨一西宮也公宮為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則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為齊所脅以妾為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為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為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為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皆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按左氏家以為公宮果為公宮不妨直斥春秋何所忌而以西宮言之東宮太子所居居西宮者何人乎雉門及兩觀災可謂災之重矣經皆書之舉重可以該輕以公宮概西宮可也不聞舉輕以包重也如穀梁說則當書新宮劉子政牽涉釐立妾母之事天即示罰於閔宮何涉尤屬支離即如穀梁家劉子政說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夫人為成風當災及太廟矣不宜災及閔宮仲舒之說往往與何氏少異蓋又公羊先師傳授之殊耳然夫中宮不應偏居西宮傳引魯子明云亦知諸侯有三宮也則有中宮可知夫人居西宮左右媵反居中宮乎則此當以何氏注為定怨曠之氣上干天和激而成災理所時有不必災西宮即為示罰居宮之人也然則雉門及兩觀災又宋災伯姬卒又將何說故修西宮不書明修所當修故也後漢書呂強傳強上疏曰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又陳蕃傳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鹽鐵論備胡云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皆與何義合也臧氏之言未可從○注言西至云爾○何意以西宮亦小寢之別經不舉其重者故解之若以齊女本非夫人楚女不當反繫于齊女故不以西宮繫之小寢也諸侯有路寢治外政夫人亦有小寢聽內政故小寢為夫人統妾之所繫也劉氏解詩箋云何君說本董子按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為閔宮也於義穀梁為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為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矣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亦微辭也天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為築西宮故經亦云爾按劉氏此說殊為臆斷且公羊先師既指楚女所居亦不得以穀梁說驥入啖助趙匡之徒所辨何嘗無理哉

鄭人入滑疏

史記注引賈逵云滑姬姓之國大事表云高江村駁正地理處說多當理獨於僖二十年鄭人入滑謂非緱氏之滑而反取熊過之說以為大名之滑縣大謬滑縣在春秋止稱漕邑無滑之名漢魏為白馬縣隋開皇始改曰滑州聞有前代之地名後世因之者矣未有後世所改革而前代可假用者也漕本為衛下邑所謂白馬與北岸黎陽

止隔一河衛舊都在黎陽之廢衛縣為狄人所逐渡河野處去其國都不遠若先有滑國在焉戴公安得慮之則齊侯又安得驅滑之眾庶而更封衛乎若謂既為滑又以封衛則衛為鵲巢鳩居而滑為鳥鼠同穴必無之事也又江村云戴公野處漕邑與齊桓城楚丘封衛皆在滑境滑蓋衛都所在故鄭人力爭之自古無與人爭國都之理以戰國秦之強圍趙邯鄲已為異事春秋時尚無此等且使滑為衛都則滑已滅於衛矣安得更謂之滑屬於列國而上煩天子之命乎江村蓋以傳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謂滑必鄭衛交界地緱氏遠河南非衛所及故秦人滅滑傳秦師過周北門次及滑鄭商人茲高遇之滑與鄭近自不必言而衛之儀封亦在河南與滑非絕遠不必以此為疑也接以遠近言之則滑在緱氏中隔鄭地其去衛不為不遠要非大名之滑當時小國附屬大國亦有相去絕遠者如江黃道柏之睦於齊是究非睦鄰事大所宜故滑亦不久即亡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注

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

疏注狄稱至國也○上

十八年伐衛狄稱人善其憂中國之心此稱人故為善其能與中國也左傳以為謀邢難是亦狄人有憂中國之心矣通義云以邢地者邢與盟也左傳曰為邢謀衛難也狄稱人與前同義

冬楚人伐隨注叛楚故也疏桓六年左傳杜注云隨國今義陽

始封為誰水經注潁水篇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

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者也楚滅之以為縣蓋在春秋

後○注叛楚故也○左傳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是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注貶狄者為犯中國諱疏注貶狄至國

誤蓋衍文也通義云狄不復稱人者附邢而後得進明非憂中國不進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疏通義云不月者與襄公以大信辭

事表云今江南潁州太和縣西有原鹿城一統志原鹿縣在

潁州府阜陽縣南方輿紀要鹿城鄉在曹州曹縣東北則去

潁州遠矣水經注淮水篇東過原鹿縣南縣有鹿城鄉鄜元

曰春秋之鹿上也則顧氏祖禹所本又水經注濮水又東北

逕鹿城南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

則與淮水篇文不合然杜預自指汝陰之原鹿不以為在乘

也氏夏大旱疏通義云主書旱者譏不雩也上十一年穀梁傳曰得

是雩而不雨此及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禮八月不雨君乃不

舉此夏已書大旱者蓋自此至秋仍不雨故經追書於夏時

也何以書記災也注新作南門之所生疏注新作至所生○見

志中之上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威既

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疆楚抗

陽失眾又作南門勞民興役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疏校勘記云唐

解云左氏作孟穀梁作雩蓋誤或所見異按古音霍同護與

孟雩皆同部得通也杜云孟宋地范注同大事表云今歸德

府睢州有孟亭一統志孟亭在歸德府睢州界執宋公以伐宋疏楚世家云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

公既而歸之穀梁傳曰以重辭也孰執之楚子執之注以下獻捷貶疏注以下獻捷貶○即下

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不言楚子執之注据湟梁盟

下執莒子邾婁子復出晉人也疏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湟梁

邾婁子以歸是也注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不舉執為重復

舉伐者劫質諸侯求其國事當起也不為襄公諱者守信見

執無恥說在下也疏通義云故使若諸侯共執之者然沈氏

上公也楚雖強大荆山之蠻夷也若云楚執之則為禮樂之

邦羞俾強梁之志逞聖人扶陽抑陰不與楚子執宋公故不

言楚通義又云序楚子於諸侯之上使主其罪也楚至此稱

子者方將終僖之篇貶若壹皆稱人嫌但是外楚常文須張

其本爵於前貶之於後意乃得顯按沈氏說亦即不與夷狄

執中國義注不舉至起也下傳云楚人謂宋人曰子不

冬公伐邾婁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稱使知楚子疏正以使者上命

下之詞故知楚子貶曷為貶注据齊侯獻捷不貶疏据齊至不

一年齊侯來獻捷稱尊也其實彼書月即以為執宋公貶

刺齊桓威我此第据其稱侯不貶與楚人殊耳疏為執宋公貶

疏沈氏欽韓云經不言楚子所以惡楚也戎狄得志曷為為

驕夸上國所謂上無明天子于無賢方伯以致此曷為為

執宋公貶注据上已沒不與執中國疏上執宋公沒去楚子

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注蓋鹿土之盟疏之盟謂

上鹿土之盟公子目夷諫曰疏上八年左傳曰太子茲父固

約霍之會也疏請曰目夷長且仁注目夷茲父庶兄楚夷國也疆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

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注詐讓劫質諸

侯求其國當絕故貶疏通義云墮敗也說苑尊賢云宋襄公

詐讓至故貶○釋文作誰讓云誰本亦作詐公羊問答云問

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傳執宋公以

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

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

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

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

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

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

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殺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

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志夏侯惇傳呂

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

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執

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甯能以一將軍之故而

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

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

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

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

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

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

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

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若祭仲目夷真有當

於春秋之義也夫包氏慎言云求其國謂下楚人謂宋人曰

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絕而稱人緝其爵也劫質者盜

賊之行國君而為盜賊之行故絕按今律有捉人勒贖宋公

即劫質類也通義云故照楚人之讓以伸宋公之信

謂公子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疏宋世家三十年

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

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是目

夷襄公庶兄本有讓

國之意故云云然

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疏校勘記云

本同閩監毛

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注

所以堅宋公意絕疆楚之望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言下

行及前一行皆本九字此行後磨改故亦十字讀君雖不言

句國固臣之國也句舊疏云即言君假令不道是臣之國今

國當是為臣之國矣所以堅宋公意欲使宋公乃心在楚不

急求還又欲絕楚人使知宋難取不復望之也蓋目夷權辭

皇清系角新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疏

疏

以對與鄭成公被執其臣公孫申之謀相似有幸有不幸爾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疏莊十二年注有攻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守之器曰械

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

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疏通義云下經釋宋公是也經不言楚釋者不與專執

即不與專釋也又云昔秦獲惠公晉大夫謀征繕以輔孺子晉人執鄭伯鄭公孫申之謀曰我改立君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此喪君守國之上算也然鄭伯歸而殺申其後于肅愍效之亦以致禍若襄公之於目夷推誠不疑君臣同濟可不謂賢宋公釋平執走之衛注襄公本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

也宋公愧前語故慙不忍反走之衛不書者執解而往非出

奔也疏注走之至奔也○舊疏云決襄十四年衛侯行出奔齊是也公子目夷復曰國為

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注凡出奔歸書執獲歸

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還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尚隨

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為錄也疏注凡出至錄也○出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又鄭伯突入于櫟莊六年衛侯朔入于

衛之屬是也有書歸書復歸書復入書入之殊桓十五年傳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

者出入無惡有盜國不盜國之殊故分別錄之也下二十五年

納頓子于頓注云出奔當絕還入為盜國當誅文定元年

注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使若

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盜國當絕故書入與復入也其執獲

而歸不書者本未失國臣下尚君事之故其歸也與盜國異

且君若被獲於其獲時已絕故不必絕於其歸也其下二十

八年晉侯執曹伯下書曹伯襄復歸于曹又晉人執衛侯三

十年書衛侯鄭歸于衛哀七年公伐邾婁以邾子益來八年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之屬是執而書歸者當文各自有解不

得相難執與獲異執者有書罰書人之殊故被執亦不必皆坐罪也惡乎捷捷乎宋注以上言

伐宋曷為不言捷乎宋注据戎捷也疏注据戎捷也○莊三

捷為襄公諱也注襄公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也不用目夷

之言而見詐執伐宋幾亡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所以申善志

不月者因起其事疏穀梁傳曰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

梁無善宋襄之意故不以爲襄諱○注襄公至善志○通義

云高襄公故不與楚捷乎宋也○注不月至其事○以獻戎

捷書六月也起事者舊疏云春秋之義滅國例月莊十年冬

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類今此宋公幾

亡國是以爲諱之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注據上言守國

去其月以起其賢知圍也疏通義云據戰乃有捷言捷者起戰也而不言戰者

者是圍辭也○注據王至圍也○即上傳歸設守械而守國

是也舊疏云舊本傳注三者皆作圍字唯有守下知上一國

字以其有皆爲公子曰夷諱也注曰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

作圍字者誤圍存國免主之功故爲諱圍起其事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

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疏注目夷至賢也○設權者即上

固臣之國也救君者即上傳宋公釋乎執是也楚釋宋公後

不見有圍楚文故知解圍也逆襄公歸是其存國免主也爲

目夷諱春秋之爲賢者諱也繁露玉英云夫權雖反經亦必

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

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

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又云故春秋之

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曰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

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

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

苟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

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通義云目夷之事欲

彰其賢而反諱之此聖經之高義賢傳之達言蓋以鳴其孝

者非令子矜其忠者非令臣原臣子之道莫不欲尊榮君父

故讓德歸美過則稱己曹羈以義去公子曰夷以仁守二子

易地皆然曰夷有成勞矣羈雖不克濟君於難而並有愛國

之心惴惴惟憂殊武安佳敗之意終鮮慶鄭復諫之對春

秋緣羈與目夷之心而君死國辱爲之不忍言焉斯二臣之

風期于載可想矣按注言諱圍起其事者謂起其設權救君

之屬是也因以彰目夷之賢○注歸捷至物也○莊三十年

書齊侯獻戎捷見王魯義此貶楚子稱人故受捷者亦從乎

貶例矣刺受惡人物所以深惡楚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注言諸侯者起霍之會諸侯

也不序者起公從旁以議釋宋公會盟一事也言會者因以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三 三

殊諸侯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丑月之十一日宋世

湯所都一統志薄縣故城在歸德府商丘縣西北閻氏若璩

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二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

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

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

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葛在今梁國甯陵之

葛鄉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里豈能使民為之耕乎亳今

穀熟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

為西亳而別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按續志梁國屬縣有

蒙有穀熟劉昭注即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

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即本之臣瓚者劉

昭又引杜預左傳注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

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與葛鄰

乃是居南亳時事盤庚吉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始居商

丘後遷居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汜水東逕大蒙城北四十

里在今商丘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四十

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即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封

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唯言湯曾居商丘商丘本不名亳

觀漢志但于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山陽薄縣不言是亳可

見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為三其實蒙穀熟

古但名商丘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

妄相附和豈如班鄭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既名三亳宜遠近

相等商丘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止數十里分之

無可分也即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

分為二以充三亳之數其辨二也商丘平衍與成臯等地大

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

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

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

下又云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澤湯止于亳則此為湯所游

息之地後人遂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都則

在偃師與宋地無涉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

置蒙穀熟與薄並改稱梁國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沛陰故

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薄也非

有三按薄與亳同聲而不同韻王氏分亳與薄是也杜氏於

此無注○注言諸至侯也○即上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存霍執宋公以伐宋是也上文歷序其爵此總

言諸侯故得起其為上會諸侯也○注不序至宋公○舊疏

云若其序之宜云公會某侯某侯即無以見公從旁別來今

諸侯不序並作一文別言公會則知魯公從旁而來是以不

序諸侯以起其義按若序公會某侯某侯于某則嫌別為此

公羊義疏三十三

會故無以起公從旁議釋故但書諸侯明公即就彼諸侯而為薄之盟霍在今之睢州固與薄近也穀梁傳曰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又曰會者外為主焉爾○注會盟至侯也○舊疏云上言會于霍下言盟于薄明其一出之行而更言公會諸侯因以殊諸侯矣

釋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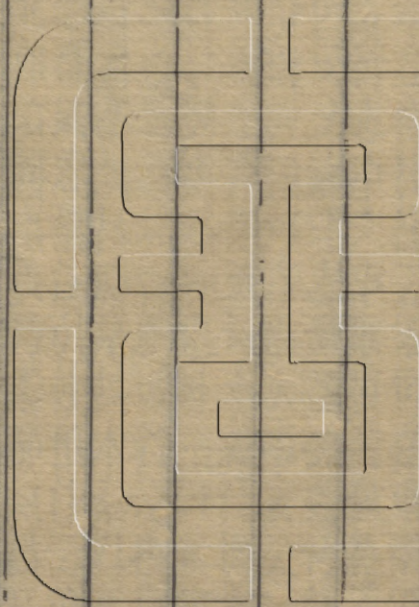
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注据執滕子不言釋疏注

執至言釋○見上十九年舊疏云不言楚子釋宋公者何氏廢疾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通義云執而釋者自天子釋之以歸書自諸侯釋之不書此特書故問之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

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疏通義云與議爾者公與言說贊成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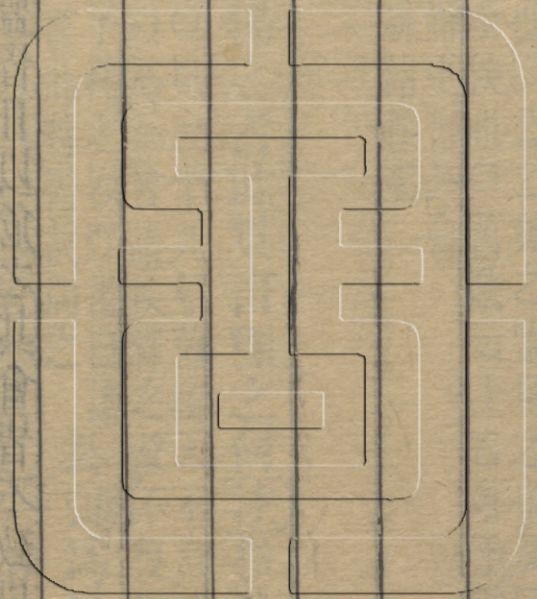
云爾猶此隱二年公羊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是亦此也此公為爾也公與議爾也言公與為此公與議此也○注善僖至力也○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又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宋襄賢者僖公能會諸侯與為和議故並善

之焉穀梁傳以為不言楚不與楚專釋彼注引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非不以釋之為罪責楚子專釋非其理也公羊以為公會諸侯釋之故不復出楚耳鄭釋之曰不與楚專釋者非以責之也傳云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盟目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與公羊義無違錯劉氏申何云如鄭君說傳當云不言楚歸功于諸侯也通義又云自是盡二十七年僖遂背齊宋合衛以睦于楚春秋之所深責故其盟皆日以危之其會皆不致以略之義或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一終

子汝恭校字
丹徒陳慶年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僖二十二年
盡二十六年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胸疏

校勘記云須胸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須胸西北作句者

上二十一年左傳杜注云須胸在東平須昌縣西北作句者省文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取須胸與公羊同師古曰須胸邾邑胸音鉅俱反又地理志濟陰郡宛句師古曰兗州府東平州東南有須句故城左穀作須句水經注濟水又北逕須句城臨濟水故須胸國風姓也杜預曰須句在須昌縣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胸城者是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胸是其本秦以為縣馬氏宗韃左傳補注按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杜預注云須句古國在須昌西北節須胸也後乃遷都須昌耳京說是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未月之九日杜云升陘魯地

玉篇鄧胡經切鄉名在高密引左傳作戰於升鄧按魯邾之戰不得至高密也左傳釋文升作登云本亦作升陘按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內外俱不言主名蓋為內深諱也左傳云邾人獲公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疏僧一行合朔議曰

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麻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按己巳朔正與殷麻合杜云泓水名大事表云寰宇記鄆城北里許有泓水即宋楚戰處鄆城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金史地理志柘城縣有泓水即渙水支流也宋師敗績疏穀梁傳則眾敗而身傷焉彼注引何君廢疾曰即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者重乎師也即成十六年是也又成十六年傳曰不言師者重乎師也即成十六年傳說楚子敗績曰四體偏斷此則曰也此言君之目與手足有破斷者乃為敗矣今宋襄公身傷耳當持鼓軍事無所害而師猶敗故不言宋公敗績也傳所以言敗眾敗身傷焉者疾其信而不道以取大辱劉氏申何云傳言身傷而致死則視傷日尤重矣誠以取其辱何得言師不言公乎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以為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以詐為道異乎吾所聞

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注据奚之戰不言朔疏注据奚至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朔日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注

繁多也殺省也正得正道尤美疏莊氏存與春秋正辭云若

又若侵曹伐衛再言晉侯又若首止無中事而復舉何正爾諸侯繁露祭義云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

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注泓水名水北曰陽疏期約楚

人濟泓而來注濟渡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注迨

及疏復白也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

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彼疏引虞信云子反當為子夷即子魚也注迨及爾雅釋言文宋公曰不

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疏穀梁傳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吾雖喪國之餘注我雖前幾為

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為國喻徧弱疏注我雖至徧弱謂二十一年會霍

執宋公伐宋事也朱氏彬經傳攷證云喪即亡也王懷祖先生曰喪國之餘指商而言之也左傳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杜注宋商紂之後喪亡也檀弓勇犯曰喪人無寶大學引作亡人無以為寶是喪與亡同經義述聞曰家大人曰

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為楚所喪失

之迂矣知不然者襄公無故追及亡殷與左傳宋司馬華孫來盟忽稱其先人華督何異正以士年霍盟後為楚所敗君

執國圍幾乎亡覆此衰弱之後能守文王之法所以為善述聞又云若如注解則於喪上增幾為楚所四字餘下增民字

矣按何氏以幾為楚所喪釋喪字以得其餘民解餘字本無所謂增成也此之餘猶詩之子遺耳寡人不忍

行也疏左傳公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

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注軍法以鼓戰

以金止不鼓不戰不成列未成陳也君子不戰未成陳之師

疏左傳曰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穀梁傳既出旌

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注列陳○注軍法至金止○荀子議兵篇云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

不聞金矣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孟子梁惠王篇填已陳然

然鼓之注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皆本荀子也

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疏左傳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

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通義云左傳曰公傷股不從

君夷例斥宋公敗績者為襄公諱不使楚人得加傷乎宋公

也此楚人亦楚子也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

忘大禮有君而無臣注言朔亦所以起有君而無臣惜其有

王德而無王佐也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有帝王之君宜

有帝王之臣有帝王之臣宜有帝王之民未能醅粹而守其禮所以敗也疏繁露俞序云故善宋襄公不由其道而勝不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三

以質也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
 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皆取公羊為說○
 注言朔至敗也○鹽鐵論論誅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
 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宋世家云國人
 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
 為功何常言與左傳亦曰國人皆咎公又曰子魚曰君未知
 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雖及胡裔獲則取之何有乎
 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裔獲則取之何有乎二
 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
 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焉金鼓以聲氣也利
 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是有君無臣之驗也
 穀梁曰日事遇朔日朔非公羊義上十六年注云平居無他
 卓侖無所求取言晦朔也此書朔重始為有卓侖賢君無
 賢臣為繼故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緩不過
 三舍明其禮也通義云司馬法曰逐奔不過百步從緩不過
 明其信也爭義不窮利明其義也此所謂文王之戰也襄公
 之於楚始為乘車之會期以禮服之不謂得服然後以兵治
 之跡其征齊以義會霍以信不厄險以仁雖功烈不及伯者
 之為其所嚮慕則王者之用心焉是以引而進之楚之病中
 國久矣召陵之役有王事焉宋則有王心焉能言距楚者
 春秋之所高也苟將伸齊而抑宋則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
 文王之所以為治繁露曰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

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
 不如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嗚乎以
 此教後世而左氏穀梁氏親傳春秋猶徒以成敗論事則甚
 矣習俗不易變而王化之難成矣論語皇疏引蔡謨曰聖人
 之化由羣賢之輔聞主之亂由眾惡之黨是以為雖文王之
 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豈其喪以為雖文王之
 戰亦不過此也注有似文王伐崇陸戰當舉地舉水者大其

不以水厄人也疏隱元年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九年

文王之戰喻之也白虎通號篇云宋襄伐楚不擒二毛不鼓

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量力又引考異郵云襄公大

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知權諶之謀不足引考異郵云襄公大

辱師敗于泓徒信不不譏違考異郵矣者此交鄰國定遠疆也

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知權諶之謀不足引考異郵矣者此交鄰國定遠疆也

者也劉氏逢祿評之云緯亦出於劉歆固宜其附左氏而違

命宜其為禽也膏肓以爲合於道鄭箴之曰狡君曰失禮違
 義安可從也即謂攻異郵刺宋襄之說然狂狡蓋欲生致鄭
 人亦非古道包氏慎言云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

前禽邑人不誠此王者征伐之禮也周衰司馬九伐之法不
行於諸侯然齊景之時穰苴論司馬兵法不阻隘不傷二毛
不逆奔鼓而成列然後戰猶能言之則宋襄所云君子不迫
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周之兵也周之正朔改自文王周
之兵典亦勗自文王故詩頌維清奏象舞曰維清緝熙文王
之典春秋無義戰守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為楚
所傷七月朔傳曰雖文王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為楚
而死以曹殺大夫之師不是過也宋襄以守禮為楚所傷七月
當誅故曰有君而無臣齊桓晉文之霸皆先教其民而後用
之襄公以不教之民與強楚爭勝殃民以殃身其愚可責其
志可嘉而春秋表而出之以為有王者起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其行師也則必為襄公之所為焉爾楚
邲之戰還師而佚晉寇春秋以其有王心而大之莊王不以
險阨既敗之寇而襄公不以為險阨遂師之寇其心尤為磊落
光明矣責襄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者皆以成敗論人者也○
注有似至伐崇○上十九年左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
降詩大雅皇矣述伐崇云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又云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皆謂文王伐得其罪
行得其法故四方服德畏威無敢侮慢無敢違拂之者也○
注陸戰至人也○宣十二年注云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
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義與此同蓋自楚子為舟師伐吳始

有水戰矣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疏穀梁緡作閔緡閔同音段借

下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地理志山陽郡東緡
云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大事表云古緡國昭
四年左傳曰擻舉曰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即此今在山東
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東
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
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地也一統志東緡故
城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三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注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

創矣襄公欲行霸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諸夏之君宜雜然

助之反因其困而伐之痛與重故創無異故言圍以惡其不

仁也疏注疾痛也○通義云疾惡也○注重故至創矣○通

云重故創而但曰重故於文不明何解非也故當讀為固古
字通國語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故作固論語子罕篇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並其證也閔元年左傳親有禮因重固杜注曰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北重固二字之證隱五年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解詰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然則此傳曰疾重固也義與彼同疾其必欲得之也左傳之重固以善者言也此傳之重固以不善者言也蓋均是重且固也以自守則善以謀人則不善者不嫌同辭矣按以左傳之重固解此之重故義亦不了○注襄公至仁也○按穀梁傳曰伐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穀梁無善宋襄義故以為報十八年伐齊之役其謂惡圍同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二十六日慈父左氏穀梁作茲父宋

世家作慈甫

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襄公本以

背殯不書其父葬至宋公身書葬則嫌霸業不成所覆者薄

故復使身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背殯以後諱加微封內娶

不去日略之者功覆之也

疏注盈滿至辭也○詩召南鵲巢云維鳩盈之傳盈滿也廣雅釋

詰云盈滿也按宋襄自上九年宋公禦說卒不書葬為諱背殯之惡後十九年執滕子盟曹南二十一年會霍見執楚獻捷戰泓無不為宋襄諱無非為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故於其卒焉盈諱之故為接足辭也穀梁傳曰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棄其師也彼注引何君廢疾曰所謂教民戰者君之也春秋責備戰而惡詐戰宋襄公所以敗于泓者守禮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未有守正以敗而惡之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昔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美志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公于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與伯主之功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劉氏申何云期地必不于水也期時必不于半渡也以水厄人未陳而擊之交鄰而尚權譎戰國之所謂賢良非春秋之所貴也以敗績而去葬則敗而書葬者多矣不敗而不書葬者亦多矣豈君子詞乎按鄭氏仍本考異郵說所謂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譎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是也何氏所不取經義述聞云傳謂以不教民戰非謂教而不葬也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戴氏望注云言

人果志在於仁則君子不加惡宋襄伯雖不成春秋子之以其猶有憂中國尊周室之心也○注襄公至微封○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云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波注云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是不書其父葬也通義云春秋之法許人子者必使子本以襄公背殯故桓公不書葬以足成其葬襄公則是揚子抑父非教孝之道故亦不書葬以足成其諱義蔡氏之會宋子而禦說蔡父再世不書葬溫之會有陳子而款朔亦再世不葬屬詞比事孰有灼著於此矣舊疏云以後諱加微封謂以至功薄微故加而為之諱而封之其封字亦有下句讀之非也○注內娶至之也○下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傅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夫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注不日者內娶略賤之然則此亦內娶而書不從略故為功覆之也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注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

卒錄之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

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

絕故貶不失爵也不名不日不書葬者從小國例也疏注卒

錄之○上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是存王

者之後功尤於刑衛故錄其卒為表異桓公之功也舊疏

云正所以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故解之○注始見

稱伯○舊疏云即莊二十七年來杞伯來朝是也○注卒獨

至死位○即上十四年傳云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

脅之責其不能死位也昔國君死社稷微齊則國為徐莒國

矣○注春秋至所死也○桓十一年傳云杞見春秋稱伯此書

子伯之與子春秋合為一○舊疏云春秋而子仍一等故云辭無

所貶○注貶稱至公也○舊疏云春秋之前周王舊有黜陟

之法隱元年儀父稱字上七年英氏稱氏之類今杞公之

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
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
明杞爲二王後於義無黜黜者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新周故
宋故黜杞爲小國又以其微弱不能死位故貶之所謂因其
可貶而貶之也○注又因李衛也○五經通義云二王之後
不考功有誅無絕白虎通攷黜云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
客重先王也以其尙公也罪惡足以絕即絕更立其次周公
誅祿甫立微子漢書梅福傳亦云二王後犯誅絕之罪者絕
而更封他親爲始封之君上承其王後之祀所謂有誅無絕
也詩魯頌譜又云周之不陳其詩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
之行人書之亦示覺也舊疏云若有過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
故等魯於二王後故也舊疏云若有過絕之義蓋用以周公之
是以雖微弱見貶但從伯奎子不失其爵也○注不名至
例也○上四年許男新臣卒秋葬許繆公注得卒葬於所傳
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也此不名不曰不卒葬
所傳聞世小國如此蓋又降於曹許矣左傳曰書曰子杞夷
也彼疏引膏肓難之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通義云王
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故用夷禮者即以夷爵言之左氏唯
於杞見春秋有貶絕諸侯之法得與公羊相證明此既無傳
就取其說焉非何氏義然杞於春秋亦不得爲大國也春秋
故即以小國貶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鄆

疏

水經注河水篇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

也余按先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爲
水名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爲名故也大事表云南汜水
在今許州府襄城縣南京相璠曰南汜水
出襄城縣以周襄王出居於此故名襄城

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注

據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疏

漢書終軍傳曰故春秋王者無外獨斷士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故據以難○注據玉至言出○襄二十一年王子瑕奔晉是不
言出不能乎母也注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
也

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疏
經義述聞云能與柔義相近詩民勞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
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伽與如古字通是能爲如順之意

猶周官言安擾爾能與而古字通豕傳宜建侯而不甯鄭本而作能云能猶安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師古曰能善也安善二義並與順仰相近古者謂相善為相能康誥不能厥家人僖九年左傳大而不能民文十六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昭十一年左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三十一年左傳言不能外內也公羊言不能乎母也宣十一年穀梁傳輔人之不能民而討並與柔遠能邇之能同某氏杜預等皆不得其解○注不能至出也○周本紀云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于汜漢書杜鄴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按如左氏則惠后廢嫡立庶襄王不能順從似未可全以為罪公羊謂不能乎母當別有謂霍光傳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嚴助傳助上書稱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皆是也占經引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字入北斗御覽引作彗入斗亡其度新語無為云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于鄭而下多叛其親鹽鐵論孝養云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又云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其母之累注夏侯勝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注下無至母命○繁露精華云出天王不為不尊上穀梁傳天子無出失天下也注引江熙曰天子必巡守然後行故

河陽之守全天王之行也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為國風襄王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舊疏引鄭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孟子曰夫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劉氏逢祿解詰箋云按據左氏事說經此鄭君之學不得以難何氏但公羊引魯子之說本存疑詞意亦以為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婦人有主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專廢置而謂臣下得易位乎稱母命廢立者趙盾之私心而霍光王莽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為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出居者猶公孫于齊居于運之義非謂隱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下鄭氏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于鄭者明諸侯當憂勤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于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不書例也按孟子言貴戚之卿得易位果已犯絕臣下何不可奉君命廢之若謂開後世亂賊之門則不懿服堯舜卓溫服伊尹能歸咎於先聖乎

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注猶曰是王也

無絕義不能事母而見絕外者其諸謂此灼然異居不復供

養者與主書者錄王者所居也疏通義云傳稱所聞于師魯

與母不相得者其即此出居于鄭之王與蓋不能乎母之愛

弟即為不能乎母與左氏無錯義亦通包氏慎言云魯子之

言舉天子以傲諸侯也人君之貴對母之愛有所溺而憤憤

以出然不復供養母是自絕於母也春秋因其自絕而絕之天

子且然則諸侯不待言矣鄭發墨守云襄王實不能孝道稱

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亂作出居自絕孔子因而

絕之稱是而論則鄭莊之克段取諸母之懷而殺之不孝更

甚於襄王罪更宜絕按鄭氏雜取三家自與公羊此義相發

○注其諸至者與○舊疏云公羊謂此天王出居于鄭不事

其母而自出居于鄭春秋惡其所為是以書出以絕之實非

出奔故云灼然異居不復供養者與○注主書至居也○穀

梁傳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按與書公在楚

公在乾侯同義

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眾身死子

見篡逐故略之猶辭伯定也疏篡故至絕也○舊疏云以惠

之按桓十三年葬衛宣公以隱四年書衛人立晉篡明也莊

二十五年衛侯朔卒注篡明當書葬不葬者犯天子命與盜

國同為莊六年已書入故為篡明也然書葬者臣子之事篡

君本臣子所得共討今得國而終不與其有臣子也○注不

日至定也○上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是大

國之卒例書日月也此不日故解之上十年傳注云懷公者

惠公子也惠公卒懷公立而秦納文公故出奔是子見篡逐

也失眾身死者上十五年獲晉侯穀梁傳晉侯失民矣蓋取

彼為義辭伯定卒見定十二年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

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

故略之是與晉侯立懷公為後致為晉文篡逐同辭

小國得引以例晉者所見世小國卒葬皆月日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疏包氏慎言云正月

日按宜二十一日繁露滅國下云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

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

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蓋衛

滅同姓固當絕邢亦有取滅之道也

衛侯燬何以名注据楚子滅蕭不名疏注据楚至不名○宣

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知公羊何氏以為齊人滅萊楚滅隗

尤重故名甚之也日者為魯憂內錄之疏注絕先至之也○繁露觀德云滅人

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禮記曲禮

云滅同姓名注絕之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

同姓也注絕失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取此為說○注日

者至錄之○上二十四年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

之允也是邢與魯尤親故為魯憂內錄之通義云謹案滅同

姓名唯謂滅周之同姓若齊之於萊楚之於隗彼雖自為同

姓而於王家則為庶姓罪猶差輕繁露曰周之子孫其親等

也而文王最先文王周公康叔之所自出也邢又周公之後

春秋立愛自親立敬自尊以親則莫如邢以尊則莫如王之

同姓燬滅親無王是以惡而絕之凡滅日者罪重於常滅按

滅同姓名自謂滅己之同姓耳人各有先祖支體何分於周

之同姓庶姓春秋因事見義特於衛之滅邢示法非謂齊滅

萊楚滅隗為無罪也又邢與魯同出春秋王魯於邢滅尤當

憂故為內錄辭不然晉人執虞公虞雖有罪謀肇於晉連滅

二同姓國不當絕乎滅例月莊十年

冬十月齊師滅譚是也此日故解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注蕩氏宋世大夫疏注蕩氏至

諸意諸之後以蕩為氏孫以王父字為氏則當字蕩也其

言來逆婦何注据莒慶言逆叔姬連來者嫌內女為殺直來

也疏注据莒至來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是也舊

言逆婦何而連來言之者正以伯姬是內女嫌經言來為殺

直來之恥非實逆婦是以連來開之似若上五年杞伯姬來

朝其子傳云其言來朝其子何被注云連來者問為直來乎

為下朝出之類其直來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傳其

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

來無事而來也是也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注

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以逆實文知

不殺直來也主書者無出道也疏注宋魯至兄弟○周禮大

三曰聯兄弟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儀禮士昏禮見主婦注見

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禮記曾子問曰婿已葬壻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

命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穀梁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公娶齊以爲兄弟反之注齊由是以婚族故還魯田又
下三十一冬杞伯姬來求婦傳言其來求婦何兄弟辭也
皆指兄弟爲婚姻推之凡父母之黨外姻之服不過總麻以尊
加以名加者始至小功因謂同姓小功以下爲兄弟服記元
葛藟終遠兄弟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大拜送喪服記大夫
注兄弟主人親戚也既夕記兄弟出主大拜送喪服記大夫
弟如邦人注私兄弟目其族親是也又云爲人後者于兄弟
降一等報于所爲後之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
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禮記檀弓小功不稅則
遠兄弟終無服也又云聞遠兄弟喪奔喪聞遠兄弟喪
皆謂本宗小功以下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
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
者既夕禮兄弟之國則問夫之親由外姻皆小功故通稱之也禮聘
爲兄弟服禮記奔喪與諸侯爲兄弟亦爲親者喪服記夫之親
姻在異國者左氏襄三年傳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注列
國之君相謂兄弟此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
雅釋親有云夫之黨爲婚兄弟兼宗族母黨妻黨言之也是以爾
云二十年部子來朝傳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部魯之
同姓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解詁部魯之
部子同義以彼例此則兄弟非謂婚姻也何氏此解始失之

宋殺其大夫

矣今按隱一年紀履緌來逆女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
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他國
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
兄弟辭也與部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紀伯姬
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按俞氏專以兄弟屬
同姓泥矣○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
姑言之之辭也注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曰其曰婦何也緣
箋有舅姑曰婦顏氏家訓書證云婦是對舅姑之稱通義云
此所逆女蓋伯姬之姪然婦人外戚故正其姑婦之稱也
注以逆至來也○決莊二十七七年書杞伯姬來也實來逆婦
知非無事來也○注莊書至道也○穀梁傳婦人無出境之事
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
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
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
可與適權矣則何董並無譏文但春秋所不予耳通義云主
書者譏娶母黨目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
功以上不得娶也目姑無逆婦之禮按白虎通嫁娶篇外屬小
此書蕩伯姬來逆婦其從姑明其即譏娶
母黨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與此同

何以不名注据宋殺其大夫山名疏注据宋至山名○見成十七年宋三世

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曰也內娶大夫

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

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外小惡正之者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

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弑親親出奔疾其未

故正其本疏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故尊之也注

復以為祖乎鄭釋之曰宋之大夫書子姓禮公族有罪刑于

甸師氏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

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

名氏若罪大者名之而已使若異姓然此乃祖之疏也曹殺

其大夫自以無大夫不稱名氏耳春秋辭同事累者甚多隱

去即位為見讓莊去即位為繼弑是復可以此例非之子劉

氏申何云宋之大夫未必孔父之後且春秋非孔子家乘公

族致刑之義託公子牙卒見之司城來奔復何所隱而不忍

稱名氏乎稱名氏使若異姓緣飾宋殺山之文言之非經誼

也○注三世至曰也○宋世家云桓公三十一年春卒太子

茲甫立是為襄公十四年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

王臣立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

杵臼之立與左傳少異○注內娶至義也○禮記坊記云諸

侯不下漁色注謂不內娶於國中也內娶國中為下漁色昏

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娶象猶捕魚然中網

取之是無所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

窮故不臣也又譏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又嫁娶篇

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

母春秋傳曰宋三世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並用公羊為說後

漢書李固傳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春秋諸侯之禮不

得例諸後世通義云謹案禮諸侯不娶女於國中者杜漁色

之漸也下漁色則不君妃族交政則不臣三世失禮君臣道

喪故奪其君臣之辭示防亂于微以為後世戒春秋有非常

之文必有非常之議蓋唯公羊得之俗儒未有非常之識其

妄生訾辨宜矣杜預以殺大夫不名者為無罪泄治卻宛甯

有罪乎或以為闕文豈自僖迄文獨宋大夫三見而三闕也

○注外小至其本○文七年左傳云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無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

比是公族以弱之事也但左氏無內娶義耳舊疏云外小惡

正之者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故也王臣處曰在所聞世

皇清聖澤寶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三

皇清聖澤寶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三

皇清聖澤寶編

公羊義疏三十四

故於此正其本
鄂本末誤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疏大事表云頓今河南陳州府商水縣為頓國地商水從西來流注之灑水

經注頓水篇又東南過南頓縣北灑水從西來流注之灑水於樂嘉縣入頓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納頓子于頓是也地理志汝南郡南頓下云故頓子國姬姓應劭曰頓迫于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故城尚在杜云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亦以納頓為楚事唯穀梁云蓋納頓子者陳也彼疏引廢疾云休以為即陳納之當舉陳何以不言陳鄭君釋之曰納頓子固宜為楚也穀梁見經云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有似晉陽處父伐楚救江之文故劉氏申何云陳納之即不舉陳當加陳人執頓子等文以起之救江亦晉非楚引之欲以何明也然則鄭氏亦知穀梁義難通故為此說范氏云圍陳使納頓子亦同鄭義欲牽合公左而又增一使字
通經無此例也

何以不言遂

注据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疏注据楚至侵宋○宣元年楚子

鄭人侵陳遂

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耳別之者惡國

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

入為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頓

子出奔不書者小國例也不見挈者故君不可見挈於臣**疏**

注微者至兩耳○校勘記出遂但別兩耳云鄂本同閩監毛

本兩下衍稱字此本下復衍別兩耳二字皆當刪正按下一

十八年疏引亦有稱字宣元年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

子之遂也据左傳為令尹子玉是為微者故不得別遂也校

勘記以遂屬下讀非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鄭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彼自以竟外有利國家之事

亦權許之也杜云不言遂明一事也孔疏引此傳云一舉兵

而行此兩意非因前里後按公羊與左氏同者圍陳納頓皆

楚也與左傳異者公羊以大夫無遂事故不言遂而兩之左

是書經句解

公羊義疏三十四

四

下二十八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注名者刺天子歸有罪也故楚納頓應同罪○注主書至納之○下二十八八年注又云言自楚者為天子諱也此不書所自明以罪楚納有罪也○注頓子至例也○舊疏云春秋之例小國出入不兩書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注云不書出時者略小國是例也通義云不見頓子出奔者所聞之世小國之君非滅國出奔猶未得書何氏無此義○注不見至於臣○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何以不稱公子注据下言子糾知非當國本當去國見挈言公子糾然則此若作挈文宜書楚人納某于頓去其國爵矣今書納頓子知不見挈於楚人矣挈者桓十一年突歸于鄭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注挈猶提挈也本當書鄭突春秋去其國明見挈于祭仲所以賤突也彼為君見挈于臣與此異也楚稱大知非楚子矣通義又云納不言伐者得入之辭也諸納或見國名于下若接蓄是或見國名于上若糾及蒯贖皆是唯此再言頓者納君正也與使有頓之辭也然納糾得正何以不與使有國辭蓋書于頓者頓子已得國故與歸却婁子益同例糾贖皆未得國故不得言于齊于衛捷蓄書于某故下言弗克納明其未得國也

葬衛文公注不月者滅同姓故奪臣子恩也疏注不月至恩也○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明大國葬皆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滅

同姓當絕故不與有臣子為葬者生者事也故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注莒無大夫書莒慶

者尊敬婿之義也洮內地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

雖在外猶不致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亥月之二十

先君已葬成公猶稱子者明不失子道也杜云善其成父之

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按公羊例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故顧

氏炎武補正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

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

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于葬與未

葬也解誤○注莒無至義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

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莒慶內婿也爾雅釋親云女子

子之夫為婿說文士部婿女夫也从士胥聲詩曰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士者夫也徐鍇通論婿者胥也胥有才智之稱也

亦謂之甥釋親又云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注謂我

舅者吾謂之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是也以婿為外姻故客

待之也方言秦晉之間婿謂之倩郭注言可借倩也今俗呼

何氏言此者明雖在外亦不致也定十二年書公至自圍成亦內邑書致者彼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然則彼為不能服叛為危辭故成雖內邑亦致也通義云穀梁傳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明年盟于向傳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邈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蓋公專會大夫則貶大夫曰人公與諸侯俱會大夫則自言其名氏正以諸侯在焉不嫌使大夫敵公故反得從乎內而貴錄之也事若相錯意實相成按甯邈大國大夫故如彼解此莒小國書慶故如此解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邈盟于向疏

左氏穀梁

邈作速按速邈字同左氏莊十九年傳石速周語作石邈定十四年左傳謂戲陽速曰史記衛世家作戲陽邈說文是部速疾也邈籀文从敕是邈速古今文也故襄十六年左傳孺子速釋文速本亦作邈是也包氏慎言云正月無己未二月之十一日也按於麻宜為十日

齊人侵我西鄙

公追齊師至雋弗及疏

左氏作鄆公穀作雋省文也左傳釋文亦作雋說文邑部鄆東海之邑从邑雋

聲杜云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鄆下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阿縣西南趙氏曰鄆齊之附庸紀季之邑焦氏循左傳補疏云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注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為紀邑則亦在齊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大事表引趙氏說非是一統志雋下聚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南差繆略云雋公羊左氏或作鄆釋文雋戶圭反又似充反盧氏文弼云本或作雋故有似充一音

其言至雋弗及何注

据公追我于濟西不言所至又不言弗及疏注据公至弗及○見莊十八年左傳本

有作不及者誤石經左傳本作弗也侈也注侈猶大也大公能卻強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

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不直言大之者自

為追唯臣子得褒之耳不得與追戎同也言師者侈大公所

追也國內兵不書而舉地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

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詳錄之疏注侈猶至之兵○集韻

吳語以廣侈吳王之心注侈大也禮記雜記其衰侈袂注侈猶大也鄂本強作疆○注弗者至者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弗與不古義略同而淺深有別如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可證弗不之不同矣二字古音亦逕庭遠甚弗在脂微部不在之哈部而轉入尤部絕不相段借也不字之不可入物韻猶弗字之不可入尤韻也集韻始誤認爲一字不字下云分物即通作弗薛季宣書古文不問弗不字皆作亞夫亞字本即說文之左戾右戾兩字之合則與弗同音可矣何以不亦作亞也不亦作亞則尙書有弗而無不也而語言之輕重全不可聞矣按孔子世家云弗乎弗乎蓋不可之深也○注言齊至日侈○此言書弗不書不義○注不直至同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注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言大者當有功賞也蓋彼爲中國追於王法當賞故大之此自爲追唯臣子褒詞故言侈也繁露仁義法云仁者愛人之名也鄒傳無大之之詞自爲追則善其所卹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

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是○注言師至追也○舊疏云正以上言齊人侵我西鄆下言公追齊師與上文異故也通義云謹案以公而追人則卑公矣故其義可言公追齊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春秋稱名之慎有如此者穀梁傳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弗及大之也與此傳義同○注國內至錄之○校勘記出錄詳云鄂本作詳錄此誤倒定十二年注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故春秋之例封內用兵不書也襄十二年季孫宿師師救台遂入運書者彼注云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舉討叛惡又十五年公救成書者彼注云封內兵書者爲不進張本定十二年書圍成者彼注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故危錄之此亦封內用兵而書地故解之襄十五年至遇傳不敢進也注不言止次以刺之者量力不賈重民也故與至嵩同文蓋此爲可追而不追彼爲不可進而不進皆爲重民命故善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疏

大戴禮保傳篇
盧注齊在魯北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者何卑辭也

疏

校勘記出乞師者何云閩監毛本同誤也

云乞者至若辭亦無師字繁露精華云魯僖公以亂即位而

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行之二十年國家安甯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

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肯而國益衰危者何也以無季子

也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

是也曰乞師楚明其為卑辭矣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乞

謂行句也行句即求意故為卑辭公遂左傳校勘記引惠

棟云遂世本作述述與遂古字通秦大夫西乞術本亦作遂

是曷為以外內同若辭**注**據春秋尊魯**疏**成十六年書晉侯

七年晉侯使荀營來乞師此為內乞師亦書是內外同辭也

○**注**據春秋尊魯○如桓十年傳內不言戰上三年公子友

如齊莅盟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為與人者重之

之屬皆是重師也**注**外內皆同卑其辭者深為與人者重之

疏注深為至重之○下云師出不正易為重師**注**據泓之戰

不重師**疏**注據泓至重師○見上三十二年彼傳云宋公與

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既濟未

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

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去宋公鼓之宋師出不正反戰

師大敗宋公守古敗師春秋大之故據以難師出不正反戰

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兵凶器

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別外內也

稱師者正所乞名也乞師例時**疏**注不正至必勝○舊疏云

不正勝者不正自謂戰當必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按穀

梁傳云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

勝故重之也通義云謹案正如貞觀之貞不正反者不常得

反也不正勝者不常得勝也經義述聞云謹案正之言定也

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

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

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
又論功云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
一朝爾也注晁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其以大為小以強為弱
在俛仰之間耳○注乞例時○舊疏云正以文承夏下又成
十三年春晉侯使
卻錡來乞師是也

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不言獲者

舉滅為重書以歸者惡不死位不名者所傳聞世見治始起

責小國略但絕不誅之疏左氏穀梁隗作夔夔隗同部段借

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

擊者以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

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又云江水又東南逕

夔城南跨踞川阜周迴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

帶鄉谿南側大江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

楚子玉滅夔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杜云夔楚同姓

國今建平秭歸縣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大事表

云今湖廣宜昌府歸州治東二十里有夔子城為楚所分之

夔國熊摯之從熊摯有疾弗得立而遜居國都者也惠氏棟

左傳補注云古史考云滅歸太康地理志歸鄉故夔子國尚

書中侯伯禹首讓于益歸鄭注益歸賢者堯臣歸讀曰夔

方輿紀要云夔子城在歸州東二十里名勝志地名夔○注

不月至國也○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

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注不言至為重○決上十五
年書獲晉侯也彼舉君獲為重故不言師此以國滅為重故
不言君獲也明楚當坐滅不坐獲也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
稷次之君為輕○注書以至死位○襄六年齊侯滅萊傳曷
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以歸與被獲同為責不
死位也禮記曲禮曰國君死社稷○注不名至誅之○舊疏
云上二十三年杞子卒下注云又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
似誅輕絕重此注云但絕不誅自相違者誅有二種一是誅
責之誅若齒路馬有誅於子與何誅之類一是有誅無絕聖
武王誅紂誅君之子不立之類則上言有誅無絕聖人子
孫但有誅責不合絕去此有但絕不誅但欲絕去一身不聽
為君不合誅滅其國蓋所傳聞世責小國略也哀七年以邾
婁子益來傳邾婁子益何以名絕之○文莊十年以蔡侯獻
歸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絕之○文莊十年以蔡侯獻舞
絕今此云不名為絕者蓋絕亦有二義一絕去其身一
絕滅其國蔡侯獻舞大國之君不能死難為楚所獲春秋不
與夷狄獲中國故不書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
當所見之世為魯所獲春秋之義內獲人皆諱不書故名邾

婁子以起不死難當絕滅矣今此隗子既見微國又當所傳
聞世若其書名恐如二君亦合絕滅故不名見責之略也但
合一身絕去而已

冬楚人伐宋圍緡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

道用之於是惡其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稱人者

楚未有大夫未聞稱師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疏穀梁縉作

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

師也注楚人出師為魯伐齊而申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

以責楚○注時以至甚也○繫露竹林云今戰伐之於民其

為害幾何故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

民而殘賊之故春秋於戰伐必一一書傷其害所重此假師

與魯已屬不仁復道用師是不仁之甚也○注稱人至稱師

○校勘記出未聞稱師云閩監毛本誤也鄂本聞作得當據

正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

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是文九年始有大夫也然則上四年書

屈完來盟于師下二十八年書得臣皆在椒前得書大夫者

上四年傳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

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下二十八年注云楚無大夫其言大

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按隱五

年傳云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知不從將卑師少例

者彼据大國分別之楚夷在所傳聞世知不得据彼說○注

楚自至楚文○舊疏云欲道下文公以楚師得稱楚師而此

不得者以楚自道用之故從楚文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注言以者行公意別魯兵也稱師者順上

文疏注言以至兵也○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

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

行宋意也故此以為行公意也鹽鐵論刑德云盜傷與殺同

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

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眾人之所

知也○注稱師者順上文○決上楚人伐宋不稱師也上云

如楚乞師此故順之稱楚師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注据伐邾婁取叢不致疏注据伐至

下三十三年彼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正以春秋之例不得意致伐此伐齊取穀明得意矣書致伐故據以難

未得乎取穀也注未可謂得意於取穀疏謂雖取穀有危不

義述聞云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

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為計之得也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又云言未為計得也解者曰未可為得意於取穀則於得下增意字矣

按傳云何以致伐正據莊六年不得意致伐為問故答云未得乎取穀言雖取穀仍未得意也遙為承應不必如王氏之別生異

也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疏注魯內至得免鄂本強作疆齊侯昭卒見下二

盟踐土之屬是也繁露隨本消息云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公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僖公之心分

而事齊又云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心榮辱之要也按下先卒一年涉上文衍分而事齊疑

當作分而事晉蓋謂刺公子買不卒戍衛等也穀梁傳曰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注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

危凶之道與此傳同也說苑尊賢云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也繁露俞序云愛人之大者莫大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

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為民除害之意按不告疑不善之誤○注孔子至伐也○見論語雍

也章集解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住者是幸而免皇疏引

李充曰失平生之道者則動之死地矣必或免之善由於幸

耳故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也明魯僖乞

師伐齊不以道竟得免禍故曰幸也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此雖得意取穀合不致仍作不得意解之也

